



浪
蹟
叢
談

筆記小說叢書…清

梁章鉅撰

新文化書社印行

浪蹟叢譚目錄

浪蹟

西湖船名

張臯文編修

雲臺師唱和詩

大傅銜

二十四橋

水倉

喜雪唱和詩

顏柳橋

吳槐江督部

陳頌南給諫

陳玉方侍郎

學士緣起

諡文

綠營武階

鼓譟

改元

請鑄大錢

別北東園詩

金衙莊

劉芙初編修

眉壽說

廣廈

建隆寺

喜雨唱和詩

師友集

雲臺師壽聯

李和軒廉訪

沈鼎甫侍郎

莊虞山總戎

諡法

諡文正

武職回避

武生武舉

永嘉

請行鈔法

西湖紀遊詩

慕園雅集詩畫冊

金山

紅船

棗園

桃花庵三賢祠

下河舟中雜詩

少穆尙書贈聯

但都轉壽聯

許小琴分司

吳退旂尙書

翰林院緣起

追諡

封爵

傘蓋

虛銜

保大

開礦議

錢塘

虎邱寺周鼎

焦山

相府新舊門聯

小玲瓏山館

眞一壇

重陽

焦山紀游

許周生駕部

童石塘郡丞

俞陶泉都轉

大學士緣起

奪諡

武階

世職

仰

日本

行貝履

嘆夷
天主教
科目
三保太監
趙普
平淡
惡名
九錫
日疾虛實
揩牙方
產婦胞衣不下
疝氣
服海參
解砒毒方
人參
葉天士遺事
乙瑛碑
吳與皓通
魏代兼用
人死別稱
單名空格

鴉片
均賦
冗員
獅
宋江
巧拙
醜名
巧對補錄
天然水
固齒仙方
接骨仙方
鼻血
神仙酒
延壽丹
高麗參
石鼓文
張遷碑
碑書夫人
碑有旁注
填諱
碑誌異文

水雷
斛制
鄭謙止之獄
龍神
張居正
以意命名
避諱
雜謎續聞
皮硝桑葉湯
物入肺管
祛邪靈藥
魚骨鯁
居易錄分甘餘話各方
三世醫
參價
宮伯尙蓋後釋
碑中稱諱
碑書遺憂
中元後元
尼稱和尚
李斯字

礮考
敕令
姚明山之謎
睢工神
外夷月日
以五行命名
觸諱
方藥
冰黃散
小兒脫肛不收
蛇咬蜂螫
服核桃
無顏錄兩方
雄黃酒
肉桂
焦山鼎銘
私諡
總敘旁及
空格書
顧命
諸葛碑

瘞鶴銘舊拓本

書畫精鑑

思翁書品

寫真

易元吉

倪雲林

江山雪霽卷

楊二山鑒賞

牧牛圖

有筆有墨

宋左彝論詩

太白詩

陳午亭說杜詩

劉宮保說杜詩

旗字押韻

禪語翻進一層

小泊吳門二首

絕域金石

王晉卿索蘇書

記筆三則

黃要叔

華光僧

高房山

海天落照卷

宋漫堂鑒賞

考試畫師

詩話

謝康樂詩

溫飛卿詩

李文貞公說杜詩

王東淑論詩兩則

菊花詩梅花詩

人日疊韻詩二十三首

杭州新宅八首

買王買褚

鮮于伯幾詩刻

記紙四則

蒲延昌

無李論

寶繪錄

秋山卷

王弇州鑒賞

張翼

墨字詩

陶靖節詩

李長吉詩

蘇齋師說杜詩

郭頻伽論詩兩則

說詩諠語

留別邗上諸同人一首

蘇米署名

李待問

特健藥

小李將軍

合作畫

沈石田世家

米畫不過三尺

王百穀題跋

任靖

倒用成字

河梁詩

徐筠亭說唐詩

蘇齋師說蘇詩

詩集之富

中興

懷邗上諸君子二十三首

浪蹟叢譚

清 福州梁章鉅撰

浪蹟

余於道光丙午。由蒲城挈家過嶺。將薄游吳會間。客有誦杜老近詩。卽今難浪蹟。此身那得更無家之句。以相質者。余應之曰。我以疆臣引退。本與近侍殊科。現因隨地養疴。兒孫侍游。更非無家可比。惟有家而不能歸。不得已而近於浪蹟。或賣舟。或賃廡。流行坎止。仍無日不與鉛槧相親。憶年來有歸田瑣記之刻。同人皆以爲可助談資。茲雖地異境遷。而紀時事。述舊聞。固以韻語張之。亦復逐日有作。歲月既積。楮墨遂多。未可仍用歸田之名。致與此書之例不相應。因自題爲浪蹟叢談。浪蹟存其實。叢談則猶之瑣記云爾。

別北東園詩

僑居蒲城。四載有餘矣。北東園中。草木日長。半畝塘中。魚亦漸大。甚可閉戶自娛。而蒲中風俗日儉。省中時局亦頓異。所聞所見。多非意料所期。兒輩每勸余遠游以避之。適浙中許芍友太守傳書。書來招遊西湖。因於仲春之吉。幡然出門。挈恭兒眷屬。過嶺。瀕行成別北東園四律。以紀不知者。尙以爲西笑也。詩云。浪蹟原非計。懷居豈謂賢。本來同寄廡。何事不歸田。去住無安土。吳棣華廉訪舊贈句。窮通總樂天。彭詠莢副憲舊贈句。莫疑雲出岫。漫學地行仙。聳身泉嶺上。仙霞嶺卽古之泉嶺。洗眼越谿行。且快鷗鳧性。都忘燕雀聲。烟霞三竺麗。花柳六橋明。老尙耽游事。無人會我情。婦孺競追隨。浮家亦自宜。

時恭兒偕婦攜兩孫往揚州歸寧余亦藉訪竹園親家也分無羈旅感。真慰友朋思。浙中許芍友雲間練笠人太守邦上但雲湖都轉皆渴欲相見已過懸車限。何煩運甓疑。時有謂余以舟車習勞將爲重出計者烟波憑所適。那有北山移。東園不能住。何況北東園。時事難高枕。吾生慣出門。栖栖竟忘老。耿耿未酬恩。且復添詩料。珍留雪爪痕。

西湖紀遊詩

此番出門。以游西湖爲主名。既小住武林。得許芍友連日導游。游事亦頗暢。此平生第一勝踐。僉謂不可無詩。而余正以游事之忙。不暇爲詩。且老而倦吟。成詩實亦不易。惟於事後追憶。成五古二百四十言。不過有韻之游記云爾。其詩云。西湖我曾到。一別三十年。中間屢經過。人事多牽纏。今茲挈家來。盡將俗慮捐。佳游非草草。莫嗤老來顛。吾徒許太守。分日排吟牋。吾友楊與甘。楊飛泉太守鷓書甘小蒼色侯鴻俱帳隨所便。張郎善導游。張仲甫中翰應昌勝踐開必先。金王兩尊宿。金亞伯廷尉應麟王闈泚觀察有壬急急招湖舫。南山達北山。往還若飛仙。外湖涉裏湖。六橋如梭穿。滄光最高頂。目極東海端。更於腰脚健。直臨丹臺巔。下山有餘興。齊尋古玉泉。纖鱗如不隔。濠上真悠然。煌煌表忠觀。屹立長堤邊。摩挲碑碣壯。照耀湖山偏。凡茲所歷區。恰能補從前。况復儕輩愜。少長雜羣賢。逢恭二兒皆侍游。嶽雲方再興。邂逅萍波圓。鄭仁圃太守瑞麒適北上過浙同游白頭不期遇。猶記霓裳翻。堤上遇張靜軒同年鑒時已七十九歲山川古來美。時事難巧連。自非脫韁鎖。那能恣躡躡。天教遲算身。酬此登眺緣。作詩聊紀實。非期後人傳。

按余之初游西湖。在乾隆五十九年。彼時詩膽甚羸。立成五言絕二十首。雜紀之。至都門。伊墨卿先生知余新游西湖。索觀近作。卽錄以應。先生不加批點。還之。且曰我生平不敢輕作紀游詩。君此後游事正盛。西湖常不止此一游。慎勿再作五言絕句也。余爲之愧赧者累日。此後屢過西湖。遂不敢再拈一字。惟此作藉以記事。本亦不敢言詩。回憶五十年前。有道箴規。今老矣。而工夫不加進。曷勝悚然。記得癸辛雜識中。載江西有張秀才者。未始至杭州。胡存齋攜之而來。一日泛湖。問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謂好。曰。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全是著色山水。獨東偏無山。

乃有鱗鱗萬瓦。此天造地設好處也。語雖粗淺。然能道西湖面目形勢。爲可喜云云。今人爲詩。少能似此之質。而韻簡而諺者。則轉不如存拙矣。

錢塘

錢塘令甘小蒼問余曰。某以首縣銜參輒居首坐。而外間率稱仁錢。京師之仁錢會館。其名亦已久。不知何故。余曰。前明郡縣舊志。並先仁和。次錢塘。不知當時何所依據。伏查我朝大清會典。及一統志。皇輿表。皆以錢塘居首。自應謹遵。且考史記秦本紀。三十七年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越絕書。秦始皇造通陵道。到由拳。治陵水到錢塘。咸淳臨安志云。秦會稽郡爲縣二十六。錢唐居其一。唐字本不從土。舊志引詩。中唐有甃。釋云。唐途也。迨唐時始加土。後遂因之。至仁和之爲縣。始於宋太平興國三年。見元豐九域志。資治通鑑注亦云。宋初。始改錢江曰仁和。其不應列錢塘之前審矣。憶余巡撫粵西時。有杭人呈遞履歷者。偶書錢塘爲錢唐。有某大吏斥其誤。某員力辨非誤。而某大吏愈怒。至相詬厲。時兩譏之。

西湖船名

杭州特鑑堂將軍。特依儒備將風流。而懷抱深穩。當道光壬寅。曠夷犯東浙。公以參贊。與揚威將軍相抗。揚威甚齟齬之。而朝廷素知其忠勇。故揚威蹶而公獨全也。公嘗吾閩駐防。相遇於杭。鼓鄉韻甚篤。暇日嘗招同楊飛泉甘小蒼及恭兒。飲於西湖朱莊。竟日泛舟。而歸各賦詩紀之。余得一律云。郊垌小隊碧波灣。畫裏樓臺一再攀。三日前甫游此。邂逅客星依上將。招邀循吏話鄉關。楊甘皆吾閩人。雄談不覺花皆舞。縱飲渾忘髮已班。漫說鏡中緣偶聚。天教此會重湖山。湖中。鏡中。緣三字。將軍所題也。將軍詢余湖舫舊扁名目。可得聞乎。余舉曝書亭集中一則示之。曰。西湖船製不一。以色名者爲游紅。中屠仲權詩。紅船撐入水中去。釋道原詩。水口紅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爲龍頭。白樂天詩。小

航船亦畫龍頭是也。爲鹿頭。楊廉夫詩。鹿頭湖船唱赧郎是也。有形色雜者。中爲百花十樣錦。錢復亭詩。又上西湖十錦船是也。有以姓名者。如黃船董船劉船。見吳自牧夢梁錄。大者謂之車船。蓋賈秋壑所造。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脚踏而行。其速如飛。小者謂之瓜皮船。歐陽彥詩。瓜皮船子送琵琶。張大本詩。瓜皮船小歌竹枝。周正道詩。瓜皮船小水中央是也。今時最著者爲總宜船。蓋取東坡居士淡粧濃抹總相宜之語。李宗表詩。總宜船中載酒波。凌彥獅詩。幾度湧金門外望。居民猶說總宜船是也。

按此朱竹垞先生自錄所見所聞。嗣厲樊榭先生又增廣爲湖船錄。今則名目愈多。殆難究詰矣。

金衙莊

杭州城中園林之勝。以金衙莊爲最。初屬章桐門閣老。後爲嚴小農河帥所得。余與河帥同官南河時。熟聞河帥盛稱此園之美。謂我若保得三年安瀾。定當乞身歸去。營此菟裘。後果符其願。聞初歸里時。益加崇飾。蔚成巨觀。余初與嚴帥有約。他日過杭。必信宿園中爲快。及余果得引疾過訪。值嚴帥遠暑湖莊。但從門外遙望。芙蕖一片而已。嚴帥歸道山後。聞此園又將出售。而皆嫌其屋後大池。與城濠相通。夜間頗難防守。而余則正愛其一水盈盈。有浩淼之觀。非尋常園林所易得也。時余方在城中相宅。有爲此園塞修者。謂但得二千緡之價。便可賃居。余謂二千緡價本不昂。但修理之費。亦非二千緡不辦。非力所能任。因置之。回思章閣老嚴河帥。皆有德於余。華屋山邱之感。曷其有極。漫成一律。以記鴻泥云。杭州第一好園林。我到紛來感舊心。相府潭潭兼曠奧。侯門鼎鼎半蕭森。天成夏木千章繞。地接城濠一水深。三十年來重易主。可堪回首痛人琴。

按此園。爲前明金省吾中丞學曾別業。故至今尙稱金衙莊。入本朝爲臯園。歸少司農嚴顯亭先生抗。今歸嚴帥。城中又有庾園。順治中。爲沈香巖紹姬所構。今歸沈蓮叔麟使拱辰。臯園前後皆歸顏姓。庾園前後皆歸沈姓。亦杭城一故實也。

蓮叔之哲嗣小蓮孝廉。觴余於庾園。導觀所謂玉玲瓏石。按厲樊榭東城雜記云。玉玲瓏。宋宣和花繡石也。上有字紀歲月。蒼潤嵌空。叩之聲如雜佩。木包涵所靈隱山莊舊物。沈氏用百夫牽挽之力。致之庾園。又沈香巖玉玲瓏詩。自注云。石名玉玲瓏。靈隱包園中物也。高數丈。大十圍。數百人挽之。歷兩月餘始達庾園。合二說觀之。則此石似非其舊矣。

慕園雅集詩畫冊

舟泊吳門。董琴南觀察招同朱蘭坡同年楊芸士明經高復堂觀察。集飲慕園。蘭坡疊前唱和韻成二律。余與同人皆有繼聲。琴南復屬其詰嗣幼琴。作為畫冊。而和者益多。將成巨觀矣。蘭坡詩云。苔臺我欲掩柴荆。舊侶神馳本性情。感事難禁增首疾。吟詩漸癩鬪心兵。幼安避地知多遽。元亮歸田免鷓鴣。目覩前緣能續否。相逢不意蓋先傾。仙霞嶺外牡丹林。惜別虹橋直到今。五載光陰何迅速。千秋著述肯銷沈。梗萍莫慰安家願。葵藿終殷望闕忱。幸得西湖移宅近。聞將賃居杭州扁舟訪戴約登臨。同時和作者。如琴南句云。宦途退比風中鷓。兒戲憂深鬻上兵。小圃茶瓜留客易。故侯車馬避人驚。中丞小住胥江往來屏謝驪從復堂句云。蒿目橫流隨去住。撫膺碩畫付浮沈。率真聊遣聯吟興。論世仍殷報稱忱。芸士句云。意外忽教重捧襜。尊前且喜暫休兵。湖山勝處居堪卜。烽火銷餘夢不驚。語皆沈著。此外和題者。尚十餘家。如彭詠我副憲句云。誰信山中無樂土。空聞海上久銷兵。吳西穀京兆句云。此日禽魚還識客。當年草木盡疑兵。李石梧督部句云。重尋鴻雪痕如昨。偶憶鯨波骨尚驚。潘功甫中翰句云。竊思勇退諸公早。嘗客昇平一疏沈。皆蘊畜宏深。足增斯冊之重。附錄余和韻云。橫流何地設柴荆。垂老奔波豈性情。到處棲遲思寄廡。無端塊壘便談兵。郵籤深愧頻煩報。吳中余舊治至今往來尙煩郵吏探報園戶多嫌剝啄驚。難得五君繼高詠。襟期都向酒杯傾。第一名園翰墨林。慕園佳勝甲於吳中各官宅主人知古又知今。欣聞梨棗新編富。闡坡所輯國朝文鈔卷帙甚巨近正開雕肯聽丹鉛舊學沈。琴南以吳江新刻王西莊蛾述編見勗中有拙序軟語依然談藝樂。狂歌同此濟時忱。靈巖清曠穹窿奧。擬共秋來一再臨。席中有秋後游山之約

虎邱寺周鼎

道光庚寅。余在蘇州藩任。曾偕程春海祭酒。錢梅溪參軍。訪虎邱雲巖寺。中周王子吳鼎。顧伊人虎邱志。所稱大香爐也。聞此物曾數轉入人家乾隆間。始復還寺。今寺僧十八房。輪月守之。未嘗輕出示人。余就僧房觀之。尚實灰於鼎腹。因與程錢二君詳加審眎。且話且吟。並製楹刻銘。付寺僧鄭重守之。時吳中耆舊。同賦詩以紀。侈爲盛事。期與焦山南仲鼎並傳不朽。實江南第一吉金也。今歲重游吳門。忽聞此鼎已失去。不勝疑惑。而又未得其詳。惜行程匆促。尚須回權時細按之。

張臯文編修

過毘陵時。訪張臯文編修之後人。不得見。訪臯文之甥董晉卿後人。亦不得見。晉卿爲黎襄勤公所賞識。余官淮海監司時。與相契重。每藉以詢臯文梗概。臯文所著茗柯文編。聞其名而未得讀其書。惟閱惲子居大雲山房文稿中所載一條。不勝欽慕。惜此時無此人。亦不聞有此言也。子居之言曰。臯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散館。已以部屬用。朱文正公特奏。改授爲編修。文正屢進達之。而臯文斷斷以善相諍。文正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臯文言國朝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容有過之大臣。臯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敢壞朝廷法紀。惜全之何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臯文言當進內能治官府。外能治疆場者。皆詹詹大言。救時藥石。臯文與曼雲先兄同成進士。同入翰林。余曾於庶常館數晤。接承其青睞。而不知其偉抱如此。彼時亦不知臯文工篆書。未及索其片紙數字。至今過其故里。時爲慨然。

劉芙初編修

過陽湖詩。訪劉芙初同年宅。不能見其後人。求尙綱堂集。亦不可得。憶在京師。與芙初結宣南詩社。

芙初本驚才絕艷。而近作大不如前。同人比之江郎才盡。芙初以病出京。家居尤貧瘁。晚患風痺。開每飯尚煩其母太夫人手哺之。才人末路至此。甚可傷也。或問才盡之說。於古果有徵乎。余考史稱江文通作禪靈寺夢。張景陽索去疋錦。宿冶亭。又夢郭景純索還五色筆。自爾才盡。此事自非子虛。惟前論才盡者。以宋魏了翁之說爲最正。然是講學家言。未可以概古今之才士。若文通之才盡。則信有可稽。文通雜擬詩三十首。載在文選。最爲著名。後人多效爲之。然如陳思王贈友云。日夕望青閣。以青樓爲青閣。豈非湊韻。謝臨川游山云。石壁映初暎。以初暎爲初陽。亦是趁韻。劉文學感遇云。橘柚在南園。因君爲羽翼。以羽翼說橘柚。亦無解於就韻。潘黃門述哀云。徘徊泣松銘。松是松楸。銘是誌銘。二字連用。未免牽強。郭宏農游仙云。隱淪駐精魄。此用江賦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卽郭語也。而合成一句。亦未免乖隔。孫廷尉雜述云。憑軒詠堯老。謂堯及老子則不倫。又云南山有綺皓。謂四皓中之綺里季則偏舉。又云傳火乃薪草。此用莊子爲薪火傳之語。而草字湊韻。可笑。顏特進宴云。瑤光正神縣。赤縣神州。豈可摘用神縣二字。又云山雲備卿竊。池卉具靈變。以卿竊爲卿雲。已屬生造。以靈變爲靈芝。更奇。袁大尉從駕云。雲旆象漢徒。謂如天漢之轉。謝光祿郊游云。烟駕可辭金。謂置身烟景。而金印不足羨。則又成何語乎。凡此似皆可以才盡例之也。

金山

余不到金山。已十六年。今夏舟至丹徒。爲守風不能渡江。又貪看都天廟會。泊京口者三日。乘暇率恭兒。偕其婦婉蕙。挈佳年儔年兩孫。坐紅船。遊金山。適丹徒縣官飭紀綱就山中設午餐。遂憩而飲焉。婉蕙談詩。席間問余曰。金山寺詩。自以唐張祐一首爲絕唱。此外果無人不閣筆乎。余曰。記得孫魴亦有詩云。萬古江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槽過妨僧定。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可謂誇矣。而實不及張之自然。乃李翺亦有詩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磬隔羃塵。過槽妨僧夢。驚濤濺佛身。誰言題韻處。流響更無人。後四句全襲孫意。不知何故。三

人皆唐人也。郎仁寶謂明人莆田黃謙者。乃次張韻。而又不及。尤爲可笑。余謂襲前人名作不可。次名作之韻尤難。然亦視其人之才力何如耳。在京師時。嘗與吳蘭雪談詩。蘭雪極笑黃仲則黃鶴樓詩。必次崔顥韻。爲胆大氣粗。且悠韻如何押得妥。雖以仲則之才。我斷其必不能佳耳。適架上有兩常軒詩鈔。余因檢示之。蘭雪讀至坐來雲我供悠悠。乃拍案叫絕曰。不料雲字下但添一我字。便壓倒此韻。信乎天才不可及矣。飲次。有導佳年等觀郭璞墓者。婉董問曰。竊聞郭璞善葬。而必擇此地。其理何居。余無以判其說。但謂此是歷來相傳。究竟無碑碣可據。因舉金山寺志中所載前明日本使臣中天叟詩。告之云。遺音寂寂鎖龍門。此日青囊竟不聞。水底有天行日月。墓前無地拜兒孫。後尙有四句。忘不得舉其詞。又有沈石田一詩云。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如叩晨鐘。寐者可以深省。然不如墓前無地拜兒孫七字。深切而有味也。

焦山

初到邗上。知好卽欲招游焦山。憶官蘇藩時。以開墾催漕諸役。蓋無歲不登金焦。又於乙未年。曾偕逢兒。曉兒信宿焦山松蔘閣。備領山中勝事。輒爲神往。或言焦山古名樵山。因漢處士焦光隱此。故名。羅茗香曰。聞之江鄭堂藩言樵字當作譙。不知其義何居。余曰。杜佑通典。載京口有譙山戍。太平寰宇記。亦以譙山爲戍海口之山。嘉定鎮江府志云。江淹焦山詩舊本。作譙山。是皆鄭堂所據。知北宋以前。尙名譙山。譙有望遠之義。故戍樓名譙樓。戍山亦名譙山也。宋以後始以焦。孝然之事附會之。孝然避兵。娶婦於揚州。見三國志注。彼時孝然年尙幼。未必卽有隱焦山被三詔之事。且孝然爲魏以後人。蔡伯喈卒於漢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讚。當別是一焦君。似蔡亦無爲孝然作讚之事。但因孝然而名山。相傳已久。而古字之從譙。似我輩不可不知耳。茗香甚以爲然。焦山水品庵中。有長沙陳恪勤手書一聯云。山月不隨江水去。天風時送海濤來。跋云。此山中舊聯。不知爲何人所作。今久無存。山僧數爲吟誦。余甚愛之。以屬對不甚工。或亦傳述之譌。因以江月易作山月。流水易作江水云云。而自然

庵中林少穆尙書。亦書此聯。作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直送海濤來。跋云。此朱文公句。陳恪勤不審所出。易江月爲山月。流水爲江水。又誤以直作時。今重書以正之。

按陳恪勤固以意輕改舊句。而少穆亦偶爲審也。此宋趙忠定公汝愚。同林擇之姚宏甫游吾鄉鼓山詩句。朱子喜之。爲摘天風海濤四字。大書磨厓於巔岩峯頂。後人又爲建天風海濤亭。今亭久圯。而摩厓字猶存。此句亦長在人口。不知者遂誤以爲朱子詩。今趙詩載鼓山志。厲樊榭宋詩紀事。亦錄之。此聯以題鼓山。固佳。今若移題焦山。則情景尤真切。故樂爲辨之。記得水晶庵壁。又有入室果同水晶域。開門正對石公山一聯。殊工雅。忘卻何人所題。石公山卽象山。正與焦山相對也。又記得丁未夏。余游焦山。時借庵詩僧猶健在。前一年是其八十誕辰。借庵索余補贈聯句。時從游者已停橈相待。乃手揮十四字與之。云山中鶴壽不知紀。世上詩聲早似雷。句雖未工。而意頗切。借庵稱謝不絕口。而余則久忘之。今此聯尙懸海西庵壁。閱之如同隔世矣。

雲臺師唱和詩

余以五月廿日卸裝邗城。廿一日走謁阮雲臺師相。時吾師年八十有三。闊別五年。雖語言步履。稍不逮前。而精神興致極好。廿五日。卽承折柬招余同畢輜齋茂才泛舟湖上。飲於長春橋畔之邗上農桑。吾師所修復別業也。歸輿。率成一律奉謝云。涉泗邗上舊農桑。雅愛清游寂寞鄉。二客恰宜伴坡老。一湖早已屬知章。舫中畫本資欣賞。適攜舊藏書畫數事於舟中共觀極爲吾師所欣賞市外盤殮許飽嘗。我本公門雜桃李。長春花柳共成行。師於門外湖塘新栽花樹甚夥三十日。復承招同詩人王望湖阮慎齋孟玉生僧小支游雙樹庵看竹。疊前韻一律云。洗眼精藍話宿桑。相逢都在水雲鄉。尋花乍入長春地。看竹還歌有裴章。古調閒中欣靜契。時聽僧樹菴彈琴。清齋午後快同嘗。是日蔬食話茶並不設酒。殺人往矣伊人渺。珍重籠紗墨數行。寺中有吳穀人伊墨卿二先生遺墨。前詩正在錄呈。而吾師適以詩飛示云。偶過雙樹聽琴韻。不向紅橋問玉簫。平仲古陰濃蓋竹。辛夷新葉綠於蕉。悟開梧月鏡窗夜。擬待荷花池露宵。同是隨時愛光景。惜

無覃老其今朝。注云。中丞適以蘇齋談詩畫册索題。册名燈窗梧竹圖。余復次韻奉呈云。梧竹詩情久寂寥。鈞天復與振風簫。苦痕恰好連雙樹。孟玉生與雙樹庵僧。誰號樹庵茶話何煩配一蕉。謝絕春游過僻地。直須臥臥到深宵。笏庵近在安家巷。畫理真堪永夕朝。適吳笏庵京兆以邗江寓居畫卷屬題。卷中布景。正連及虹橋以西雙樹庵一帶。故及之。吾師近以老眼模糊。懶於作字。有以書畫求題者。輒草草應之。與人來往小簡。往往狂草錯互。有須以意會通者。惟有求擘窠榜書者。則無不應。蓋不甚甚費目力。且易於縱腕力也。然亦極有斟酌。近有新庶常以匾式求大書。乞作紹衣堂三字。吾師磨之。越日將原紙送回。並加一小箋。云。此三字不難一揮。惟有人問所據何書。我不敢以康誥之言對也。其矜慎有如此者。

眉壽說

雲臺師嘗與余對坐。良久熟視而言曰。君眉間有二長毫。此壽徵也。經典中屢言眉壽。如綏我眉壽。以介眉壽。眉壽無有害。眉壽保魯。眉壽萬年。後禮士冠少牢皆有此語。鐘鼎文字中。言眉壽尤多。其文象形爲籀。直是畫出眉壽之面。前數年嘉興老友張未未來相見。其眉間亦有毫長出寸許。時未未年已七。有六。余曾作眉壽說貽之。今君眉與未未同。益足證經典中眉壽之象。惟眉壽古多而今少。豈今人固不如古人哉。

按吾師今年八十有三。眉卻無毫。或曰有壽而不必長眉者。未有長眉而不壽者。然細察吾師耳間。有長毫數莖。而余耳際亦微有毫。記得相書中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下縑。今眉毫耳毫皆有微。惟項下縑。則尙未詳辨耳。

紅船

今大江往來之船。以雲臺師巡撫江西時。所製紅船爲最穩。且最速。嘉慶十八九年間。始創爲於滕王

關下。後各處皆仿造。人以爲利。今湖北安徽。以迄大江南北。吾師所製之船。隨在而有。船中小扁。多師所手題。有滄江虹木蘭身曲江舫宗舫諸號。數十年來。利濟行人。快如奔馬。開物成務之功偉矣。吾師嘗爲余述在江石時。偶以事遣家丁回揚州。恰值風水順利。朝發南昌。暮抵瓜州。若非紅船。斷不能如此快速也。因製一聯。懸於舟中云。揚子江頭萬里浪。滕王閣下一帆風。

相府新舊門聯

雲臺師舊宅。在舊城之公道巷。自回祿後。始遷居新城南河下康山草堂之右。余於數年前。初到揚州。卽謁師於舊宅。巷口有石牌樓。大書福壽庭三字。大門口貼八字大聯云。三朝閣老。一代偉人。時觀者多以爲疑。謂師之枚卜。在道光年間。何以有三朝閣老之稱。不知師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已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則閣老之稱。由來已久。或又疑一代偉人四字。頗嫌自誇。余初亦無以應之。後讀雷塘庵主弟子記。乃知師於嘉慶五年。在浙江巡撫任內。奏陳籌海捕盜等因。曾奉有顯親揚名。爲國宣力。成一代偉人之諭。此是敬錄。天語。並非自誇也。後吾師亦徵聞人言。遂於新宅大門。改書云。三朝閣老。九省疆臣。則更不招擬議矣。

按王蘭泉先生湖海詩傳中。吾師詩下小傳。有年華正盛。嚮用方殷。加之以開物成務之功。進之以誠意正心之學。洵一代偉人云云。似亦敬本。褒嘉之語。而吾師究以爲涉自炫。故改書之。老臣謙抑之盛心。可以風矣。

太傅銜

雲臺師以今年丙午鄉試。重宴鹿鳴。大吏奏入。得優旨。晉加太傅銜。並有三赴鹿鳴之望。榮寵極矣。

按吾師以太子太保原銜。越加七級。而至太傅。如斯曠典。前此所未聞也。謹考本朝滿漢大臣。

生前以太傅加銜者。如金文通之後洪文襄承時范文肅文程鄂文瑞爾泰曹文正振鍾長文襄齡不過六人。餘如馬文穆齊修端純國維修忠勇國綱奉文勤寬謝清義陞楊敏壯捷顧文端八代主文恭項齡張文端英朱文端賦錢文端陳羣蔡文恭新董文恭諸皆由身後贈太傅銜。其由太子太保越贈太傅者。則惟劉文正統勳一人。若吾師之躬逢其盛。真稽古之殊榮。科名之曠遇。宜邗江士大夫歡欣鼓舞。嘖嘖以爲美談矣。余客居。無以爲賀。獻一聯云。異數超七階。帝眷東山謝太傅。嘉賓符三肄。天留南國魯靈光。但求切。不求工也。是年江南副考官黃徵三通副贊湯。爲吾師門下士。由金陵鬧中。寄聯相賀云。鸞詔親褒。歷相三朝賢太傅。鹿鳴重宴。同年一榜小門生。亦工不足而切有餘也。又山西平定州張石洲穆以集杜句。賀雲臺師重宴鹿鳴加太傅銜楹帖云。從來謝太傅。祇以魯諸生。師甚賞其巧切。而外人多不以爲工。

按杜詩。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池江畫圖詩。末聯云。從來謝太傅。邱壑道難忘。又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詩。中一聯云。恥爲齊說客。祇以魯諸生。不稽其出典。不知其渾成也。雲臺僕卿有老妾劉恭人。卽嫡配江夫人之媵也。師兩次斷絃。得其內助力爲多。生子祐。登道光癸卯鄉薦。現官刑部山西司郎中。劉得四品恭人封典。女適吳刺史公謹。崧園閣老子婦也。今歲七月壽辰。師許同人爲之製錦稱觴。余亦製一聯。往祝。句云。鹿宴沐恩濃。正及臣門膺曠典。翟衣襄政久。更看子舍策清名。翼日。師親來謝步。並曰。此番同人所贈聯軸頗多。惟閣下及右原所撰句最佳。右原句云。溫溫恭人。母以子貴。潭潭相府。日引春長。先是右原以酒筵獻。吾師以手簡謝云。此席恰爲煖壽而來。煖者溫也。所謂溫溫恭人是矣。右原卽因此製成聯句。莊重渾成。真可入余聯話也歟。

廣廈

壬寅年。因避海警到揚州。借居流芳巷張松匡郡丞容園中者三閱月。水木之勝。甲於邗江。今歲重至

揚州。則松厓已赴官袁浦。許小琴爲卜居南河下之支氏空宅中。宅無園圃。而高梁廣廈。亦是邗江第一家。於道暑爲宜。而家人猶有苦熱者。因口占一律。示之云。借人廣廈樂棲遲。隨分都忘故土思。但舍高官何必隱。弗耽佳句易成詩。縱橫鉛槧家人笑。脫略衣冠過客疑。祇惜萬方同苦熱。清涼心地有何裨。嘗錄呈雲臺師。謂末聯別出一意。必如此詩。方非空作。適修林少穆中丞信。亦附呈此詩。中丞回信云。讀寄詩甚羨甚愧。末二句。尤覺深人無淺語耳。此宅前廳最崇敞。薛星泉制軍梁楚香撫軍過訪。皆訝余財力之雄。而不知其爲借居也。星泉曰。雖是借居。然不可無一題扁。以記一時鴻爪。余擬題爲隨安室。屬許珊林太守篆之。後進有大樓。兒輩亦請題扁。余笑曰。可署爲見一樓乎。或請其說。余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擬戲摘二字耳。或曰。此句究出何典。余曰。此唐人詩也。韋丹寄靈徹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田計。五老巖前必共聞。靈徹酬云。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或作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客曰。既有扁矣。可無聯乎。余復戲集唐宋人句云。卽知遠客雖多事。將謂偷閒學少年。客爲蹶然。

棗園

揚城中園林之美。甲於海中。近多蕪廢。惟南河下包氏棗園爲最完好。國初屬陳氏。號小方壺。繼歸黃中翰。爲駐春園。最後歸洪鈴庵殿撰。名小盤洲。今屬包氏。改稱棗園。與余所居支氏宅。僅一牆之隔。園主人包松溪連同。風雅宜人。見余如舊相識。屢招余飲園中。嘗以棗園圖屬題。卷中名作如林。皆和劉澄齋先生錫五原韻。故余亦次舊韻。率成一首云。人生適意在邱壑。底用豪名慕衛霍。明月有山可壘池。可鑿閉戶觀書錄。卓犖何況耽耽盛。樓閣滿眼金迷復。彩錯二分此一角。南河名勝畫舫拓。畫舫錄中所未載。水叔荷花魏公樂。千載風流春有脚。卸裝我憶寄廡昨。隔牆先聽鳴泉鶴。名園果冠綠楊郭。閑居水畫與軒樂。何必緇塵灑京洛。因依幸許芳鄰託。日日從君泥杯杓。園中有二鶴。適生一鶴雛。踰月遂大如老鶴。余爲扁其前軒曰。育鶴。松溪問余曰。夙聞鶴爲胎禽。而此乃卵生何也。園曰。龜

明遠舞鶴賦云。偉胎化之仙禽。明言胎化。而始爲仙禽也。相鶴經云。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鸞鶴同羣。脫化而產。爲仙人之驥驥。博物志云。鴻鶴千歲皆胎生。鶴鶴古今字。然則未千歲以前。固依然卵生矣。

小玲瓏山館

邗上舊蹟。以小玲瓏山館爲最著。余曾兩度往探其勝。尋所謂玲瓏石者。皆所見不逮所聞。地先屬馬氏。今歸黃氏。卽黃右原家。右原之兄紹原太守主之。余曾檢揚州郡志。卽畫舫錄。皆不得其詳。遂固向右原索頰末。右原爲錄示梗概云。康熙雍正間。揚城鹺商中。有三通人。皆有名園。其一在南河下。卽康山。爲江鶴亭方伯所居。其園最晚出。而最有名。乾隆間。翠華臨幸。親御丹毫。鶴亭身後。因欠帑。園入官。今儀徵太傅頤買。官房卽康山正宅。園在其側。已荒廢不可收拾。終年鍵戶。爲遊蹤所不到。蓋康山以康對山來遊得名。揚郡無石山。僅三土山。平山浮山及康山是也。康山若再過數年。無人興修。故蹟必愈湮。恐無有能指其處者。而不知當日樓臺金粉。簫管煙花。蔣心餘先生常主其園中之秋聲館。所撰九種曲內空谷香四絃秋。皆朝拈斑管。夕登甌飀。一時觴讌之盛。與汪蛟門之百尺梧桐閣。馬半槎之小玲瓏山館。後先媲美。鼎峙而三。汪馬之舊蹟。汪在東關大街。汪馬江三公皆鹺商。而汪馬二公。又皆應詞科。汪氏懋麟江都人。由丁未進士。授中書。以薦試康熙鴻博。爲漁洋山人高足弟子。園中有百尺梧桐。千年枸杞。今枸杞尙存。而老梧已萎。所苗孫枝。無復舊時亭宮百尺矣。此園屢易其主。現爲運司房科孫姓所有。至小玲瓏山館。因吳門先有玲瓏館。故此以小名。玲瓏石卽太湖石。不加雕琢。備透縐瘦三字之奇。馬氏兩兄弟。兄名曰瑄。字嶰谷。一字秋玉。弟名曰璐。字半槎。皆薦試乾隆鴻博科。開四庫館時。馬氏藏書甲一郡。以獻書多。遂拜圖書集成之賜。此叢書樓書目所由作也。然叢書樓轉不在園。園之勝處。爲街南書屋。寬旬廊。透風透月兩明軒。藤花庵諸題額。主其家者爲杭大宗簡楚榭全謝山陳長衣閣遠峯。皆名下士。有邗江雅集。九日行庵文讌陶問世。輒轉數

年。園歸汪氏雪璽。汪氏爲康山門客。能詩善畫。今園門石礎。題詩人舊逕者。猶雪璽筆也。園之玲瓏石。高出檐表。鄰人惑於形家言。嫌其與風水有礙。而憚鴻博名高。隱忍不敢較。鴻博既逝。園爲他人所據。鄰人得以申其說。遂有瘞石之事。故汪氏初得此園。其石已無可蹤跡。不得已以他石代之。後金棧亭國博過園中。觴詠。詢及老園丁。知石埋土中某處。其時雪璽聲光藉甚。而隣人已非復當年倔強。遂決計誣吉。集百餘人起此石。復立焉。惜石之孔竅。爲土所塞。搜剔不得法。石忽中斷。今之玲瓏石。歸然而獨存者。較舊時石質。不過一之五耳。汪氏後人又不能守。歸蔣氏。亦運司房料。又從而擴充之。朱欄碧甃。欄蔓極矣。而轉失其本色。且將馬氏舊額。悉易新名。今歸黃氏。始漸復其舊云。

二十四橋

揚州二十四橋之名。熟在人口。而皆不能道其詳。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二十四橋隋置。並以門城坊市爲名。後韓令坤者。省築州城。分布阡陌。別立橋梁。所謂二十四橋者。或存或亡。不可得而考。或謂二十四橋。只是一橋。卽在今孟玉生山人毓森所居宅旁。玉生嘗導余步行。往觀。橋破上有陶文毅公題二十四橋大字。詢之左近建隆寺雙樹庵僧人。俱未敢以爲信。

按杜牧之樊川集云。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耀羅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云云。則所謂二十四橋明月夜者。自必羅步於九里三十步中。不得以一橋當之。沈括補筆談亦云。揚州在唐時。最爲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五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與樊川集微有不同所可紀者。有二十四橋。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原注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門。有九曲橋。原注今建隆寺前次東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原注見在今州城北門外。又南河師橋。周家橋。原注今此城爲城北門小市橋。原注今存廣濟橋。原注今存新橋。開明橋。原注今存顧家橋。太平橋。利園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原注今存青園橋。白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原注今開元寺前次東水門。原注今有新橋。非古蹟也。東出有山光橋。原注理在今山光寺前。又自衙門

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然則卽沈括所紀。除九橋外。亦止有二十橋。所謂二十四橋者。究竟無由鑿指其地。適玉生以二十四橋畫卷索題。余漫應之云。我居揚州不識路。二十四橋定何處。橋頭忽逢賢主人。手捧畫圖索題句。或云此橋是陳迹。或云廿四此其一。二分明月非古時。一片彩虹豈曠昔。招提近接建隆龕。勝蹟遙連雙樹庵。詩禪畫髓琴心並。我欲扶筇過再三。跋云。雙樹庵僧工琴。建隆寺僧工詩。玉生則詩畫並工。竹西精華。萃於此地。則以二十四橋之名專屬之也。固宜。玉生亦自號樹庵。蓋二十四橋側有古大銀杏一株。土人呼爲晉樹。樹中空處。恰可築室。得余詩甚喜。越日卽成樹庵圖。兼次余韻云。蜀岡山下墮堤路。舊有樊川高詠處。秋風涼夜渺余懷。時倚紅闌老覓句。題橋片石久無迹。烟花夜四月字今不知所在橋是橋非名則一。古人風雅地因傳。安見今人不如昔。詩人何日來同龕。花爲四壁樹爲庵。於此間得少佳趣。舉杯月與先生三。玉生曾受業於方茶山先生。故其詩筆迴不猶人。近擬於晉樹前。添築草堂三間。符南樵爲作募貲小啓。詞藻甚美。迄無應者。余瀕行時曾述之。但雲湖都轉。及許小琴分司襄成其事。亦竹西一美談也。

建隆寺

建隆寺。本後周李招討重進舊宅。宋師入城。招討力不能支。合室自焚。因勅建爲寺。卽以建隆年號爲名。近僧小支手輯建隆寺志。並繪建隆寺圖。徵名流題詠。余次雲臺帥韻云。竹西講忠義。似梅香破臘。古寺抱冬心。千載不蕭颯。支公愛神駿。懷古如響答。冷綠與俗判。勝踐招我踏。闌幽合名流。好事仗老衲。咄哉淮海濁。鄙詞委塵劫。姜白石有淮海濁樂府郎詠李招討事宋臣之言自應爾也。珍茲圖志傳。敬佇香火接。隔鄰梅花嶺。貞風共獵獵。時小支欲於寺中西偏。募建李招討祠龕。徵余楹柱之語。余集唐劉兼陸龜蒙詩句應之云。萬疊雲山供遠恨。一家煙雨是元功。近但雲湖都轉亦題一聯云。宋史何妨稱叛宋。周親畢竟欲存周。亦有味也。

桃花庵三賢祠

揚州名勝。以平山堂爲最著。平山堂詩。以王荆公一堂高似兩三州一律爲最佳。平山堂楹聯。以伊墨卿太隔江諸山十字爲最壯。余於壬寅夏初來游。亦曾撰一聯云。高視兩三州。何論二分月色。曠觀八百載。難忘六一風流。謝椒石同年嘲之曰。聯句實佳。然二十二字中。用數目字。多至七八。非古人所譏卜算子乎。余笑置之。丙午年。重至邗上。遊桃花庵。登三賢祠堂。與黃右原比部羅茗香茂才商撰楹帖。右原爲雜舉東坡志林。墨莊漫錄。避暑錄事。爲合擬一聯云。四采兆金甌。是二千石笑談。不因五色書雲。誰識名流皆五馬。萬花停玉局。惟六一堂如舊。若涉三賢諡典。合將祠額署三忠。時羅茗香亦擬一聯云。勝地景芳徽。卅載三賢俱典郡。同龔昭祀典。兩文一獻共稱忠。

按韓忠獻之守揚。在慶歷六年。歐陽文忠則在慶歷八年。距蘇文忠之元豐守揚時。恰三三餘年。此前後兩聯俱見典雅。非不學人所能辦。當不讓李蘭卿獨步於前矣。李蘭卿舊聯有諡並稱忠語故即具意而衍之。因用前聯署余名。以後聯署恭兒名。懸之壁間。而疏其緣起於此。越日茗香又擬一聯云。楊柳拂堤塍。追涉前徽。於宋歷仁神兩世。桃花編祠宇。傳來美諡。至今合文獻三忠。亦佳製也。

眞一壇

中秋後一日。羅茗香招同黃右原坐小成。在眞一壇看桂花。並觀吳道子畫軸。趙松雪行書卷。徐問松道士所寶也。吳道子所畫。係眞武帝法身。氣象極莊嚴。此外各道教符籙畫像。不下百十軸。末皆題崇禎十年。右都督田宏遇。同妻一品夫人吳氏造。

按宏遇之女。卽田妃。以崇禎元年。冊爲禮妃。旋加貴妃。宏遇以女貴。繼妻吳氏有才藝。妃似之。居揚州新城田家巷。東起東關大街。西至缺口門大街。吳梅村集中。永和宮詞。所謂揚州明月杜陵花。卽詠其事。崇禎十年。正田氏貴盛之日。然此籙錄多軸。亦田氏夫妻所能創爲。蓋道教盛於嘉靖。京

師道藏殿觀。必多傳流。田氏所奉最夥。後載回揚州。又經流落各處。今問松道士陸續收回。故成此大觀。遂爲刊成一巨蹟也。是日小成爲余寫真。庭前有三鶴。迭鳴迭舞。坐桂香馥郁中。觀游人如織。因得一律云。暫辭閨闈入煙蘿。欲界仙都足浩歌。怪偉丹青吳道子。纖妍翰墨趙鷗波。塵容媿寫頭陀老。香味渾忘鼻觀和。坐聽庭階聲一一。明心雖迴待如何。雲臺師曰。結句別有寄託。可謂情深於文。按吳道子畫蹟。生平所未見。此會實闔眼福。故特紀以詩。適問松索書楹聯。因卽以詩中怪偉丹青十四字應之。

水倉

揚州城內。街巷多設水倉。其法甚善。他郡縣所宜仿行也。相傳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新城多子街一帶。不戒於火。每延燒徹晝夜。有余觀德者。人頗豪俠。視而憫之。因創設水倉。其地在人煙稠密。距河稍遠之區。買屋基一所。前設門楹。中爲大院。置水缸百十隻。滿貯以水。復置水桶百十隻。兼設水龍一二具。揚州俗語。謂之水砲。設有左近報火者。汲桶可以立集。砲夫可以卽行。孫春洲爲作門聯云。事有備以無患。門雖設而常關。余嘗過皮市街。見有廣濟水倉。門上勒石扁。字極佳。詢之則鮑崇城所作也。字體極得誠懸法。因增其名。入隨安室書錄中。羅茗香云。水倉門聯。原本出句。係井用汲以受福。後始改事有備以無患。余又改爲事前定則不殆。又別擬一聯云。玉瓚何煩裨灶禳。金蓮永免祝融災。近日各衢路。增設愈多。章程愈密。可謂法良意美。

喜雨唱和詩

揚州今年之熱。倍於往年。正在鬱蒸不可解間。聞但雲湖都轉設壇祈雨。甫下令而濃雲條布。旋沛甘霖。徹三日始止。喜之不勝。因口占四截句。簡雲湖並約同人和作云。廣陵使者久宜民。牲璧關心果有神。側耳灌壇纔肅令。阿香早已走鸞輪。三日爲霖信不差。滂沱聲裏雜譁譁。南河廡客猶飛舞。何況

蕪城十萬家。但快祛炎見尚低。三農從此洽羣後。放晴待上平山望。何處新秧不插齊。游宦何如聽雨眠。陸敦翁句。三家村裏好相憐。荷衣雲陣真堪恃。亟獻新詩祝有年。揚州人以雲臺師相。鮑原總憲及余爲南河三老。以同居南河下街故耳。故末首有三家村語。鮑原總憲和詩云。只合相公贊二老。我慚諸葛大名齊。雲湖都傅和詩云。共傳邗上耆英會。夏氣先清三老家。皆答此句意也。吳笏庵京兆和云。揚州民本是公民。催雨詩成筆有神。公自不居歸使者。非關使者始隨輪。應是龍行點不差。天瓢夜半瀉聲譁。揚州萬戶連雲起。此雨偏宜是小家。曉起油然勢尚低。望雲心果慰民篋。豐年豈獨占淮楚。一熟還應及魯齊。洗足關門聽雨眠。東坡句。獨家村裏自相憐。公詩以三家村自比三老。故即以獨家村爲比。遙知三老風流劇。定說予今尙少年。此外和韻者尙十餘家。而此四詩。最膾炙人口云。

下河舟中雜詩

余與楊竹圃親家別已五年。今夏挈眷屬來揚州。本擬即可把晤。乃竹圃於今春抱重恙。雖已痊愈。而氣體虛羸。單於遠涉。且時方酷暑。祇宜養病於安豐場署中。余因渴欲相見。遂於初秋四日。買舟逕爲東淘之游。往署齋者十日。時竹圃已健勝如常。復拈舟同游海陵。訪魏笛生觀察。又盤桓三日。始分手歸舟。時竹圃年七十一。余年七十二。笛生則年七十五。皆輕健無龍鍾態。海陵城中。觀者嘖嘖以爲老人星聚。殆不虛也。余有河舟中雜詩十二首紀之。他日或可編入方志乎。詩云。席帽山頭秋氣清。扁舟飛出綠楊城。馬來已厭箏琶耳。要作聽風聽水行。閩江邗水路三千。風泊鸞飄又幾年。誰信搏沙仍得聚。好風吹到月華圓。宦海前塵不倦談。家常情話轉誦誦。助君兒女團圓趣。記取當年老退庵。時三子婦亦挈小孫歸寧。借人官閣避塵囂。豆架瓜棚亦足豪。繞坐素蘭如容淡。倚牆紅蓼比人高。不妨終夜聽滂沱。欹枕喧傳屋漏多。我正歸舟要新水。東淘漲接海陵波。官舍融融子舍春。不嫌地僻不憂貧。累君小試調羹手。一醉鸞翁動浹旬。謂雪峯世講。承明舊侶猛回頭。海角天涯一聚溫。樽酒匆匆快談藝。便將三日抵千秋。謂笛生觀察。連日歡筵雜醉醒。三人二百十餘齡。海城童叟齊瞻首。信有天邊

小聚星。此間刺史舊同官。助我清游續古歡。愛讀劍南碑記好。碧雲香雨一庭寬。張東甫州牧招游光孝寺。寺建於晉義熙南宋之勅。改今名。陸放翁為碑記。香雨樓在大殿後。方丈額碧雲二字。為二宋寧宗所書。關關形勢實峻嶒。往事迷離付浩歎。眼底胸中今了了。何人真措泰山安。登泰山墩望。關山關即當年英夷由海入江之路。山因州為名山。項有岳忠武廟。蓋忠武嘗知秦州也。關山緣切音。過又是為切音。垂皆古音。並見唐韻及集韻。今云南音呼關山為徐山。則因垂音而轉耳。歸海歸江路不明。桑麻井里總關情。須知得守真須守。兩害相衡但取輕。近聞運河各壩齊開。所過下河低田。未免淹漫為之慨然。茱萸灣外最喧嘩。壁虎橋邊聽渡瀾。舊日布帆無恙在。兼旬訪戴已歸來。初田灣頭進下河。即茱萸灣也。歸途仍坐去時原舟。由壁虎橋出。運河以避灣頭腫之險浪。附錄竹圃和作云。濱海衙齋冷。長年無客臨。衛生荒草滿。門掩白雲深。忽見故人刺。如傳空谷音。七月初六日。聞人走報公案。始以為誤也。既見名柬。乃信趨迎。真倒屣。狂喜自難禁。語笑分明是。相逢豈夢中。何期居僻地。竟得挹清風。話舊供雞黍。稱觴荐韭菘。是日為公壽辰。更憐嬌弱女。隨侍省衰翁。已下懸陳榻。還乘訪戴舟。公在安豐住十日。復偕公同往泰州。訪魏翁。生製察高情方外約。遺蹟談中搜。張東甫招飲光孝時。公方有師友文鈔之刻。翁生為搜羅叢殘。附益之。童叟各青眼。主賓皆白頭。古懽只三日。良會足千秋。同是他鄉客。他鄉又別離。十九日。公即由泰州回揚州。余亦歸安豐。一江分去路。兩地繫相思。泥雪飛鴻跡。兼葭白露詩。論文重剪燭。尊酒更何時。

重陽

今年重陽初。擬步游平山堂。因阻雨不能出。遂閉門與家人煮酒持螯以遣之。適佳年孫背誦杜老重陽詩。余因戲借杜老詩句為發端。得七截二首云。重陽獨酌又何妨。苦憶橫岡第一堂。滿擬扶籐微步上。滿城風雨正茫茫。老去悲秋別有因。支離早是挂冠身。茱萸酒熟霜螯美。何必相尋落帽人。回憶仕宦中外數十年。遇重陽日。無有不出游者。或作賓。或作主。或盛集。或獨游。或有詩。或無詩。惟在京師戊寅重陽日。與顧南雅。龔季思二同年。登西山上戒壇之游。為最奇絕。曾有句紀之云。誰能重九辰。真造大千表。此外游事。皆平平無奇耳。其有故而不出者。則扈蹕遼瀋時。以寒疾兀坐行帳中。又前數年

提兵上海。時以軍務倥傯。不暇出。及此次邗上阻雨而三云。重陽多晴。此雨亦數十年來所未見。故不可不紀。吾鄉黃莘田先生詩云。誰能令節都無負。信然。

喜雪唱和詩

邗上一冬無雪。農民望澤扎棘。糴艘需水尤殷。乃於立春前數日。祥雲廣布。厚至一尺有餘。喜舞之餘。漫成四截句以紀之云。一冬望眼忽眉軒。亂舞橫飛肅不喧。亂舞橫飛豈有涯。朱文公詠雪句也。千尺遺蝗萬家麥。歡聲早已浹郊原。坐看名園玉戲奇。是日張松屋。蜀丞招同陸步坡。藩伯飲容園中。紅燈綠酒照霜髭。瓊忌瑤想吾何有。漫與當場喜雪詩。聞說聯牆督罷難。京江定許助銀瀾。同雲漠漠連朝合。更盼天膏萬里寬。居然盈尺表年豐。脈脈惟歸造物功。幾輩裹頭作吟事。先應挑動笏庵翁。謂吳西穀山長時以詩呈雲臺師。師卽命駕過訪。並袖和詩見示。中一首云。一冬無雪麥苗乾。况復多藏逼歲殘。賴有豐年先表瑞。老夫拂袖不知寒。蓋日內正有粟鹽贖費之役。邗城積金至千餘萬。甫於日前散出。而瑞雪旋來。此吾師所以喜中加喜也。翼日。吳笏庵山長和詩云。亦知喜雪共憑軒。早有詩人笑語喧。卻道清游更多興。不辭一片踏寒原。我亦思吟句未奇。空教撚斷數莖髭。兒童爲報絨函到。說是先生又送詩。素怯尖叉和句難。東坡借雪每生瀾。公今幸未來相對。差喜拈時韻脚寬。也如喜雨慶歌豐。公前有喜雨詩。應是詩催筆有功。後輩敢爭前輩句。笏庵終讓退庵翁。又疊韻云。虛皇昨夜降瑤軒。下界無聞鳥鵲喧。侍從都教騎白鳳。紛紛齊過樂游原。曼衍魚龍戲自奇。爛銀點額玉垂髭。若教剖出馮夷蚌。更得明珠綴入詩。莽莽沈沈欲視難。太陰書合海翻瀾。不因滕六能施逞。紛本何由得范寬。見來姑射已占豐。捧出黃人與獻功。試爲舉頭應更喜。白漫漫作碧翁翁。余亦疊韻和答云。欣聞陋巷近高軒。又報詩筭往復喧。一雪頓關飛動興。更思躡屐走寒原。敢學尖叉鬪韻奇。幾人同我撚吟髭。從今好約延陵叟。但遇佳題莫負詩。咄咄鹽齏斂難。漫藏真怕起狂瀾。用雲臺師詩意。朱提甫散祥雲至。且喜財源萬里寬。身閒但祝屢綏豐。詩退還餘酒有功。喜雨未幾旋喜雪。長年惟學信天翁。臘雪未消。集同人作坡公

生日。再疊前韻。答笏庵云。時晴良想共軒軒。樂事良辰笑語喧。客于光陰真率會。不妨高宴續平原。行藏異趣各矜奇。滿座華貂照雪髭。坡誕飽看坡字畫。是日以坡公定思院月夜偶書詩冊並墨梅軸示客可無數字打油詩。寓公那復識時難。有客能翻百本瀾。笏庵詩云。萬商聚不難。堆銀天更助。添瀾若教捏得都成。誕我欲先開笑口寬。戲天公果成鈺。底須崇論問桓寬。老去衰顏借酒暎。閒中鉛槧亦論功。聯華素髮成詩話。王荊公詠雪詩。素髮聯華鬢。老大便署揚州十一翁。笏庵詩云。八三大傳貌猶豐。刻鏤無妨攝養功。翁少阮翁年十一。我還十一小於翁。故戲答其意。或問近年京師祈雪之事頻煩。外直省亦間有之。此禮於古有考否。余曰。祈雪之典。起於北宋。宋史祈報禮曰。凡旱蝗水潦無雪。皆榮禱焉。是見於本紀者。自乾德元年十二月。始命近臣祈雪。直至紹聖元年十二月終。北宋之世。祈雪禱雪事。凡十五見。周禮中雖無祈雪之文。而左氏傳昭公元年。明載子產之言曰。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此卽三代祈雪之明證。今文獻通考。只有祈雨祈晴。並無祈雪。則馬氏之疎耳。

師友集

余撰師友集十卷。凡二百六十餘人。脫稿於道光壬寅冬月。嗣爲兒輩匆匆付梓。未及細加校勘。錯誤不免。挂漏尤多。今冬始以刻本呈雲臺師鑒定。吾師遽寵以序云。丙午歲除。前梁姬鄰大中丞。送到師友集。讀之竟日不倦。古人云。老見異書。猶眼明。夫以日接紅紙細書之函。老目更昏。對此安得不頓明也。歷數六十年間。舉世交游。有一人能詩能筆。議論又皆公允如此者乎。勝於良史。勝於佳集。此他日必傳之作也。因喜而綴言於簡端。道光二十六年。頤性老人阮元識。

按此書至揚州始分布。尙有沈鼎甫侍郎。程晴峯中丞。彭詠莪副憲。但雲湖都轉。吳紅生太守。黃右原比部。各題詞。擬彙刊卷首。以誌雅誼云。

少穆尙書贈聯

三兒恭辰。五上公車。依然故我。近緣福州舊宅。不能安居。奉余出游。並悉索敝賦。納贖作郡大夫指省浙江。以便迎養。非得已也。時陝甘捐輸之事。少穆尙書主之。余作手函。懇其照拂。捐事已成。少穆復書相賀。中有詰嗣以二千石游登通顯。台端以八十翁就養湖山云云。余謝不敢當。而心豔其語。囑少穆就此演成長聯。將懸挂於武林寓齋。以爲光寵。甫踰月。少穆果手製二十八字長聯。見寄。並綴以長跋。詞翰雙美。感愧交并。時方輯錄楹聯餘話。得此又增一美談。不禁眉飛色舞也。句云。曾從二千石起家。衣鉢新傳賢子弟。難得八十翁就養。湖山舊識老詩人。跋云。陸林中丞老前輩大人。自出守至開府。常往來吳越間。今詰嗣敬叔太守。又以一麾蒞浙。迎養公於西冷。公游興仍豪。吟情更健。此行真與湖山重締夙緣矣。昨書來索楹帖。以則徐前書有二千石八十翁對語。囑廣甚意。爲長聯。並欲識其緣起。憶公昔歷封圻。距守郡時。才一紀耳。今懸車數載後。復以兒郎作郡。就養於六橋三竺間。此福幾生修得。若他日再見封圻之歷。承此衣鉢之傳。豈不更爲盛事。敬叔勉乎哉。道光丁未人日。同里館侍生林則徐。識於青門節署。時年六十有三。少穆山西城。賜環後。先權陝甘總制。旋撫關中。綏輯番民。管理捐務。公私具舉。歡頌載途。而不知其三年塞上開犁屯田。厥功尤偉。以逐臣而猶爲民爲國。豈復是尋常報稱之情。近雖因病陳情。行將感激復出。且聞已飭詰嗣楫之編修。還朝供職。其爲心存君國。實遠邇所同欽。適承公以長聯寄贈。不揣固陋。亦勉成數語報之。雖不足以揄揚盛美。而情往似贈。興來如答。亦聊紀一時翰墨緣也。句云。麟閣待勞臣。最難西域生還。萬頃開荒成偉績。鳳池詒令子。喜聽東山復起。一門濟美報清時。

按此聯書就。織寄園中。適公已擢移滇黔總制。未知得達與否。而公所惠寄之聯。則早已裝治完美。懸諸杭州三橋址宅中。衆目快瞻。且膾炙人口矣。爰爲附識之。

焦山紀游

揚州同人。盛稱鍾立齋太守大志洲宅文美。擬於花時往游。清明前一日。立齋遂招同鄒公眉觀察程柏

華別駕光先爲焦山之游。由鈔關門。登小舟。出大江。換坐紅船。是日東風甚大。兼有微雨。順流逆風。用滿帆折數十截。始抵焦山。別已十餘年矣。山中風景不殊。而不無今昔之感。晚飯後。看秋高松明對奕。憶乙未年夏。與逢兒映兒信宿松寥閣。亦看一僧對奕。其一卽秋嵩也。是夜宿水晶庵中。明晨散步山門外。觀對岸石公山形勢。卽象山登三詔洞。手剔陸放翁米海嶽磨崖字。凡山中諸勝蹟。捫歷略徧。復回水晶庵。向寺僧索觀戊子歲所交藏楊文襄公玉帶。並詩畫卷。玉帶如舊。而匣邊已裂。詩畫卷爲披閱者多。裝池尤損。因與柏華商。另製匣並重裝卷。柏華慨然任之。是日飯後。仍坐紅船。不數里卽達翠屏洲。登岸入立齋宅。洲。舊爲江中浩森之區。相傳觀音大士卓錫所成。故名佛感洲。後爲詩人王柳村豫居之。改名翠屏洲。立齋卜宅於此。已數十年。柴門臨水。雜樹環之。亭榭參差。溪流映帶。時桃花盛開。一重一掩。逆邇可數百步。想武陵源不過如是也。是夜宿江村讀書處。明晨飯後。用肩輿。約廿餘里達揚城。途中桃花。尙十餘里不斷。高柳間之。古人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者。信有之矣。山中得詩四首。時焦山還。帶詩畫卷。題者已滿。柏華爲裝第二卷。因卽錄詩於卷端。以誌緣起云。竭來屢游地。自別十三年。江海鎮如此。風雲防未然。吉金剩周漢。舊雨杳齊錢。謂齊梅鏡錢梅溪玉帶還山久。重來締夙緣。靈山一回懼。使人翠屏湖。宅以詩家重。名仍佛子留。福人宜福地。良日况良儔。誰信蕪城外。江村事事幽。爲踐尋芳約。游山復看花。繞身習池水。潑眼武陵霞。荷沼還成約。繞屋皆荷塘。主人有花時來之約。桃庵那足誇。平山堂下之桃花。花李遜此遠矣。竹西富園館。讓此野人家。難得苔岑合。還饒翰墨緣。詩詩渾似夢。讀畫莫非禪。鄭重新書好。李剛卿所修焦山新志板開在蘇州某家住持僧某懇求理還之沈吟長物編。錢梅溪會約余同撰焦山長物志更須銘瑞室。惜少筆如椽。立齋乞題齋扁因用六朝鐘記室語應之。

顏柳橋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嘆夷兵船。闖入關山關。將犯揚州。周子瑜觀察札委餘東場鹽大使顏柳橋。崇禮馳往招撫。顏有膽略。素喜任事。遂與辦事商人包恪莊計議。稟商但雲湖都轉。許卽相機辦理。顏

卽於初八日隨帶羊酒雞豚等物。赴瓜洲。渡江至象山。繚道瞭望。值夷船飛帆駛進。勢甚凶猛。象山與焦山緊對。顏伺其抵焦山馬頭。以禮招呼。致鄭商人弦高故事。頭頂說帖。跪獻江干。因得上夷船。見其頭目郭士利。引與郭富相見。詞色慷慨。曉以敬天心。保民命諸語。郭漫應之。次日。復帶金幣等物。以婉詞導之。時夷人已將瓜洲民房佔踞。並徧樹赤幟。將江路全行堵截。無一民船往來。而火輪船及三板船。已有七八十隻。盡闌入金山北固之麓。顏探聞郭酋主戰。僕酋主和。正在設法。謀見僕酋。而鎮江已破。傳聞駐防海都統閉城餉民。盡遭屠戮。顏心胆俱碎。卽欲爲脫身計。而包以揚城危在旦夕。力慫慫惠之。顏亦以揚州若失。則夷船必涉江而上。金陵皖江一帶。俱不可問。遂激於義憤。幡然復山嗎利遜見僕酋。嗎能通漢語。顏曉以戰爭之害。和議之利。轉述之於僕酋。始有獻銀百萬。不入揚城之議。復歸於包。包爲轉請於都轉。時城中人人危懼。移徙者十之七八。顏復上夷船。囑嗎與僕酋允爲減銀數。往復數四。議定給洋銀五十萬元。每元作銀七錢一分。遂面與僕酋定約。旋卽分次送給。而揚城安保無恙。居民亦旋安輯矣。余初聞顏柳橋之名。往揚州半載。未見其人。故無由詳其通款之事。後遍詢同人。得包松溪程伯華所述。其胆略識力。頗有過人處。柏華復囑顏來謁。因悉其顛末。而敘次之如此。是役固由但雲湖都轉周子瑜觀察之主持。而顏與包之功。亦不可沒也。包現爲總商。家門鼎盛。亦得運同銜。其子某孝廉。且以郡守候選矣。

雲臺師壽聯

嘆夷之不犯揚州。京師士大夫以雲臺閣老之居邗江。比漢鄭康成之居高密。而以嘆康比黃巾之保鄭公鄉也。踰年。值八十壽辰。恭蒙 賜壽。彭春農學士以楹聯寄賀云。新恩又見臨裴野。近事爭傳保鄭鄉。卽指此事。

但都轉壽聯

曠夷初犯邗江。揚郡人家。已紛紛逃竄。賴但雲湖都轉竭力防堵。加意撫循。不一月即各安其居。揚人甚德之。值都轉九月誕辰。各製楹帖。以致其頌禱之忱。然語或過當。甚有以郭汾陽李西平爲比者。則擬不於倫矣。惟雲臺師撰七字聯云。菊花潭裏人同壽。揚子江頭海不波。落落大方。恰如身分。不能不推爲大手筆也。

許周生駕部

過武陵時。訪許周生駕部之後人。惟其第六子子雙茂才廷設在家。承以鑑止水齋集見贈。並屢承招飲。助余相宅甚殷。周生與曼雲先兄同成進士。余曾相見於京師。遲久始得讀其詩文集。竊謂己未科人才最盛。時論以富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之大科。然籍籍人口者。惟鮑雙梧吳山尊張皋文陳恭甫王伯申諸太史。而鮮及周生者。周生穎悟非常。博通墳典。自經史詩文外。如小學算術醫方釋典。靡不涉獵。其視翰苑諸君子。皆有過之無不及者。其論學也。謂經義中之大者。不過數事。前人聚訟。數千年未了。今日豈能復了之。就令自謂能了。亦萬不能見信當時。取必後世云云。其論政也。謂兩漢功曹掾史。皆擇邑之高望者補之。六朝時令史猶重。至明而吏始與士分途。天下有以掾守稱官者。未聞以掾守稱吏也。無高名之可慕。無厚祿之可耽。則彼所夙夜用心以治事者。安得不惟利是圖乎。今欲吏不爲奸。則莫若高其品。使士人爲之。士人爲吏。習知政務。無迂懦不曉事之患。其於治道。必有所裨云云。最爲明通之論。皆非諸賢所能見及。又云。西士彌納和爲余言。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尙有一星。形少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週天。然此非一人一世。所能測候。故此來星官家。皆未言及。卽西人亦今始知之。余偶讀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星惑鎮星太白星辰星日星月星荷邏候星。則西士所測。其荷邏星歟。此條赤足以廣異聞。錄之以諗言天文者。

吳槐江督部

過蘇州時。尋當日問梅詩社諸老。如韓桂舫尙書。石竹堂吳棣華二廉訪。彭葦問太守。尤春樊中翰。皆早經凋謝。惟董琴南觀察。及寓公中朱蘭坡楊芸士二君。健在而已。過平橋里。訪吳槐江督部。門庭九閭寂。詢其孤。不可得見。督部係先資政公戊子同年。復與先叔父太常公同登己丑中正榜。余以子弟禮晉謁。問政採風。最叨教益。余將以疾引退。公遽昌言於衆曰。如此好藩伯。而爲上臺所擠。不能安其位。如地方何。蓋誤聞人言。以與程梓庭部不協之故。雖非事實。亦足見其期待之殷矣。公家居久。不親筆墨。獨喜余修滄浪亭。爲作五古長篇紀之。又嘗與余觀縷樞廷遺事。媿媿不倦。多余內直時所未聞。余曾撰入 國朝臣工言行錄中。書多。一時未能付梓。先附着其逸事於此云。公舉順天戊子鄉試。出編修秦公承恩之門。時尙書父學士推公星命。訝曰。師爲假總督。弟乃真總督耶。後秦公果以吏部尙書署直督。而公歷楚督直督。以兩廣總督終。公由中書入樞直。洊歷台諫。擢通政司參議。時和坤爲樞長。卽欲令公出直。曰。通參班廟大九卿。應退出軍機。阿文成故善公。爭之曰。故事副憲及通正通副。理正理少。不得直軍機。通參階止五品。不在此例。且前此給事。亦官五品。並未出直也。和坤益銜之。嘉慶初元。純廟以訓政憂勤。丙夜卽起視事。召軍機大臣。皆未到。旋 召章京。惟公與戴衢亨二人已。上直入對稱 旨。少頃。和坤入。上曰。軍機事繁。吳熊光甚明幹。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和坤謂吳某官纔五品。與體制未符。上卽命加吳三品銜。和又奏曰。吳某家貧。大臣例乘轎。恐力不辦。上命賞戶部飯銀一千兩。和坤與公共事。每多齟齬。欲私拔一人以抗之。以日前吳與戴本同被 召。奏曰。戴衢亨由狀元出身。已官學士。在軍機日久。用吳不如用戴。上哂曰。此豈殿試耶。和坤語塞。未幾戴卒與公同加三品銜入直。而班次仍居公下。公以忠直爲 上所知。屢欲簡畀封圻。商之和坤。和奏曰。適有直隸布政使缺。可補也。上從之。後悟外省布政階資遠出軍機大臣下。以讓和坤。和奏曰。吳某以三品頂戴。驟易紅頂。已被深恩矣。上頷之。旋授河南巡撫。公在楚督時。有劾公擅作威福。下行文檄語氣竟與上諭相同。上笑曰。吳熊光在軍機年久。每日擬寫諭旨。手筆已熟。故外任亦不覺信手直書。此後宜痛自檢點。毋得顛斷干咎。寄諭飭之。公初赴楚督

任。未出豫境。有協防陝西兵趙士福等二百餘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省各會亦至。公命集訊。或言是皆應死法。公非豫撫。可無理此。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逃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百餘人。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與口糧。公由楚督調直督。引對時。上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公奏曰。督撫率郡縣加意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於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也。上聽之。嘉慶十年。東巡盛京。旋蹕駐夷齊廟。公與董文恭戴文端。同起引對。上曰。外人言。不可聽。此次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到彼道路甚平。風景甚好。人言豈盡信哉。公越次對曰。皇上此行。欲面稽祖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上曰。卿蘇州人也。朕少處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公曰。皇上前所見剪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惟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偏仄。糞船絡繹而行。午後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乎。上曰。如若言。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公對曰。先朝至孝。冒天下。臣從前曾侍皇上進謁。親奉聖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也。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也。上動容納之。公嘗語人曰。刑賞者國家之大權。而寄於封圻大吏。若徒以有司援例。求免斥駁之術。處之。失其旨矣。例有一定。情有萬端。故寓事必當詳審而後行。賞一人而有悔於吏治。有益於民生。雖不符例。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裨於世道。有益於人心。雖不符例。刑所必及也。雖不得請。亦必再三力爭之。乃爲不負。若憂嫌畏譏。隨波逐流。其咎但溺職已哉。

李稚軒廉訪

余過杭州時。小住月餘日。城中大吏皆來握晤。惟家楚香中丞。寶常爲山左舊屬。特鑑堂將軍。爲吾閩駐防。素有相知之雅。餘皆新交也。李稚軒廉訪。爲高陽李石渠中丞殿圖之子。中丞駐閩時。欲招余入

節署課讀。已送圖書。訂入館矣。而中丞旋量移江右去。遂不果。其學徒。卽今廉訪也。廉訪晤談時。每自惜無緣侍教。然當年署齋課藝。常屢荷批削。至今尙敬存篋衍中。蓋緣葉蔭汀庶常送來者。蔭汀卽其授讀師。因須赴京散館。故薦余以代。而余則久忘之矣。聞楚香中丞言浙中同寅。最結實可恃者。惟廉訪一人。且聞廉訪由兩淮都轉。擢浙臬。其在揚州任內。一塵不染。諸務肅然。足以空前絕後。去任時。離商例有重贖。悉卻之。今秋聞其在浙物故。爲之氣短。本擬俟其靈柩過邗時。登舟一弔。適余有海陵之游。彼此相左。並傳聞揚州離商。仍以前卻之贖。致送其闈中。仍卻不受。謂遺教如此。不敢不遵。衆無不嘖嘖嗟異之。然則廉訪之清撻。不但化及家人。而且行之身後。可謂難矣。詩云。刑于寡妻。廉訪有焉。嗚呼。可以風矣。

許小琴分司

余此次出門。西湖之清游。發於許芎友太守。邗江之寄廡。成於許小琴分司。傳詩芎友與小琴。爲同懷兄弟。並余門下士。師友之誼甚篤。而意趣各不同。論者以爲兩人有冰炭之分。謂芎友清而小琴熱。又謂芎友視天下無易事。小琴視天下無難事。蓋芎友遇事。必熟思審處。計出萬全而後行。小琴遇事。則挺身直前。期於必成而後已。皆通才可倚恃。而肝胆照人者也。小琴得余抵杭信。卽於揚城預爲相宅。初以張氏容園爲可居。既知其大費修理。乃借南河下支氏一空宅。整門戶庀器具以待余。而先以詩相迎云。老去清游亦壯哉。西湖麗景本天開。門生卻被桃花笑。未向藍輿問訊來。香山詩句昨稱觴。寫入鸞牋十六行。前已和吾師七十自壽詩。茲又次之。已初度自述韻。八秩今年開及二。愈多佳境蔗甘嘗。邗江近與曲江連。舊部謳歌政績賢。多少名花燦金帶。待公來預魏公筵。一邱一壑縱無奇。張子野家宜賦詩。謂張松屋司馬容園暫可停驂。比似小玲瓏館好。掃苔先慰鶴猿思。

童石塘郡丞

揚州耆舊如晨星。提倡風雅者絕無人。而鑒藏書畫之風。亦久闕寂。余初至邗江。鄒公眉觀察。錫晉告余城中收藏家。惟董石塘郡丞灑一人。屢約余同往其齋中。縱觀佳蹟。以早熱爛出門。遷延未果。既得快雨。於夏至日石塘偕謝默卿郡丞。淮。招同鄒公眉及吳江生太守葆晉鍾滄雲郡丞承露許小琴分司暨恭兒。集東園暢飲一日。石塘爲淮北監掣。默卿爲淮南監掣。兩官如驂之靳。石塘專好書畫。默卿專工詩詞。兩人之雅尚。亦巖宦中錚錚者也。是日余於歸輿中得一詩云。馬來三度入陳芳。余游東園至此凡三度矣。俯仰流光逝水忙。舊雨恰逢新雨快。忘年齊樂小年長。是日夏至盛墟寄廬容羈客。座客多勸余移寓此中避暑者。終惜浮家異故鄉。余福州小園亦名東園多少詩禪兼畫髓。深談尙擬座華堂。默卿官署隸儀徵。每數句。甫得來揚一次。而石塘寓廬。近在同城。此後讀畫評書。遂來往無虛日矣。是會默卿和韻詩。最爲蘊藉。附錄於此云。偶緣消息惜餘芳。又見新鶯乳燕忙。杖履重陪人愈健。園亭三到日方長。漫言貢市通殊域。應念林泉阻樂鄉。公家福州以英夷通市不得安其居淮家松滋亦有三國時陸抗所築樂鄉城也。幸得羣公同話舊。不須瑤草贈青堂。

陳頌南給諫

吾鄉陳頌南給諫慶鋪。以一疏劾三貴人。九重爲之動容。天下想望風采。旋以事左遷。解組歸里。舟過揚州。余與君初未覲面。忽得把臂暢談。如舊相識。快不可言。翼日。羅茗香設饌。招同黃右原劉孟瞻文淇楊季子亮暨恭兒。同飲於天甯門外之玉清宮。一時名流。不期而會。洵勝緣也。玉清宮之右。卽史閣部祠。飯後。復偕同人入祠謁墓。憶余往返揚州。凡二十餘度。不知梅花嶺在何處。耿耿不釋者。垂五十年。至是始獲伸瞻仰之情。深以爲幸。其時實由給諫開之。此會可不朽矣。是日右原有詩。余亦口占二截句紀之云。天主教主客畫圖開。名士名臣雜沓來。媿我耆衰無所似。呼兒但覆掌中杯。五十年來一瓣香。梅花嶺路耿難忘。欲題楹柱無椽筆。拱手文山與武鄉。同人屬余撰楹聯。余謝不敏。蓋堂中先有嚴問樵保庸一聯。以文信國武鄉侯相比。聯語見下本第十一卷殆無人不爲問筆矣。余在浦城。卽

開給諫抗疏。劾前揚威將軍諸人。不應起用等因。得旨嘉獎。中外嘖嘖傳播。以爲美談。實未見其疏稿也。既相遇於揚州。乃得索閱原疏。因卽錄於左。庶使讀者廉頑起懦。各有同心焉。其詞曰。臣某奏爲刑賞失措。無以服民。竭滯愚忱。仰祈 聖鑒事。竊惟行政之要。莫大於刑賞。刑賞之權。操之於上。而喻之於下。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學論平天下之道。在於絜矩。矩者何。民之好惡是也。民何好何惡。好賢而惡不善耳。倘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其端不過優柔寡斷。而後遂貽害於國家。經意深微。不可不察也。逆夷滋事以來。自總督將軍。以至州縣丞倅。禽駭獸奔。紛紛藉藉。惟知船礮之足驚。誰復典刑之是懼。去年秋後。夷船退出大江。烽煙稍盡。我 皇上赫然震怒於失律之罪。法有難寬。始 命沿海置臣。將一切敗將逃官。詳查確覆。交部治罪。於是最辱國之靖逆將軍奕山。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兩江總督牛鑑。浙江提督余步雲。後先就逮部。臣按律例擬斬候。余步雲情節較重。卽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法。凡有血氣之倫。莫不拊掌稱快。僉謂國法前雖未伸於琦善。今猶伸於余步雲。而今而後。前車之鑒。凜然誰復首蹈必然之誅。而不求生於一戰哉。乃二十六日卽奉 上諭。起用琦善爲葉爾羌幫辦大臣。邸報閩傳。人情震駭。而徐徐解曰。古聖王之待罪人也。有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之法。今之琦善。毋乃類是。未幾。且以三品頂戴爲熱河都統矣。旋且用奕經爲葉爾羌幫辦大臣。文蔚爲古城領隊大臣矣。夫逆夷之敢於猖獗。沿海兵將之敢於逃竄。馴至今日。海水羣飛。鯨鯢跋浪。逞其所欲。莫敢誰何者。實由琦善于逆夷入寇之始。首示以弱。惰我軍心。助彼毒箠。令海內糜爛。至於此極。卽罷斥琦善。終身不齒。猶恐不足以作士氣而繫民心。何況繫帶再加。脫俘囚而薰沐之乎。至奕經之罪。雖較之琦善少減。文蔚之罪。較之奕經又可少減。然我 皇上命將出師。若何慎重。奕經乃夜郎自大。深居簡出。屯兵半載。並未身歷行間。騁其虛僞之氣。志盈意滿。期於一鼓而復三城。卒之機事不密。貽笑敵人。殺將覆軍。一敗不振。此不待別科。其騷擾供億。招權納賄之事。而罪已不勝誅矣。臣亦知奕經爲 天潢貴冑。我 皇上篤念親親。必不忍遽加顯戮。竊意卽幸邀寬典。亦應罔禁終身。銷除冊檔。以無貽 宗室之羞。豈圖收禁未及三月。輒已棄瑕

錄用。且此數人者。我 皇上特未知其見惡於民之深耳。倘俯采輿論。誰不切齒於琦善。而以為罪魁。誰不疾首於奕經奕山文蔚牛鑑諸人。而以為投畀之不容緩。直道猶存。公論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側聞琦善意侈體汰。跋扈如常。葉爾羌之行。本屬快快。今果未及出關。即蒙 召還為熱河都統。密邇神機。有識無識之徒。無不撫膺太息。以為我 皇上需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萬一有事。則焚惑宸聰者。必仍係此人。履霜堅冰。深足懼也。叩者。御武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題。凡百臣工。能無惕息。而今茲刑賞若此。臣之愚昧。未審 皇上所謂阿者何人。所謂即墨者何人。假如 聖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卽墨為阿。以阿為卽墨。將無譽者毀者。有以淆亂是非耶。所望 皇上力奮天威。收還成命。體大學絜矩之旨。鑒盈庭毀譽之真。國法稍伸。輿情可慰。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沈鼎甫侍郎

嘉慶壬戌春榜。同余成進士者。凡二百五十餘人。今官於朝者。惟卓海帆閣老一人。此外龔李思尚書。沈鼎甫侍郎。皆已引退。而尚未出京。其各直省生存者。則安徽朱蘭坡詩讀。浙江張靜軒通政。朱椿年邑侯。四川王六太守。福建林鑑塘編修及余。回憶四十五年來。落落晨星。今海內只此九人而已。今歲余薄游江浙。於杭州晤靜軒。於蘇州晤蘭坡。小住揚州。而鼎甫由京挈家來。忽得相見。尤堪驚喜。因留暢敘數日。並招同鄒公眉程柏華熊竹村。飲讌流連。各贈詩以紀。鼎甫少余三歲。而健談健飲。有余所不及者。余以舊刻師友集示之。離合之感。各為黯然。鼎甫屢掌文衡。余詢其門下士。最顯者何人。對曰。一為林少穆。一為陳頌南。皆君同鄉也。余曰。祇此兩人。已足為門牆之光。其餘不問可矣。鼎甫喜讀宋儒書。瀕行。余以名臣言行錄兩函贈之。以備舟中消遣。鼎甫喜之不勝。留詩為別云。海內稱詩伯。吾曹仰偉人。晨星同客路。舊雨見天真。誰砥中流柱。憑扶大雅輪。廿年離合緒。往事付前塵。開徑招三益。謂鄒公眉程察程柏華熊竹村兩世講。延賓話一尊。載披師友集。洞。性情原。北宋名賢彙。東萊史例存。兼承呂東萊大事記之贈讀書賴攻錯。感極欲忘言。

吳退旃尙書

吳退旃尙書。壬戌同年中至好也。自乙未年。在杭州城中一夕之談。遂成死別。今秋其靈輓過揚州。適余有海陵之遊。不獲登舟一哭。踰月。其孤昌照。以行狀來。讀之黯然以傷。余在京日。嘗與同年言退旃生平有四反。體極羸弱。而豪飲之氣。辭易萬夫。一也。不喜談文章。而屢司文枋。二也。家居極儉約。而推財濟物。毫無所吝。三也。試司空時以不諳工作爲歎。而督辦浙江海塘。將數十年未修之工。同時竣事。四也。其平生最得意者。道光己丑科。以光祿寺卿與朱詠齋李芝齡二同年。同日被命爲會試副考官。禮部凡題。請會試考官。光祿卿例不列銜。此數十年來異數也。行狀言體弱畏寒。冬必着皮衣五層。或言此瑣事。行狀中似不必及。余初亦以爲疑。後晤沈鼎甫。始知此事。實達天聽。屢承垂詢及之。則亦不可不載也。鼎甫又言退旃每嚴冬。必着夾褲棉褲皮褲三層。京中戲稱之爲三庫大臣。則聊資談柄可矣。

俞陶泉都轉

聞與兩淮離商。談歷任都轉之賢。以李稚軒爲第一。鄒公眉觀察曰。稚軒之清摯亮節。誠不可階。然有守而兼有爲者。終推平羅俞陶泉德淵一人而已。憶陶文毅公整理淮離之始。都轉屢不得其人。手書令余切實舉薦。余卽以陶泉應。蓋陶泉令長洲。守蘇州。實心實政。皆余所目擊心儀者也。時陶泉方守金陵。聞信力辭。文毅以余手書示之。陶泉語塞。聞陶泉初到揚時。運庫並無餘積。次年遂有二百萬之儲。此席擁東南財賦之雄。冠蓋往來。每多舛望。謗議叢興。自陶泉蒞任後。改絃更張。洗手奉職。而寡多益寡。稱物平施。亦無不各得分願者。惜其用心太苦。精力驟衰。位不稱才。年不副德。論者傷之。余在蘭州藩署。忽接陶泉之計。爲之涕如縷縻。適其孤以急信。懇余轉遞平羅。余手揮一聯寄輓之云。殫心力以報所知。一代長才出甘隴。處脂膏而不自潤。千秋遺愛滿邗江。素聞耦賀庾督部言陶泉無所不

知。無所不能。不謂邊陲乃有此人物。又言陶泉若長筦淮巖。可稱得人。惜地方止少一好手耳。此聯正穩括其意。今年在揚州。聞公眉觀察亦有一聯云。敬以持己。恕以接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生不交利。死不屬子。九京可作。舍公其誰與歸。出語本諸子。對語本檀弓。則真足以傳陶泉矣。

陳玉方侍御

陳敦之郡丞延鳳。前侍御玉方先生之子。文采書名。克繼前武。而才氣通達。則有跨竈之稱。不似侍御之古執也。相傳侍御在刑曹時。一日司廳門外。車夫喧闐。究主名者。咸指是江西陳老爺所役使。拘至堂中。交待御自行處置。侍御熟視半晌。曰。此人我所不識。車夫曰。小人伺候主人多年。何不識也。侍御不得已。令轉其背。視之。曰。誠然一時傳爲笑柄。

按名臣言行錄中。載魏國王文正公宅中。有控馬卒歲滿辭去。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其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乃省耳。然則今之玉方先生。亦暗合古名臣風味。未可厚非矣。

莊虞山總戎

武臣以不惜死爲要義。言語小節。在所輕也。余同鄉莊虞山總戎芳巖。曾爲京口參將。有遺愛。余今年過鎮江。尚有詢其近况。及聞總戎已物故。並有含涕吁嗟者。武員之得民心如此。憶任參將時。與余同官。值入。覲回。告余曰。我此行。幾誤事。入見時。上問汝自江南來時。可見過蔣攸銛。我曰。沒有。三問三如前。上變色曰。汝太糊塗。豈有江南武官來京。而不向江南總督辭行者乎。我急對曰。有。有。上容稍霽。數語畢。卽出。而渾身汗透矣。余詰其故。莊曰。我只曉得江南總督或蔣中堂。他從來沒有名帖拜我。我又未嘗請他寫過一聯一扇。那知甚麼蔣攸先。蔣攸後乎。余笑曰。此是君之疏失。然無礙於理。主上寬仁。斷不汝罪也。莊領之。未幾卽陞廣東總戎去。余初次引疾旋里。時盧敏肅公

正爲兩廣總督。一日見莊曰。汝識梁茝鄰否。曰同鄉舊好也。盧曰。茝鄰近作神仙。汝知之乎。莊大驚曰。作何處神仙。盧笑曰。已引疾歸田矣。莊始悟。此亦總戎回閩時。向余面述者。記得乾隆間。有南省某總戎入覲者。時值南河漫口奏至。上問汝過清江浦時。情形若何。對曰。浩浩懷山襄陵。上首肯曰。然則百姓光景如何。對曰。百姓如喪考妣。上斥出之。翼日。卽有嗣後凡武臣引對。不准通文之諭。此則無理取鬧矣。

按宋臣高瓊。嘗從宋主幸澶淵。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登北城。百姓如喪考妣。上乃幸北城。虜退後。命竊筆戲瓊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語載名臣言行錄。古今人事暗合。有如此者。

翰林院緣起

我朝天聰三年。始設文館於盛京。十年。改文館爲內三院。一曰內國史院。掌記注詔令編纂史書。及撰擬諸表章之屬。一曰內祕書院。掌撰外國往來書狀。及敕諭祭文之屬。一曰內宏文院。掌注釋歷代行事善惡勸講。御前侍講。皇子蒞教諸親王之屬。各設大學士掌之。順治二年。以翰林院官分隸內三院。稱內翰林。國史院。內翰林祕書院。內翰林宏文院。十五年。改內三院爲內閣。十八年。復改內閣爲內三院。裁翰林院。康熙九年。仍改內閣。另設翰林院。至今用之。

大學士緣起

順治初年。設滿漢大學士。不備官兼各部尙書銜。十五年。定以大學士分兼殿閣。稱中和殿大學士。保和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雍正七年。以禮部尙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秦。年近八旬。精力尙健。特加恩授爲額外大學士。蓋卽今之協辦大學士也。乾隆十三年。諭曰。大清會典。開載內閣滿漢大學士員缺無定。出自簡任等語。本朝由內三院改設內閣。大學士未有定數。自是官不必備。唯其人之意。而康熙年間。滿漢大學士。率用四員。至

雍正年間以來。多用至六員。更或增置一二人協辦。朕思內閣居六卿之首。滿漢大學士。應有定員。方合體制。嗣後著定爲滿漢各二員。其協辦。滿漢或一員。或二員。因人酌派。又大學士官銜。仍兼殿閣。會典所載中和保和文華武英四殿。文淵東閣二閣。未爲劃一。其中和殿名。從未有用者。即不必開載。著增入體仁閣名。則三殿三閣。較爲整齊。再大學士缺出。定例請旨開列。亦有遲至一月後。始行請旨者。朕思大學士職司贊襄。如其宣力有年。遇有告休病故。不忍遽行開缺。應俟至一月以後。乃國家眷念舊臣。加恩輔導之意。若緣事降革。則機務重地。未容久曠。自應卽行開列。不必請旨。又五十八年。諭以大學士職居正一品。無庸復兼從一品之書虛銜。皆載在會典。永著爲例。

學士緣起

今人率稱中書爲舍人。其實古之中書舍人。曾於今之中書遠甚。國初自大學士以下。又設滿漢學士。及侍讀學士。順治十六年。裁滿漢學士。其滿洲侍讀學士以下。俱改爲中書舍人。照現在品級。加卿寺銜。則亦非今中書所得比也。十八年。始仍設學士。及侍讀學士。康熙十年。始定滿漢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謚法

定例一品官以上。應否予謚。請旨定奪。二品以下無謚。其有予謚者。係奉特旨。或效職勤勞。或沒身行陣。或以文學。或以武功。均得邀逾格茂典。而乾隆十七年。韓襄以工制義。追謚文懿。三十年。王士禛以工詩。追謚文簡。尤爲稽古殊榮。

追謚

有因其子孫奏請而追謚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西安副都統阿魯疏奏。臣父濟世哈因軍前効力。擢

用至正紅旗都統刑部尙書三等男。於康熙元年八月內病故。未蒙諡典。伏乞 皇上加恩賜諡。允之。得諡勇壯。此尤爲 盛朝曠典。此後未有踵而行之者。

奪諡

有生前得諡。而身後削奪者。和碩端重親王博洛。於順治九年三月得諡定。十六年十月。追降貝勒奪諡。又禮部侍郎加尙書銜沈德潛。於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得諡文愨。四年三月奪諡。又雲貴總督卞三元。於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得諡恪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奪諡。以勸忠勵績之事。仍嚴黜陟。予奪之權。亦視其人之自取而已。

諡文

凡由詞臣出身者。諡法例。准以文字冠首。惟乾隆二十一年。兵部尙書參贊大臣鄂容安。以陣前捐軀請諡。內閣撰文剛文烈二諡。奏進。上去兩文字。賜諡剛烈。此異數也。又雍正七年。賜吏部侍郎署直隸總督贈禮部尙書何世璠諡端簡。何亦詞臣。而不用文字。莫詳其故。詢之館閣老輩。亦不能答。

諡文正

凡臣工諡法。古以文正爲最榮。今人亦踵其說。而不知所自始。按梁溪漫志云。諡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得此諡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劬王太尉且皆諡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諡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諡不易得如此。此宋人之說也。野獲編云。劉瑾欲中傷楊邃庵一清。李西涯東陽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篤。楊慰之曰。國朝以來。文臣無有諡文正者。如有不諱。請以諡公。西涯頓首稱謝。卒後。果諡文正。有人改宋人譏京鏗詩云。文正從來諡范王。如今文正却難當。大風吹上梧桐樹。自有傍

人說短長。此明人之說也。及恭考 我朝鴻稱冊中所載羣臣得用之諡。以忠爲第一字。晚誠翊贊曰忠危身奉上曰忠而文爲第五字。道德博聞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勤學好問曰文繼民爵位曰文正爲第四十一字。守道不移曰正心無偏曲曰正則竟以文正爲佳諡之首稱。亦似無所據矣。

按普太康中。范子安平東吳時臨海太守。後謝病還家。屢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諡文正先生。此蓋諡文正之最先者。見錢塘先賢傳讚。我朝之得諡文正者。百餘年來。亦不過數人。如雒州之湯。諸城之劉。大興之朱。皆足媲美前修。道光以來。則惟歛縣曹太傅而已。相傳吾閩安溪李公。初擬諡文正。後以在學政任內奪情事。改諡文貞。則信乎此諡之難能而可貴也。

封爵

文獻通考。極言封建之不可行。自是通論。顧封建之法不可行。而封爵之制不可廢。我朝折衷成法。封而不建。實萬世不明之良規。惟今人遇公侯伯。輒稱爲五等之封。此但沿前古之稱。而於我朝封爵之制。實未之考也。成周以來。列爵惟五。秦漢時爵二十級。並非世職。其世襲者。祇有侯爵。分縣侯鄉侯亭侯三等。惟唐宋悉依周制。我朝則公侯伯之下。並未立子男之爵。而別立五等之世職。則其爲八等。彼時尚未定漢文之名。乾隆元年。始秦准以精奇尼哈番爲子職。阿思哈尼哈番爲男職。各分三等。以阿達哈哈番爲輕車都尉。亦各分三等。拜他拉布勒哈番爲騎都尉。拖沙喇哈番爲雲騎尉。凡公侯伯。無論一二三等。俱列超品。一二三等子爲正一品。一二三等男爲正二品。一二三等輕車都尉爲正三品。騎都尉爲正四品。雲騎尉爲正五品。恩騎尉爲正六品。

武階

本朝官制。文職以大學士爲第一官。以光祿大夫爲第一階。此士大夫所熟知。而詢以武職。率多茫然。前明郎仁寶七修類稿首卷。備載當時文官品級階資。而不及武官。非必重文而輕武。亦由聞見所習然。

耳。謹按我朝八旗武職。以領侍衛內大臣爲第一品。內大臣步軍統領。各旗都統。各省駐防將軍。都統。爲從一品。綠營武職。無正一品。以各省提督爲從一品。其武職封階。舊例正從一品。俱封榮祿大夫。正二品至從五品。俱封將軍。後移榮祿大夫爲文職。從一品之封。改封武職。正一品爲建威大夫。從一品爲振威大夫。乾隆五十一年。復改定正一品爲建威將軍。從一品封振威將軍。正二品封武顯將軍。從二品封武功將軍。三四品俱封都尉。五六品俱封騎尉。八九品俱封校尉。又定公侯伯並封建威將軍。余官江南時。總督爲任城孫寄圃先生。將軍爲普恭。普盛氣凌人。每與總督爭儀注。常以將軍職分較大爲言。孫亦怡然聽之。謹按乾隆二十七年定例。總督未加銜者。將軍銜大。班次在總督前。若加銜者。其班次即當照銜序定。此例尙在將軍未改從一品之前。此普所不知也。但舊例各省駐防將軍。本列正二品。乾隆三十二年。因總督係從一品。將軍亦當爲從一品。使外任文武統率大員品制相當。奏准改將軍爲從一品。則將軍並不能大於總督。此則普所宜知也。無何寄圃先生晉揆席。笑謂普曰。大學士班次。想不在將軍之後乎。普爲爽然。

綠營武階

國初綠營提督總兵。帶有左都督右都督銜者正一品。帶都督同知銜者從一品。帶都督僉事都督事銜者正三品。至乾隆十八年。省去都督等銜。始定提督爲從一品。總兵爲正二品。游擊初制正三品。後改從三品。都司初亦正三品。後改從三品。今改正四品。守備初列正四品。後改正五品。河營守備。初照千總品級。後定爲從五品。守禦所千總。初列正五品。後陞爲從四品。今改從五品。衛千總初列從五品。今改從六品。其七品以下。舊制未設官階。其經制外委千總經制外委把總。及額外外委。亦向無品級。於乾隆五十一年。定以經制外委千總爲正八品。經制外委把總爲正九品。額外外委爲從九品。合計綠營武職。一品無正。七八品無從。實共十四階。與文職稍殊。

武職回避

武職有與文職異者二事。文職皆回避本省。武職則於乾隆十二年。議定副將參將。無論水師陸路。均回避本省。遊擊都司守備。准於五百里外。及隔府別府營補。至千總末屬微員。發往他省。不免俯仰拮据之慮。仍留本省題補。不必回避。又河營參將員缺。如果無籍隸他省。熟諳河務之人。亦准於本省人員內。保題補用。又議准水師與陸路不同。若必盡用他省之人。恐一時不能熟練情形。轉與水師無益。嗣後水師副將。毋庸回避本省。又文職遇丁憂。無論大小。皆令離任。而武職初制。則凡遇親喪者。皆令在任守制二十七月。照常供職。不准回籍。康熙間定副將以上。皆准回籍終喪。參將以下。皆在任守制。其遇軍機調遣者。不在此例。凡有親喪名官。二十七之內。遇朝賀祭祀一應慶典。免其行禮。未滿服制之前。停其陞轉。

傘蓋

大清律例。載職官傘蓋。一品二品銀葫蘆杏黃羅表紅裏。三品四品紅葫蘆杏黃羅表紅裏。以上皆三簷。五品紅葫蘆藍羅表紅裏。六品以下。八品以上。惟用藍絹。皆重簷。庶民不得用羅絹涼傘。許用油紙雨傘。又禮部則例。戴總督以下至知府。用杏黃繖。府佐貳以下至縣丞教官。用藍繖。其雜職以下無繖。又武官自提督以下至都司。用杏黃繖。守備不用。蕭靜迴避牌。餘視都司。今文官府佐貳皆用紅繖。武官千總亦然。不自知其僭矣。

世職

向來八旗世職。於襲次應完之後。有賞給恩騎尉。承襲罔替之例。而綠營世職則無之。乾隆三十二年。因吾鄉海澄公黃芳度合門殉節。曾准襲公爵十二次。念其忠藎。准照八旗之例。於襲次完後。仍賞給恩騎尉。世襲罔替。同時如將軍張勇趙良棟王進寶。提督孫思克陳福豆斌。總兵高大喜等。皆照此推恩。嗣又覆查得殉節陣亡之張國彥等十七員。軍功較著之惠應詔等十四員。亦一體加恩。此後綠

營武職。始有承襲罔替之例。

鼓譟

道光三年冬。南河中軍副將裴安邦。操鍊兵丁。過於嚴刻。不服而譁。其聲徹於帥署。裴因以鼓譟稟請究辦。將成大獄。大拂河帥之意。齟齬者旬餘日。值制府孫公蒞浦。詢裴曰。是日演武場中。祇人語喧譁乎。抑有擊鼓者乎。裴曰。祇一片人聲。並無鼓聲。公笑曰。鼓者伐鼓淵淵。譟者人聲嘈雜。必兼之者。乃爲鼓譟。此殆非也。其獄頓息。河帥大喜。河上同官。皆嘖嘖稱孫公之明決。余以淮海道承問此獄。時河帥已病入膏肓。不忍再激其怒。遂亦將就了之。按會典中。載康熙十年。題准官弁給餉稽遲。伎扣暴虐。以致營兵譁譟者。革職。該管上司及提鎮。皆降一級調用。又河營兵譁譟。提督徇情不參。及參劾不實者。降二級調用。又若該管官唆使譁譟者。革職提問。是功令中祇有譁噪之目。並無鼓聲人聲之分。孫公亦因例議裴嚴。又河帥適病。因肝火易炎。權辭以解此獄。非遂可爲典要也。

武生武舉

文秀才稱生員。武秀才則祇稱武生。文科中式者稱舉人。武科則祇稱武舉。文稱鹿鳴宴。武稱鷹揚宴。人皆知之。文進士稱恩榮宴。而武進士稱會武宴。則罕有知者。又世俗稱武職。一級管一級。謂都司可根責守備。守備可根責千總。此無稽之談也。康熙三十八年。奏准武職上司。將所屬末弁。如有事故。並不揭參。任意笞辱者。罰俸一年。笞辱守備以上者。降二級調用。此亦武職所應知也。

虛銜

國家引年之典。有賞給虛銜者。卽古人所謂賜板也。魏書肅宗紀。熙平二年。詔京尹所統。百年以上。賜大郡板。九十以上。賜小郡板。亦有稱給板者。神龜元年。詔京畿百年以上。給大郡板。九十以上。給小郡

板。八十以上給大縣板。七十以上給小縣板。諸州百姓。百歲以上給小郡板。九十以上給上縣板。八十以上給中縣板。亦有稱板假者。孝靜紀天平二年。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歲以下各有差。亦有稱板贈者。吳悉達傳。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閭。板贈悉達父渤海太守。又有作板授者。武定八年。太公廟碑陰。所列板授鉅鹿太守。板授頓邱太守以下二十餘人。皆是。板與板字蓋通用。

仰

繆蓮仙曰。仰者。下瞻上。卑望尊之詞。如仰觀仰賴之類是也。今官文自上行下。多用仰字者。或謂前明往往以台輔重臣。謫居末秩。上官不敢輕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曰仰。不知君於臣。亦有用此者。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藥等物與希夷。仰所屬守令以安車軟輪迎先生。則仰字之爲下行。由來舊矣。

改元

宋代改元最多。其說最不一。鐵圍山叢談云。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者。蓋垂簾之際。患熙豐元祐之臣爲黨。故曰建中靖國。實兄弟爲繼。故踵太平興國之故事也。明年親政。則改元崇寧。崇寧者。崇熙寧也。崇寧至五年正月肆出。迺改明年爲大觀。大觀者。取易大觀在上。但美名也。大觀至四年夏五月肆出。因又改明年爲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義也。政和盡八年。時方士授漢武故事。謂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爲得天之紀。而漢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歲迺己酉朔旦冬至。眞得天之紀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時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當二十年。舉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爲重和元年。重和者。謂和之又和也。改號未幾。會左丞范致虛言犯北朝年號。蓋北先有重熙年號。時後主名禧。其國中因避重熙。凡稱重熙。則爲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遂改重和二年。爲宣和元年。宣和者。上自以常所處殿名其年。然實欲掩前誤也。自號宣和。人又謂一家有二日爲不祥。及方臘起。連陷二浙數郡。上意彌欲易之。獨難得美名。會寇甫平而

止。七年冬。遂內禪云。大抵名年。既不應襲用前代。又當是時多忌諱。以是爲難合。而古人已多穿冠徵兆。有自來矣。至仁廟初。始垂簾。儒臣迎合時事。年號天聖。爲二入聖明。道爲日月。故後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謂神宗哲宗以元符元豐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謂英廟治平不克久。凡十數義。或出於宦官女子之常談。皆不足據也。又王得臣塵史云。中書許冲元。嘗對客言熙寧末年。神宗欲改元。近臣擬美成豐亨二名以進。上指美成曰。羊大帶戈。不可用。又指亨字曰。爲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云。

永嘉

錢竹汀先生養新錄。載史繩祖學齋估畢記。淳熙二年。邛州蒲江縣。上乘院僧築殿。闢地得古甕。其封石作兩闕狀。有文云。永嘉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縣安定里公乘校官孫王幽字珍儒。凡二十九字。繩祖之大父勤齋先生子墜跋云。永嘉之號。不見於史。按冲帝卽位。改元。史傳相承。以爲永嘉。嘉之與嘉。文字易混亂。一年而改。見於他文者幾希。非此刻出於今日。孰知漢冲帝永嘉之應爲永嘉乎。

按此竹汀先生所錄如此。然又安知非上乘院古甕石之偶訛其字乎。存此以廣異聞可矣。

保大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太祖受命。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豈非威靈一作稜將及。而符讖先著邪。又劉賁父詩話云。太祖欲改元。須古來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爲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有宮人入掖庭者。太祖因閱其鏡奩。背有乾德四年。大驚曰。安得四年所製乎。宰相不能對。陶穀竇儀奏對曰。蜀少主曾有此號。太祖歎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然二公亦不知輔公祐已有此號矣。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唐咸亨初。更號日本。以近日出而名也。其國有官名關白者。猶云宰輔之職。代相更替。專國政。國習中華文字。而讀以倭音。俗尊佛。尙中國僧。敬祖先。得名花佳果。非敬僧。卽上祖墓。立法嚴。人無弔圖。有犯法者。事覺。卽自殺。氣候與江浙齊。產金磁器。漆器。金文紙。馬出薩喇馬者。良。薩喇馬。卽薩摩州也。其地山高水寒。刀最利。故倭人好以爲佩。所統屬國。北爲對馬島。與朝鮮接。南爲薩喇馬。與琉球接。對馬島與登州直。薩喇馬與溫台直。長崎與普陀東西對峙。水程四十更。廈門至長崎。北風由五島入。南風由天堂入。水程七十二更。海道以更計程。一晝夜爲十更云。其與中國貿易者。長崎島爲百貨所聚。商旅通焉。國尤饒銅。我朝經制鼓鑄。所資滇銅而外。兼市日本銅。謂之洋銅。安徽江蘇浙江江西等省。歲額市四百四十三萬餘斤。商辦銅斤。有倭照以爲憑信。攜帶綢緞絲斤糖藥等物。往日本市銅。分解各者。乾隆二十四年。禁止絲斤出洋。又兩廣總督請將綢緞絲絹一前併禁止。嗣據江蘇巡撫奏請仍許洋商酌量攜帶。每船皆有定額。非辦銅商船。不得援以爲例。從之。前明關白興師。蹂躪朝鮮。八道幾沒。後朝鮮內附。本朝。而侵陵始息。崇德四年。日本島主及對馬州太平守平義成致書朝鮮。脅取土產。朝鮮國王懼。以二書來告。然日本究不敢興兵。則震動天威之所致也。前明日本使者嗜哩嘛哈上表入貢。明太祖因詢其國風俗。奏答五言詩一首云。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芻清酒。金刀膾素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成春。帝惡其不恭。絕其貢獻。示欲征之意。考日本疆域。分八道三十六州。一百二十三郡。八十八浦。宜其不知漢大。而云國比中原國也。然其人多壽。就國王論。如神武天皇一百二十七歲。孝靈天皇一百十五歲。孝元天皇一百十七歲。昭孝天皇一百十八歲。孝昭天皇一百三十七歲。開化天皇一百十五歲。崇神天皇一百二十歲。垂仁天皇一百四十歲。景行天皇一百有六歲。成務天皇一百有七歲。神功天皇百歲。應神天皇仁德天皇俱百有十歲。雄略天皇百有四歲。降年之永。中土所希。所云人同上古人。蓋言雖大而非誇矣。

請鑄大錢

近日銀貴錢賤。官民交困。羣思補救之方。計惟有請鑄大錢。尙是通變宜民之一法。余前在廣西撫任。卽經切實上陳。爲戶部議格不行。復緣江蘇撫任引疾。得請附謝。恩摺內上陳。則留中未發。近聞京中臺諫。亦有請鑄大錢之摺。上曾向樞廷索取原摺呈覽。又聞此事已交各直省督撫悉心妥議。而迄未見有切實敷陳者。昨安徽王曉林中丞。植向吳紅生太守索余兩次疏稿。余以第二疏。卽係申明前疏未盡之意。且係留中之件。未便宣布。而第一疏已經部議。各省周知。因卽錄副與之。而索閱者愈多。遂鈔付手書如左。此應之。其詞云。竊謂今日銀價之貴。固由銀少。亦由錢多。錢非能真多也。由於私鑄之錢充斥。遂至銀錢兩不得其平。臣竊以爲今日變通之計。莫如籌錢之有餘。以補銀之不足。銀之產有限。銅之產無窮。考禹貢惟金三品。銅質與金銀並重。當王者貴。其貴賤之權。亦操之自上耳。上之權可以頃刻變人之貴賤。獨不可以頃刻變物之貴賤乎。古者泉刀之設。皆取資於銅。周時圓法。輕重銖兩。雖不可考。然觀其遺制。有徑尺者。有數寸者。可知當千當百。自有等差。而歷代值錢法之窮。因之有大錢之制。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也。現在江浙閩廣東南數省。習用洋錢。卽外國之大錢也。不過取其輕利。便於交易耳。今若鑄爲大錢。其利用卽與洋錢無異。與其用外國之大錢。何如用中國之大錢。惟利之所在。私鑄在所必防。然防大錢之私鑄。較之防小錢爲易。但須輪廓分明。刻畫工緻。磨洗潔淨。多用清漢文以經緯其間。品愈貴者其製愈精。則僞造者不難立辨。卽如今日洋錢。有洋鑄上鑄之分。民間一目了然。則大錢之官鑄私鑄。又何難瞭如指掌。且錢質精好。工本不輕。私鑄者無從獲利。卽可不禁而自止。然後將民間舊有私鑄之小錢。隨地設局收買。以備改鑄大鑄之用。其大錢之等差。或酌用當千當五十。及當百當五百當千。分爲五品。仍令與制錢相輔而行。查現在一錢之重。不過一錢二分。惟當十大錢。不必用十錢之銅。當百大錢。不必用百錢之銅。製造雖精。而工本不致過費。銅亦日見有餘。此法一行。將民間舊積之私錢。並外國所來之洋錢。皆當自廢。查新疆錢法。舊以

五十普兒爲一騰格。今定以百普兒爲一騰格。每騰格值銀一兩。卽合於古者當十之大錢。當日定制。似卽因銀少之故。迄今行之。並無格礙難通。則內地又何妨仿照辦理。臣愚昧之見。所論似駭聽聞。然於古有據。於今爲宜。誠使大錢之法一行。則天下之銅。皆將與銀同貴。可使旬日一月之間。財源驟裕。何慮而不出此。或謂大錢之行。後必有弊。此則全視乎行法之人。卽如捐例之開。亦孰敢保其無弊。應請 節下親信重臣。會同部臣博考舊章。從長計議。凡立法不能無弊。而理財全在用人。得其人則弊自輕而利自重。否則如廣東之六百萬銀。徒以資寇。而毫不見功。豈不重可惜哉。

請行鈔法

昨聞有請以人家赤金。濟銀之不足。並申金器首飾之禁者。尙未知部議如何。余謂銀雖不足。而金則如故。若並此而括索之。藏富於民之謂何。且今日之漏卮。病在通銀於夷。然其事未嘗不繁重難行。若變爲通金於夷。則簡便莫過於此。其勢將有莫之能禦者矣。於是又有以開礦爲生財之源者。又有以行貝爲助銀之用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無已。則不如請行鈔法之爲便。行大錢有利而不能無弊。行鈔法亦有利而不能無弊。而集事之易。鈔法較勝於大錢。憶余官京師時。聞蔡生甫學士以奏請行鈔鑄秩。嘗惜其不知 本朝故事。伏查 皇朝三通中。備載順治八年。曾造鈔十二萬有奇。至十八年。因國用充裕而止。學士不知考此。而但泛引明制於議實疏。然卽前明一便之說。未始不掣然有當於人心。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曰釐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無工匠之奸偷。八曰無盜賊之窺伺。九曰不用錢用鈔。則銅悉可以鑄軍器。十曰鈔法爲大錢。或變爲鈔法。實爲今日之急務。皆足以充財用而致富強。若長守而不變。則不但不能通。且恐不知所屆矣。近在江南。讀王亮生學博所撰錢弊芻言。至詳且確。謝默卿郡丞又穩括爲鈔貫說。至簡而明。皆可坐而言起而行者。成書具在。無庸贅述。惟近許辛木農部又著鈔幣論以闢之。則不過闢紆

勝巧於文字間。不得謂後起者勝矣。

開礦議

礦利之興古矣。周禮有廿人之職。卅卽礦也。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阿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卽後代廠稅之始。漢書地理志。言朱提山益州山皆出銀。後魏延昌中。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又恆州白登山有銀礦。唐貞觀初。侍御權萬紀奏。宜饒一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東漢劉承鈞國用日削。五台山僧繼容。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賴以足用。宋太宗至道末。天下歲入銀十四萬餘兩。眞宗天禧末。天下歲入銀八十八萬餘兩。神宗元豐初元。冶銀二十一萬餘兩。金世宗大定間。許民采銀。二十分取一爲稅。明洪武間。陝西商縣。有鳳凰山銀坑八所。福建尤溪縣。有銀屏山坑冶八所。浙江溫處等屬。有銀場。永樂間。福建浦城縣。有馬鞍等銀坑三所。貴州有葛溪銀場。雲南大理銀冶。萬曆間。歲有進礦稅銀三百餘萬兩。今人無不言開礦有害者。大都監於前明之用宦官監收礦稅耳。不知委用宦官。則凡事皆有害。何獨開礦。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大學士九卿讀禁開礦。上諭曰。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處置得宜。毋致生事。又乾隆四年。兩廣總督奏。英德縣銅坑鍊出銀。該縣洪礮礦。出銀過多。請封閉。上諭曰。銀亦天地間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煌煌聖諭。仁義並行。固不欲興利以擾民。亦未嘗閉地而塞利。嘉慶年間。英煦齋師亦嘗抗疏云。中國銀有日減無日增。安得不短絀。則莫如取諸礦廠。或官爲經理。或任富商經理。卽使官吏難保侵漁。富商或飽囊橐。總係取棄置之物。以濟生民之用。且可養贍窮民。雖聚集多人。而多人卽藉以謀生。未始無益。皆通達政體之言。非迂儒所能識。斯固籌國用者。所宜體察而施行也。

行員議

行貝之議。尤該聽聞。特齊民狃於目前。習而不察耳。今民間貴重之物。皆曰貨寶。貿易之事。皆曰買賣。其字無不從貝。可見古時通行之物。至今尚不能沒其名。攷織貝之貢。自夏時已然。儀輿之注貝。鄭氏注云。貝古以爲貨。桓寬鹽鐵論云。夏時以元貝。謂夏以貝爲幣也。漢書食貨志。大貝四寸八分以上。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么貝二寸四分以上。小貝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得爲朋。又分貝貨爲五品。大貝以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以二枚爲一朋。直五十。么貝以一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以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謂貨貝五品也。至秦始皇廢貝用錢。漢時猶錢貝並用。晉以後遂不行。至今竊謂物之貴賤。視乎人之所尚。若果行貝。則上以是令。下以是聽。卽與銀同。近人有用貝五美之說。其一曰遵聖讚。曰貝之爲物。載於聖經。今日用之。先民是程。二曰復古讚。曰貝之爲物。中古所寶。今日用之。行古之誼。三曰有文讚。曰銀曰紋銀。貝曰文貝。美在其中。采發於外。四曰無僞讚。曰鈔之難行。人爲易僞。貝出於水。實生於地。五曰便民讚。曰錢重銀輕。可以致遠。貝亦如銀。便於流轉。數語盡之矣。

嘆夷

嘆夷初至中國。未嘗不馴謹。自道光二十年以後。始遂漸驕肆。名爲恭順。實全無恭順之心。嘗與雲臺師談及往事。師深爲扼腕。曰。尙記得嘉慶二十二年。我爲甯廣總督時。首以嚴馭夷商洋商爲務。蓋洋商受嘆夷之利益。嘆夷卽仗洋商之庇護。因此愈加傲點不馴。我每遇事裁抑之。時嘆船在黃浦。與民人爭水。用鳥鎗擊死民人。我嚴飭洋商必得兇犯。方登船。而此犯卽拔刀自刎死。又嘩嘩晒國夷人。打死民婦。我立獲兇犯。照例絞決抵罪。道光初。嘆夷有護貨之兵船。在伶仃山。用鎗擊死小民二人。我飭洋商向嘆國大班勒取兇手。大班詭言。只能管貿易事務。兵船有兵頭。職分較大。我令不能行於彼。我旋飭傳諭兵頭。兵頭復詭稱。傷人亦有被民傷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詭詐。傳諭大班。如不獻出兇手。卽封船停止貿易。大班又稱實不能獻出兇手。無可如何。情願停貿易。時兵船已詭

避在外洋。將匝月。我持之益堅。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黃浦大船。稟稱無可如何。只好全幫回國。不做買賣。我發印諭言。爾願回。卽回。天朝並不重爾等貨稅。於是嘆國大貨船二十餘號。收拾篷桅。作爲出口之勢。仍上稟云。大人旣許回國。何以礮臺上又設兵礮。我又加印諭言。虎門礮台。本是終年常設。並非此時待爾等出口。欲加轟擊。且天朝示人以大公。豈有許爾等回國。復行追擊之事。於事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復又旋轉在外洋梭椅灣。停泊多時。而其兵船遂真遠遁矣。未幾大班又稟。兵船不知何時遠遁。我等實愧無能。大人如准入口貿易。固是恩典。否則亦只好回國等語。而洋商亦代爲稟求。並令大班寄稟回國。告知國王。下次貨船來粵。定將兇犯縛來。方准入口。否則不准。大班亦同此稟求。我始應允。直至三年春。始照舊開輪通貨。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關稅必由此大缺。且恐別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爲緩頰者。我一人力持。以謂國體爲重。貨稅爲輕。索兇理長。斷不可受其欺騙。並飭其以後兵船。不許復來。非是護貨。適以害貨等印諭。及四五年。貨船來粵。稟稱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國。委不知向何處逃散。無從尋獲。而四五年間。此種兵船。亦實不復至。我對衆曰。此所謂可欺以其方也。自我去粵後。兵船復來。門人盧厚山亦仿我此意行之。時有褒嘉之旨云。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尙合機宜。不失國體也。聞此後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而情事頗殊。爲之慨然而已。

鴉片

近日嘆夷就撫。而鴉片之禁漸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於是留心國計者。僉議請令各直省。普種罌粟花。使中原之鴉片益蕃。則外洋自無可居奇之貨。且罌粟漿之成鴉片。其毒究不如烏土白皮之甚。則吸烟者之害。亦不甚深。可以逐漸挽救。其用心可謂苦矣。其設想亦可謂周矣。然究非政體之所宜。卽陳奏亦恐難邀 俞允。愚謂爲今之計。則不如仍用前許青士太常所奏。甚可行也。按道光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一摺。奉 旨交廣東大吏。會同妥議。不知彼時。如何覆奏。未見施行。今節錄

原摺如左。以備採擇云。爲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請變通辦理事。竊照鴉片烟。本屬藥材。其性能提神。止洩辟瘴。見於李時珍本草綱目。本名阿芙蓉。惟吸食必應其時。謂之上癮。則廢時失業。莫此爲甚。甚者氣弱中乾。面灰齒黑。有明知其害。而不能自己者。誠不可不嚴加厲禁。以杜惡習也。查鴉片烟之品有三。一曰烏土。一曰白皮。一曰紅皮。皆英吉利屬國所出。乾隆以前。海關則例。列入藥材項下。每百觔稅銀三兩。其後遂入例禁。嘉慶初年。食鴉片者。罪以枷仗。今遞加至徒流絞候各重典。而食者愈多。幾遍天下。乾隆以前。鴉片入關稅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項。今以功令森嚴。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嘉慶年間。每歲約來數百箱。近竟多至二萬餘箱。烏土爲上。每箱約洋銀八百元。白皮次之。約洋銀六百元。紅皮又次之。約洋銀四百元。歲售銀一千數百萬元。以庫平紋銀七錢計算。歲耗銀數。總在一千萬兩以上。由是洋銀有出無入矣。夫以中國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日增月益。貽害將不可言。或有欲絕夷人之互市。爲拔本塞源之計。在中朝原不惜捐此百餘萬兩之稅銀。然西洋諸國。通市者千有餘年。販鴉片者。惟英吉利耳。乃因英吉利。而概絕諸國之互市。則瀕海數十萬衆。特通商爲生計者。將何以處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隨地可以擇島成塵。內洋商船。皆得轉致。又從何而絕之。比歲。夷船周歷閩浙江南山東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銷售鴉片。雖經各地方官隨時驅逐。然聞私售之數。亦已不少。是但絕粵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貨之不來。且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爲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道光元年。兩廣督臣阮元。曾嚴辦澳門屯戶葉恆澍夷商一案。繼任督臣盧坤。亦曾擊獲梁昌榮一案。起出烟泥一萬四千餘個。格殺生擒者。其數十人。並將密口匪徒姚九區寬等。籍產入官。查辦非不認真。而此害終不能戢。蓋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驚利。揆其鬼蜮伎倆。法令亦有時而窮。更有內外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鴉片爲名。乘機搶奪。良民受累不堪。此等流弊。皆起自嚴禁以後。究之食者鴉片。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者艾而食此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爲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例。准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後。只准以貨易

貨。不得用銀購買。夷人納稅之費輕於行賄。諒彼亦必樂從。洋銀應照紋銀。一體禁其出洋。有犯被獲者。鴉片銷燬。銀兩充公。至文武員弁士子兵丁。或効職趨公。或儲材待用。豈可聽其沾染惡習。至蹈廢時失業之愆。惟用法過嚴。轉恐互相容隱。如有官員士子兵丁私食者。應請立即斥革。免其罪名。寬之正所以嚴之也。該管上司。即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其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或疑弛禁。於政體有關。不知觴酒衽席。皆可戕生。附子烏頭。豈無毒性。從未聞有禁之者。且弛禁僅屬愚賤無事之流。若官員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數。似無傷於政體。而以貨易貨。每年可省中原千萬餘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復瞻顧遲回。徒循虛事。誠恐鴉片終難禁絕。必待日久民窮賤賤。而始轉計。則已悔不可追。謹以上聞。伏乞 密飭粵省督撫。及海關監督。確查以上各情節。如果屬實。速議變通辦理章程。以杜漏卮。而裕國計。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水雷

粵東近傳唎啞國夷官。創造水雷之法。遣善泗水者。潛至敵人船底。藉水激火。迅發如雷。雖極堅厚之船。罔不破碎。粵省洋商潘姓者。如法製造。凡九閱月而成。曾經將水雷器具二十副齎京。恭呈 御覽。於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奉 旨交直隸總督天津總兵會同演試。旋據覆奏。於九月在天津大沽海口。會同演試。用徑八寸長丈六杉木四層。紮成木筏。安於海面。墜定錨纜。將藥一百二十斤水雷。送至筏底。繫定引繩。拔塞後。待時四分許。轟然一聲。激起半空。將木筏擊散。碎木隨烟飛起。其海面水勢。亦圍圓激動。洶爲火攻利器云云。並募成水雷圖說。進 呈刊布。竊謂此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剏造。非洋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惟是大海茫茫。波濤洶湧。此器如何能恰到敵船之底。又恰能使敵船渾然罔覺。坐待轟擊。則皆非替儒淺識之所敢知矣。

藏考

歸田瑣記中。有說礮一條。頗中今日情弊。而礮之緣起。未之詳也。或以爲問。余乃捭拾所見各書。告之曰。礮字。俗作砲。潘安仁閒居賦。礮石雷駭。其最先見者矣。李注。礮石。今之拋石也。然說文無礮字。檐宇注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碰敵。是許氏以檐爲礮。唐書李密傳。以機發石。爲攻城礮。號將軍礮。自後人有火礮之製。俗遂從火作炮字。非也。火礮之用。始見於宋楊萬里海螭船賦序云。宋紹興三十一年。金兵欲濟江。虞允文伏舟七寶山。舟中發一霹靂。礮墜水中。硫磺得水。火自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霞。昧其人馬之目。金兵大敗。然此乃紙礮。用石灰以瞋目。非以礮子爲攻擊之具也。礮之用鐵。姓於金。名曰震天雷。以火礮攻城。始於元世祖得回回所獻新礮。以攻破襄陽。名曰襄陽礮。明永樂間。平交趾。始得神機鎗礮法。至嘉靖二年。佛郎機寇廣州。指揮柯榮禦之。賊敗遁。官軍獲其二舟。得其礮。卽名爲佛郎機。詳見明史紀。又兵志云。佛郎機礮式。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數百斤。礮之用銅。始見於此。至我朝天聰五年。始造紅衣大礮。名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崇德八年。又造神威大將軍礮。康熙十五年。又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康熙二十八年。又造武威永固大將軍礮。詳見皇朝禮器圖式。造火藥法。泔泔百金方中。所載頗詳。蓋硝磺炭三者。皆須研得極細。必擣至萬杵以外。愈多愈好。炭用柳條。以細如筆管者爲妙。必去皮去節。帶皮則烟多。有節者易炸也。製好後。必須放手心燃之。藥去而手心不覺熱者。方爲合式。余提兵上海時。蘇州局員來繳新製火藥。余嫌其未淨。令以手心試之。委員皆縮手不前。曰前繳藥時。皆不如是。余曰。此試火藥定法也。然則前此收藥之皆不如法可知矣。因礮回。令其再擣再繳。時以白紙鋪桌上試之。藥去而紙絕不燒。於是衆始歎服云。

天主教

湖北黃岡。吳德芝有天主教書事一篇。云。西洋國天主教。前未之有也。明季。其國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中國。人多信之。其術長於推步象緯。使之治歷。頗有奇驗。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燒鍊金

等。故不耕而衣食自裕。浸假蔓延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廟。曰天主堂。宏麗深邃。人不敢窺。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細民願歸之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者受之。名曰吸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兩。誘其門以赤。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刀錐鉤槊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每月初望。男女齊集堂中。閣門誦經。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裸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殮。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扁門行殮。殮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緝其項以入棺。或曰借殮事。以列死人睛。作鍊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爲此也。故死時不使聞知。若不聽其殮法者。謂之叛教。卽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民惑於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皆倖其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餽遺。有事則官長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言謂萬物主於天。而天主於大主。一概園壇方澤。光岳祀典。宗廟祖考。皆極其唾罵。而惟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無始以來。倘非有天主操持焉。則天久傾頽。地久翻覆矣。又言天主之神。則生於漢哀帝十四年。其說之狂悖如此。工繪畫。雖刻本亦奇絕。一幀中煙雲人物。備諸變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橫陳圖也。又能製物。爲僕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輒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康熙中。黃岡令劉公澤溥深惡之。議毀其廟。遂其人。胥吏有從其教者。懲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下檄。反責以多事。蓋錢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滿公上言其惡。朝廷納之。禮部議覆。奉旨西洋人除留京辦事人員外。其餘處直隸各省者。應通行各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查明果係精通天文。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効用。餘俱遣至澳門安插。其從前曾經內務府給有印票者。盡行查送內務府。銷燬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爲公所。凡誤入其教者。嚴爲禁諭。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衆誦經者。從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或容隱不報。如之三月。奉通檄盡逐其人。以其堂爲義學公所。百年在穢。一旦洗濯。因喜書其事云云。核此在雍正初。至今剛踰百年。而其欲復張。甚爲可恨。因錄舊事。以告夫當事主持者。

均賦

余藩牧吳中時。目擊田賦之重。曾有均田之議。旋以引疾歸里。未及上陳。附見其說於退庵隨筆中。蓋亦國初人有此議。曾見其書。而忘其姓氏。既而再四思之。此說究有難行。我朝一視同仁。究未便爲此挹彼注茲之請。而同輩中亦有竊笑其迂者。近讀梁紹壬秋雨庵隨筆。所載一條。較爲平允。臚陳原委。亦更詳明。因亟錄之以資決擇。其略曰。汝南之蘇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賦重於他處。人皆曰。此明太祖惡張士誠陳友諒。因而仇視其民也。而實不盡然。蓋其害實起於宋之官田。迨有明中葉。復攤絜官田重賦。併於民田。遂貽禍至今。攷官田民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輸租。民田納賦。輸租故額重。納賦故徵輕。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諸州。積水新退。田多曠業。當時在廷計利諸臣。獻議募民耕種。官自收租。謂之官田。厥後加以籍沒。蔡京王黼韓侂胄等。又充踰限三分之一之田。盡屬之官。而官田於是乎寢廣矣。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張氏竊據有吳。又併元妃嬪親王之產入焉。明祖滅張氏。其部下官屬田產徧於蘇松。明祖既怨張氏。又籍其田。並後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額定賦稅。正統時。巡撫周忱奏。請減官田額。又奏官田迨同民田起科。部議格不行。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請以官田重賦。攤絜於民田而均之。趙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坵。而稅額懸殊。故創并則之議。不知官田自當減賦。民田不可增賦。同時蘇松亦仿其議。奏請允行。自是官田之民盡去。而民田概加以重賦。我朝平定江南。以萬歷時額賦爲準。時已無復有官民之分。蓋官田雖減。猶未爲輕。民田既增。彌益其重。然則江右南昌袁瑞浮糧。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額未除。蘇松嘉湖浮糧。所以難遽蠲除者。以官田名額既去。均於民田之賦。竟指定爲正供。不復推求往時攤絜之故。韓世琦慕天顏先後披陳。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蘇州額徵銀三十萬兩。松江十五萬兩。乾隆二年。又除蘇州額徵銀二十萬兩。民力固可稍舒。然舊額太重。雖屢減。仍無益也。如有爲民請命者。誠能縷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則無此重賦。明不攤絜民田。則亦無此重賦。爲今之計。莫若均賦一法。請即以

蘇松隣壤。東接嘉湖。西連常鎮。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間年歲豐歉。雨暘旱溢。地方物產。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較常鎮賦額。則每畝淨加幾倍。宜查常鎮之額。按其最重者。定爲蘇松嘉湖之賦。則用以指陳入告。以普 朝廷惠愛東南氓庶之至意。則百世蒙其福矣。

斛制

今之官斛規制。口狹底闊。起於宋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彥言其式口狹底闊。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於世。至今沿之不改。蓋斛口小。則斛面或淺或滿。盈虧固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賈雖奸相。而此一物規制。固百世不可易也。

赦令

謝梅莊曰。自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其後孔明借赦。孟光責赦。而文中子乃甚其詞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夫赦者。先王仁政之一。蓋愚民常創懲之後。未必無悔悟之心。而人主除已往之愆。亦與民更始之義。但當以數爲戒。不必以無爲美也。秦皇兩世不聞有赦。唐德宗之季。十年不赦。而陸宣公陽道州皆死於貶所。此三主者。刑可嘗平哉。

科目

近日捐輸之例。層見疊出。無識者流。乃竊竊憂之。以爲此風不止。必有礙於科目。且恐將來廢科目之說。或由此而開。則斷斷不然。捐輸自捐輸。科目自科目。不能舉一廢一。且恐轉瞬卽有停捐輸之日。而終古必無廢科目之虞。客不聞乾隆初有廢科目之疏乎。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疏云。科舉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積弊已深。僥倖日衆。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卽其居官所當爲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適於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旁行輾轉抄襲。廢辭詭說。蔓衍支離。

以爲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擬題。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止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爲之而有餘。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預擬而得。答策就題敷衍。無所發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於心術之邪正。今之僥倖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選拔眞才實學之道云云。奉旨飭議。時鄂文端公爲首相。力持駁云。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文。三代尙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治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毀譽出於一人之口。至於賢愚不辨。閥閥相高。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科舉之弊。詩賦則祇尙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舉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當官少稱職吏者是也。時文之弊。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蘇軾有言。觀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專務循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爲空言勸襲。而無所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夫凡官之於口。筆之於書者。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文爲然。且夫時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之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未可一概皆毀也。蓋時文所論。習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爲無用。不知明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等。以及國初諸名人。皆寢食經書。冥搜幽討。彈智畢精。始於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治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模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爲文。雖曰小校。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於其中。至於奸邪之人迂儒之士。本於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爲時藝咎。若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着作法之涼。不已過乎。卽經義表判策論等。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積習相

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專心肄習。誠有如舒赫德所云。數月爲之而有餘者。今若著處爲令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爲益匪淺。表判策論。皆加覈實。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爲表。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爲判。必有論古之識。斷古之才。而後可以爲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爲策。凡此諸科。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以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實用。何一不可見之於施爲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將治宮室。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結身不齒。毋乃徒爲紛擾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與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與廉則必有惡衣菲食。敝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爲僞。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虛名。以干進取。及乎蒞官之後。盡反所爲。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令所見行表者。賦頌之流。卽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口問經義。普通疏文。如古所爲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資習。而於文義多致兩瞞。其餘若三傳各史科名法書學算崇文弘文生等。或駁雜無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爲得也。我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諭旨。纖悉畢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習。杜絕僥倖。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無俟更張定制爲也。舒赫德所奏。應毋庸議。奏上。奉旨依議。科目之不廢者。鄂文端公之力也。

冗員

道光十二三年中。各直省皆奉勅裁汰冗員。直隸省自通判以下。共裁去二千餘員。廣東省裁廉州府同知。肇慶府通判。高廉兩府司獄。南海番禺兩縣河泊所大使。長甯始興兩縣訓導。江南省裁江蘇華亭縣主簿一缺。所司水利。改歸縣丞兼管。鎮江府照磨一缺。所司稽查渡江救生船事。改歸鎮江府知

府兼管。金壇縣湖溪巡檢。無巡防之實。江甯府照磨。無專管事宜。揚州府檢校。無專司之事。均裁去。所有稽查邗溝閘座。督天啓閉事宜。改歸揚州府經歷兼管。陝甘省裁丞倅守官五員。江西省裁建昌府水利通判一缺。九江府督糧通判一缺。又撫州袁州九江三府府磨。又武甯縣高坪司巡檢。新淦縣糧山司巡檢。德興縣白河司巡檢三缺。又雲貴省奏。錦屏縣幅員偏小。所有知縣典史訓導。俱著裁汰。地丁錢糧。就近改歸開泰縣管理。惟錦屏地方。民苗雜處。未便乏員。著改設錦屏縣丞一員。仍歸開泰縣管轄。又裁磬石司巡檢一缺。又南河裁丹徒縣丞。儀徵縣閘官。如皋縣縣丞。興化縣縣丞。又雲南裁曲靖府同知。劍州所屬彌沙井鹽大使。并曲靖永昌大理三照司獄。順甯府知事。又浙江裁紹興府北塘通判。衢州府糧捕通判。杭州府屬之城北務。錢塘縣屬之西溪務。湖州紹興二府司獄。甯波府屬象山趙畧巡檢。嚴州府屬建德縣縣丞。又長蘆裁蘆東滄州運判一缺。歸并天津運同。膠萊運判一缺。歸并濱樂運同。興國場大使一缺。歸豐財場兼管。又登寧場大使一缺。信陽場大使一缺。並著鄰境壽樂場兼管。又湖南裁岳州同知一缺。永順常德兩府通判二缺。郴州道州州判二缺。巡檢七缺。訓導六缺。又福建裁縣丞二缺。司獄六缺。巡檢九缺。皆雜見邸報中。所裁已不爲少。然此外尙有不實不盡者。惟在各督撫大吏隨時察看辦理。亦揜節之一端。聖經所謂生財大道。食之者寡。不得謂非當時之急務也。

鄭謙止之獄

吾鄉黃石齋先生以疏救鄭鄴事下獄。禍幾不測。而鮮有能詳其始末者。惟長洲沈歸愚先生曾論之云。前明鄭謙止鄴。以非辜而被極刑。余初未知其詳。見雜說所載。謂鄴母吳姓酷劣。殺婢者屢。鄭因假亂仙語。令其父杖之。及讀鄴前後對簿獄詞。司馬馮英識語。與宮詹黃石齋。及鄴父鄭振先揭。而後知雜說爲僞傳。殺鄴者。始終溫體仁一人也。鄴初入翰林時。見文震孟指斥魏忠賢疏。留中不發。因上書極言留中之弊。始勒歸。繼削籍家居。十有四年。思陵詔復官。始入都。謁首輔溫體仁。體仁問。南方清議若何。鄴謂。人云國家需才。而廟堂未見用才。體仁謂。非不用才。天下無才可用。鄴謂用人則才出。

不用人則才伏。方今防邊。蕩寇最急。能如蕭相國之識韓淮陰。宗留守之識岳武穆。何患不能成功。體仁陽謝之。意彼鋒鋸如刃。必糾彈我。動搖我相位。陰思有以翦除之。甫一月。以感父被剝迫父杖母糾鄆。得旨。下部嚴鞫。夫人必選懷無識。禍福繫心。而後可惑於二氏之說。鄆父拔先。後儀曹時。見中堂宰執。互相聯結。以中朝第一權奸劾沈貫一。幾蹈不測。中心不悔。則卓然有守可知矣。何所疑惑而披荆爲伴乎。鄆母吳。以禮教自律。儀曹貶官。萬里相隨。恬然自樂。胡爲有杖妻之事。又鄆以建言被謫。鄆母喜見顏色。曰。蘇文忠母云。兒爲范滂。吾胡獨不能爲范滂母。吾今始可云有子矣。鄆何憾於母。而迫父杖之。宜度鞫而無罪可入也。體仁於是落司寇馮英職。移獄於鎮撫司。先是韓不俠從學於鄆。交最厚。不俠女二歲。與鄆次子結三歲締婚。後不俠夫妻歿。女歸爲養媳。一載病死。時年一十二歲。此族黨周知者。至是體仁以厚貲屬奸人許讖。誣以奸媳致死。體仁更糾嚴刑。終不得實。體仁時以彈劾者衆。帝亦心動。放歸。然猶必欲殺鄆。屬議與陸完學。編造穢褻歌詞。使闍寺上聞。上旣聞而怒。不可回矣。崇禎己卯八月。乃磔死。前一月。鄆猶成尙書講義。訂正蘇文忠年譜。鬻子二十餘則。黃石齋先生謂正直而遭顯戮。文士而蒙惡聲。古今無甚於此者。越五年甲申。明亡。按鄆死固冤。然禍止及一家。而思陵之亡國。實由體仁。以體仁陰賊險狠。爲孤子納宦官。窺伺上意。冀翻逆案。斥逐正人。使有體有用之士。無一立於君側。而後其心始快焉。由是斷喪國脈。至於魚爛瓦解而不能救。則體仁實爲魏藻德馬士英阮大誠之先聲。而思陵轉以爲忠。宜其國之亡也。因論鄭鄆之獄而推論及之。鄆將死時。語其二子。謂世間殺人者莫如才。吾身自殺者莫如口。知口之爲禍而卒致禍也。此才人氣盛而不能自抑也。彌衡以口得罪於曹操。以才見殺於黃祖。何獨不然。書此并爲尙口抱才者誡。吾鄉徐時作曰。此論面面俱到。然尙有未盡之義。易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觀其人之友。而其人可知。溫體仁所交者。劉志選曹欽程周延儒薛國光之徒也。鄭謙止所交者。吳中則文文肅震孟。漳浦則黃石齋道周。上虞則倪文正元璐。山陰則劉念臺宗周諸公也。君子小人。若冰炭黑白之分矣。使謙止果有誠行。文肅文正念臺。肯爲之哭泣於身後。石齋肯爲之辨冤於生前。幾至自罹其禍哉。前文未及。因漫識之。

姚明山之誣

古近名士褒貶人物。筆之於書。彼此傳聞失實。使正人被誣。不勝枚舉。然無關大節猶可也。若妄肆譏評。則大爲不可。如我朝姜西溟先生。有姚明山學士擬傳辨誣一篇。云何元朗稱文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害。時昌言於衆。我翰林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二八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而衡山名常在天壤間。今世豈有道著姚溱楊維聰者哉。自錢虞山稱快此言。載之列朝詩選。而明山之後。人未知也。余辛酉年。以纂修之命將北上。姚氏數人持東泉尙書父子傳誌見示。復出明山存集刻本。中有送文衡山先生南歸序一篇。又送衡山先生馬上口占絕句十首。其序大略云。自唐設科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者。幾八百餘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時出其間。如唐世之元魯山司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陳後山諸人。猶能以學行自立。而足以風厲乎天下。今則惟衡山先生足當之。而先生之秉道誼。立風節。明經術。工文章。尤有高出於數子之上者。其卻吏民之賄。以崇孝也。麾甯藩之聘。以保忠也。絕綺縵之游。以勵廉也。謝金張之餽。以敦介也。不愾於台鼎之議。以遂其剛志也。不瀕於輪褒之詔。以植其堅貞也。天子賢之。擢官翰苑。官僅三載。年方五十餘。慨然起南歸之興。吾每謬言晉之不得。竟三疏得請以去。榮出於科目之外。貴加於爵祿之上。齒羅之所不能取。樊籠之所不能收。翻然高翔。如鳳凰之過疏圃而飲瀟瀟。下視啄腐鼠以相嚇者。何不倅之甚也。其言曲盡嚮往之志。備極贊揚之詞。而於詩末章。則曰。豈是先生果忘也。悲歌盡在五噫中。其知衡山已深矣。錢虞山不考。漫筆之書。近有史官自竊其稿者。復著其說於擬傳。不重譴耶。明山可傳。不獨議禮一節。其居官屢有建白。據古證今。義正辭嚴。惜其中年凋喪。不竟其志。而何氏謂今世遂無道及者。彼自不識明山。於明山固無損也。復按家傳誌銘。皆云楊文襄引公同脩明倫大典。公恥不肯與。同館皆嫉之。而擬傳云。諫雖以議禮受杖。後與修明倫大典。不終其節。余在史館。疑而請之。監修徐公。公命請取大典檢閱。同脩者絕無姚名。遂命刪此一段。然其稿猶傳播人間也。此是姚公大節所係。彼既罹

禍於生前。復被誣於身後。史筆之陷人。豈必在張桂壘小下哉。

三保太監

前明三保太監下西洋。至今濱海之區。熟在人口。不知何以當日能長駕遠馭。陸警水慄如是。按明史鄭和傳載。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咸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命鄭和及其儕王景宏等。通使西洋。治大船。脩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有二。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宣天子詔。資金帛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臨之。和經事三朝。先後凡七奉使。星槎所歷。三十餘國。第一次。在永樂三年六月。命鄭和王景宏等。至五年九月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獻所俘三佛齊酋長。戮之。第二次。在永樂六年九月。再使往錫蘭山。截破其城。擒其王。九年六月。獻俘於朝。赦不誅。釋歸國。第三次。在永樂十年十一月。再使往蘇門答刺。擒其僞王。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第四次。在永樂十四年。滿刺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因命和等往賜其君長。十七年七月還。第五次。在永樂十九年春。和等復往。二十年八月還。第六次。在永樂二十二年正月。舊港卽三佛齊酋長請襲宣慰使職。又使和贊勅印賜之。冬還。成祖已晏駕。第七次。在宣德五年六月。又使和等歷往。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前後所得珍奇貢物。如真臘國卽今之柬埔寨貢金縷衣象五十九。阿丹國貢麒麟。蘇祿國貢大珠。重七兩有奇。忽魯謨斯國貢麒麟。又貢獅子。麻林國貢麒麟。天馬神鹿之類。不能悉數。而中國之耗費。亦不貲矣。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時通使西番者。有司禮少監侯顯。帝聞烏思藏僧尙師哈立麻。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乃令顯齎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元年四月。奉使陸行數萬里。至四年十二月。始與其僧偕來。十一月春。復奉命賜西番尼八刺地湧塔二國。尼八刺王沙的新葛。遣使隨顯入朝。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刺諸國。復命顯率舟師以行。

其國卽東印度之地。去中國絕遠。其王賽佛丁。遣使貢麒麟及諸方物。榜葛刺之西。有國曰治納樸兒者。地居五印度中。侵榜葛刺。十八年。復命顯往宣諭。遂罷兵。宣德二年。復使顯賜諸番。徧歷烏使藏。必力工瓦靈藏。思達諸國而還。塗遇寇劫。督將士力戰。多所斬獲。還朝。錄功陞賞者。四百六十餘人。顯有才辨。強力敢任。五使絕域。勞績與鄭和亞。

獅

紀文達師如是我聞云。康熙十四年。西洋貢獅。館閣前輩。多有賦詠。相傳不久卽逸去。其行如風。已刻絕鎖。午刻卽出嘉峪關。此齊東語也。康熙間。南巡。由衛河。回鑾。尙以船載此獅。先外祖母曹太夫人。曾於度帆樓。瞻窺之。其身如黃犬。尾如虎而稍長。面圓如人。不似他獸之狹削。繫航頭。軍柱上。縛一豕飼之。豕在岸猶號叫。近船卽噤不出聲。獅俯首一嗅。已怖死。當解纜時。忽一震吼。聲如無數銅鉦。陡然合擊。外祖家廐馬。餘。隔垣聞之。皆戰慄伏櫪下。船去移時。尙不敢動。獅初至時。吏部侍郎阿公禮稗。曾彙筆對寫一圖。筆意精妙。阿公未署名。舊藏博晰齋前輩家。後售於余。嘗乞一賞鑒家題其邊云。元人獅子真形圖。以元代曾有獻獅事也。余至京。曾以此事詢吾師。師卽出圖見示。則翁覃溪師題字也。並云外間畫獅者。其粉本皆從此出。今又五十年矣。不知此圖尙在吾師家否也。鄭光祖一斑錄云。獅產西域。土人覓孩。獅象而馴之。自元明至今。屢入貢。康熙間。貢獅二。帶往口外打圍。遇兩熊甚大。莫大敢撻。放獅搏殺之。一熊重一千三百斤。一熊重三百斤。老獅力盡亦斃。小獅旋亦逸去。又云有小說。記前明嘉靖四十四年。有會試舉子。倩內監引至蠶蟻房石獅。黃色酷似金毛狗。尾端茸毛大如斗。夷人名獅蠻者象之。獅居之阱。渾鐵作柱。復以鐵索二條繫其項。左右鍊之。若欲放出。則先將大鐵樁。長可六七尺。圍徑尺。末有二大圈。以椿釘入地中。止餘二圈在上。然後牽獅鐵索出。扣於上。兩獅蠻左右掣之。不令動。內監命戲彩毬。蠻取兩毬。大如斗。五色線結成。蠻先自戲舞。獅伏地注目。若欲起而撻者。乃擲與。獅以兩足捧之。玩弄不置。內監令從者取一犬來。未至數十武。犬

卽倉皇驚仆。溲便俱下。獅亦似有覺者。撒去毯作噴視狀。大吼一聲。草木屋瓦皆震動。蠻稟曰。活牲口至矣。恐觸其怒。因斃犬擲與。獅舒兩足擊之。吹氣一口。犬毛散落。如秋風捲葉。犬亦軟如敗絮。類無骨者。內監曰。凡物見獅。骨先自酥。故其食亦連骨。不若虎之食獸。必用舌舐去其毛。而食亦存骨。此獅之所以能食虎豹而爲百獸王也。後不數年。是獅亦死。相傳獅糞卽蘇合香云。

龍神

平生仕宦行役。往往觸暑長征。回首猶有餘畏。偶閱柳南隨筆。中載有龍君贈白雲事。神爲之往。後復閱鐵槎山房見聞錄。載有龍君送烏雲事。常謂此等良緣。往往有之。惜吾生無此奇遇耳。因彙錄於此。以誌景慕之忱云。柳南隨筆稱江西貴溪令某。有循聲。與龍虎山張真人往來甚熟。一日真人留某飯。有一侍者。貌甚怪醜。腥氣迫人。某屢目之。真人曰。此龍神也。因獲罪天曹。謫令山中服役。今將屆滿。特無人爲之聲說耳。君居官清正。爲天曹所重。若肯代渠一請。必可復登初利天也。某曰。余凡夫。何能爲力。真人曰。公但首肯。我當代爲章奏。公於名下用花押卽得矣。某漫應之。踰數日。再至山中。則前侍者已來叩謝。真人曰。荷公大力。已准還龍宮矣。復顧侍者曰。先生之恩。豈可無物以報。侍者曰。自獲咎破家後。龍藏已空無所有。無已。則常贈白雲一朵耳。某亦不知白雲爲何語。姑領之。後某以行取入都。盛夏北行。途中自有白雲一片護陰。其輿毫無暑氣。至京乃散。乃悟卽龍神所贈也。此康熙年間事。又鐵槎山房見聞錄稱文登叢少保闖以工部尙書爲三邊總制。初通籍時。亦曾爲貴溪令。嘗於張真人處。遇同鄉李龍神。曾求公向真人緩頰。欲回家視母。公代爲請。真人曰。此非不可。但宜遵海濱而行。免傷禾稼耳。忽霹靂一聲。龍神已不見矣。後公每暑日徒行。頂上必有烏雲一塊相覆卽龍神之報也。此前明嘉靖年間事。

睢之神

小住袁浦日。有一河員來謁。意氣軒昂。語言無忌。自言係由衡工投効。得官甚速。並述彼時有一對句云。捷徑不在終南。河水洋洋。大有佳處。補缺何須吏部。雖工袞袞。競開便門。且言親在睢口工次。目擊合龍時。實有神助顯應。衆目共觀。但不知此神何名耳。余記得嘉慶初在京日。閱邸抄。是時和坤初伏法。先是拏問入獄時。作詩六韻云。夜色明如許。嗟予困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枉勞神。室閭難挨暮。牆高不見春。星辰環冷月。縹緲泣孤臣。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餘生料無幾。辜負九重仁。賜盡後。衣帶間復得一詩云。五十年前幻夢真。今朝撒手撇紅塵。他時睢口安瀾日。記取香煙是後身。事後。刑部奏聞。奉 御批云。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然則睢工之神。其卽和坤乎。和坤音與河神同。或其名已爲之兆矣。

趙普

偶爲友人招觀劇。余不諳崑曲。而主人不喜秦腔。座中客多爲余左袒者。適呈戲單。余點訪普一齣。蓋崑曲與秦腔並有之。曲文初無小異。客謂余之善調停也。或問此事果有之否。余謂名臣言行錄中。引邵氏聞見錄。卽有此事云。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榻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此與今菊部所演略同。惟短晉王一節耳。

宋江

水滸傳之作。亦依傍正史。而事蹟不能相符。宋史徽宗本紀。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張叔夜傳。

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攔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濱。刦巨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置壯卒海傍。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按侯蒙傳。雖有使討方臘之語。事無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臘以四月擒。或藉其力。但其時擒臘者。據徽宗本紀。以爲忠州防禦使辛興宗。據童貫傳。以爲宣撫制使童貫。據韓世忠傳。則世忠以偏將窮追至青溪峒。問野婦得徑。度險數里。搗其穴。辛興宗掠其俘以爲己功。皆與宋江無涉也。陸次雲湖壖雜記。謂六和塔下。舊有魯智深像。又言江沂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時進征青溪。或用兵於此。稗乘所傳。不盡誣。惟汪韓門以爲杭人附會爲之。恐不足信。

張居正

近日梨園。有演大紅袍全部者。其醜詆江陵張文忠。與奸佞同科。並形容其子懋脩等爲亂臣賊子之不如。殊爲過當。張太岳當前明神宗朝。獨持國柄。毀譽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爲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即其子懋脩等。亦並非執袴下流。考湖北詩錄載張懋脩字子樞。萬歷庚辰廷試第一。授脩撰。選文忠家難。冤憤。投井不死。絕粒累日。又不死。手抱遺籍。淚漬紙墨間。天啓辛酉。文忠墓忽有白氣。如雲如煙。越明年。奉特旨昭雪。時子樞年八十矣。其渡江津有感云。秋色滿林皋。霜天雁唳高。野花寒故細。濁酒醉偏豪。白雪知孤調。青山有二毛。從來仲蔚宅。匝地起蓬蒿。弟允修字建初。蔭尙寶司丞。崇禎甲申正月。獻賊掠荊州。憂憤不食死。有絕命詞云。八十空嗟鬢已皤。豈知衰骨碎干戈。純忠事業承先遠。捧日肝腸啓後多。今夕敢言能報國。他年漫惜未淪科。願將心化錚錚鐵。萬死叢中氣不磨。俱可想見其忠義之氣。至文忠之曾孫別山先生。同敝在桂林死事尤著。然則文忠之澤。固久而未斬也。

按說部中雜載。江陵父喪設祭。所列果品。皆像山形。甘藷山倒。壓死野人觀者於其下。旣敗。楊御

史劾之曰。五步一井。以路塵。十步一廬。以備茶湯。又云迎其母赴京。其母畏長江之險。地方官爲聯舟如岸。俾乘輶以濟。及敗。其母尚存。衣裳皆自澣焉。有名下士批駁之云。江陵在江北。其母入都。正可陸行至襄陽。安有渡江之理。不知江陵本傳。明云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進京。帝令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以所傳五步一井十步一廬概之。恐是由內河渡江涉淮。陸行入京也。

外夷月日

余在粵西。見粵東有刻本。載外夷月日者。姑存之以廣異聞云。外夷嘆咭喇。咪喇嚙。及大小西洋。大小呂宋。佛囉西。喃囉等國。每歲以冬至後十日爲元旦。足三百六十五日爲一年。每至四年。於二月內閏一日。自奉耶穌教之年計起。迄今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卽天朝道光十九年己亥也。今將外夷各月分名色。及其日數。開列於左。正月曰然奴阿釐。共三十一日。二月曰飛普阿釐。共二十八日。三月曰嗎治。共三十一日。四月曰噤悖釐爾。共三十日。五月曰咩。共三十一日。六月曰潤。共三十日。七月曰如來。共三十一日。八月曰阿兀士。共三十一日。九月曰涉點麻。共三十日。十月曰屋多麻。共三十一日。十一月曰娜民麻。共三十日。十二月曰釐森麻。共三十一日。此各外夷相傳之月分名色也。其稱我中國各月分。亦別有名色。如正月曰乏士們。二月曰昔鯁們。三月曰場們。四月曰啣們。五月曰輝色們。六月曰昔士們。七月曰森們。八月曰噫們。九月曰那引們。十月曰鼎們。十一月曰林們。十二月都噤爾們。

平淡

張太岳集中。甚有見道之語。如云凡物顏色鮮好。滋味醜厚者。其本質皆平淡。丹砂之根。色如水晶。謂之砂床。煉之則極鮮紅。花卉含苞。率皆青白色。至盛開乃有彩豔。紅花色亦正白。洗之乃紅解。鹽初出池。其色紅白而味淡。雖少食之不鹽。茗之初採。其芽皆白。此皆物器之最佳者。故凡人之才性。

以平淡爲上。劉孔才人物志云。先求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才智勇敢。出羣絕倫。皆後來之彩色華豔。滋味醇厚者也。

巧拙

張太岳曰。今吳中製器者。競爲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爲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虛文。責實效。又驚爲拙直任事之狀。以爲善宦之資。是以忠爲詐也。嗚呼。以巧爲巧。其敝猶可救也。以拙爲巧。其敝不可救也。以詐爲詐。其術猶可闕也。以忠爲詐。其術不可闕也。用人者於此。又當進一解矣。

按汪稼門尙書督吾閩時。凡遇牧令之披敝衣着舊靴者。必加青眼。而不知皆被猾吏所欺也。

以意命名

吳志孫休傳曰。五年春二月戊子。立子暉爲太子。注曰休。認曰。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暉。暉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西。西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翼。翼音如兕觥之觥。字羿。羿音如元礮首之礮。音元次子名柜。柜音如草莽之莽。字显。显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冠。冠音如爽。衣下寬大之爽。字斐。斐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抄舊文會合作之。不知其何取乎爾也。

以五行命名

今人好以五行命名。遞及子孫。蓋取相生之義。此事蓋盛於宋時。如尹源弟洙。源子林。林子焯。洙子構。朱子父松。孫塾在。曾孫鉅鈞鑑鐸銓。元孫澗洽潛濟濬澄。李燾子屋奎塾堡壁壘。孫鎧錫。陳源子櫟。孫照勳。曾孫塾圻基。孫鑿然昌黎集有王屋縣慰章垌墓誌。其大父名構。父名炕。弟名增。子四人鎬鑲錄銳。則唐人已有之。又唐史崔鉉子沆。裴鈞子洙。高釳弟錯。釳子湜。錯子湘渙。皇甫湜子松。

皆同此意也。

惡名

王漁洋先生居易錄云。明宗室諸藩生子。例由禮部制名。主者索賄不滿意。輒制惡字與之。如崇禎壬午舉人朱慈愈。衡府王孫也。字火西。詩文有盛名。愈字蓋取愁人二字牽合之。宋趙彥雲麓漫鈔云。宗籍凡袒免親已上賜名受官。或寓不典之言。如令誅令鯨等。不可概舉。乃知此風宋人已有之。頃余在都堂閱揭帖。見苗蠻有名阿斬阿亡者。尤可駭笑。

醜名

古人以形體命名。如頭眼耳鼻齒牙手足掌指臂腹臍脾之類皆有之。而莊子達生篇有祝腎。列子湯問篇有魏黑卵。北夢瑣言有孫卵齊。則不知所取何義。至以畜類命名。尤古人所不忌。衛之史狗。與蘧伯玉史魚。同爲君子。衛宣公之臣司馬狗。漢書人表列之中。云司馬相如初名犬子。南齊有小吏亦名犬子。南齊張敬兒傳。云父醜官至節府參軍。始其母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後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豬兒。遼史懿祖之後。有小將軍狗兒。聖宗第五子。南府宰相名狗兒。又有遼將赤狗兒。見金史。又金世宗子鄭王永蹈。名石狗兒。又李英傳。有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又有都統紇石烈豬狗。元史有石抹狗狗。以武功著。郭狗狗寧豬狗。皆以孝行聞。又有中書參知政事狗兒。則不知何姓。而北夢瑣言。有李蟻蛆郝牛屎。遼史皇族表。有遼西郡王驢糞。金史宣宗紀。有四方館使李癩驢。元史泰定紀。有太尉丑驢。則尤不雅矣。昔歐陽公家小兒。有名僧哥者。或戲謂公曰。公素不重佛。安得此名。公曰。人家小兒。要易於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僧哥之名。亦此意耳。此自是惡謔。亦可見古人所不忌。然亦何至行之仕宦。列之史書。如前所云者。此則真不可解也。

避諱

古人避諱。有絕可笑者。如唐代諱虎。以虎爲武足矣。乃又改虎爲獸。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足矣。乃又改蕞積爲山藥。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諱構。乃並勾鈎苟皆避之。仁宗諱禎。乃並眞貞徵皆避之。至如子孫避祖父之諱。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脩。蘇文忠祖諱序。凡蘇文中。序皆作敍足矣。乃范蔚宗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甚至劉溫叟以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游嵩岱。徐積以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若夫朱溫父名誠。以其類戊。改戊己爲武己。楊行密父名怱。以與父同音。而於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直去夫字。此尤可笑者也。

觸諱

宋殷淑儀卒。謝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謂靈運有後也。靈運子鳳早卒。超宗父也。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座。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以觸諱。遽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閤乃云。及超宗候王僧虔。因往東齋詣其子慈。慈正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虎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鷄比鳳。超宗狼狽而還。嗚乎。如超宗者。所謂明於責人而恕於責己者乎。

九錫

或問古有九錫之名。不知所自始。按漢書武帝紀。諸侯貢士得人者。謂之有功。乃如九錫。張晏注云。九錫經無明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注云。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後漢書章懷注云。九錫本於緯書禮含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

曰弓矢。九曰秬鬯是也。近人宦場中。有戲指知縣擢同知知州。爲加九錫者。時節相孫公寄圃。與余數之。則一爲水晶頂珠。二爲白鵬補服。三爲朝珠。四爲紅繖。五爲紅心雨帽。六爲紅心拜墊。七爲馬前踢胸。八爲大夫誥軸。而偶忘其一。衆思索不得。或曰。尙有宜人誥軸一分。可以當之。公大笑曰。所謂有婦人焉。八錫而已。

巧對補錄

前錄巧對。有未詳者。茲復補之云。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擢進士第。事宋太宗真宗。官至知制誥。年七八已能文。畢文簡爲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麵爲生。因令作磨對。元之不思以對云。但取心中正。無愁眼下遲。文簡大奇之。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云。鸚鵡能言難似鳳。座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云。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爲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此事見邵氏聞見錄。及朱子名臣言行記。

吾鄉宋時。陳北山先生子韓。年十一。器度英偉。朱晦翁過訪北山。韓侍側。晦翁令屬對曰。一行朔雁。避風雨而南來。韓應聲曰。萬古陽烏。破烟雲而東出。晦翁大奇之。謂此子氣象不凡。異日名位。不可量也。後爲龍圖閣學士。

韻語陽秋云。東坡先生歸宜興。道遇孫仲益。方髻鬢。問習何藝。答曰。方學對句。先生曰。衡門稚子璫瑱器。仲益應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先生撫之曰。眞璫瑱也。

錫金識小錄云。郡丞。及郡判董。至無錫飲紅白酒而醉。吳出對云。紅白相兼。醉後不知南北。董對青黃不接。貧來買了東西。又云。有宴客食鼈。鼈有卵子。或口占云。雌鼈腹中龍眼蛋。適王礎臣至。指

席間應聲曰。雄雞頭上荔枝冠。座客服其工敏。又云。王召幼稱神童。學使者召至學宮。指鵲巢命對

云。烏尾鵲巢中展翅。學鶴未能。王信口應云。錦鱗魚海內揚鬣。化龍立就。使者驚喜。又云。施伯雨幼敏慧。其父懸思。攜之賞月黃壇墩。宿焉。晨起入山。時重霧未霽。偶遇父友。試以對云。山徑曉行

嵐氣似煙烟似霧。應曰。江樓夜坐。月光如水水如天。又云。相傳華學士鴻山。幼時。夢中常有人誦芭蕉斜捲一封書。座皆驚異。敬禮踰等。及歸。贈賚倍於尋常。黃右原爲言。齊東野語中對偶一門。尙有可採者。如云義經六子。良巽坎兌震離。周禮一書。天地春秋冬夏。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人相我相。衆生相。壽者相。善待問如撞鐘。小應小。大應大。措天下若置器。安則安。危則危。左氏公羊穀梁春秋三傳。卦爻繁辭彖象。大易一經。五刑之屬三千。小過大過。一門之聚百指。家人同人。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誰譽誰毀。待以國士。報以國士。爲己爲人。迅雷風烈。烈風雷雨。絕地天通。通天地人。紀信韓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聖大覺。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於耳歟。司馬相如。蘭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乎。人有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經存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九州既別。冀兗青徐揚荆豫雍梁。一道相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風晨風凱風。終風且暘。張良借箸前籌。恨不食食其之肉。陳平刻木爲女。果能冒冒頓之圍。夫子天尊大士。頭上不同。宮妃宦者官人。腰間各別。調羹止渴。梅全文武之才。學舞貪眠。柳盡悲歡之態。方丈四方方四丈。南北東西。試場三試試三場。經賦論策。觀晉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諸相如來。人相我相衆生相。龍飛策士。狀元龍省元龍。度宗龍飛榜陳文龍爲廷魁胡躍龍爲省元虎帳得人。殿帥虎步帥虎。時范文虎爲殿帥孫虎臣爲步帥。

按以上數聯。俱可爲談助。而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尤爲妙合自然。隻千古而無偶矣。

右原又言。石成金聯瑜中。載有數聯。雖非巧對。而天成格言。似可附錄。如施恩望報。勢且成仇。爲善求知。弊將得謗。每想病時。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善念自生。天最分明。只是性漫。人能算計。其如命何。浮蹤一分。到處便招尤悔。因循二字。從來誤盡英雄。一生在君父恩中。問何報稱。凡事看兒孫分上。勸且從容。話雖來到口邊。三思更好。事縱放得心下。再慎何妨。悟恩是仇種。情是怨

根。則往日之愛河得渡。知無學爲貧。無骨爲賤。則當前之地步頗高。戒色有神方。惟豐耳瞎眼死心三味。養生無別法。只寡言少食息怒數般。處苦況而尙能甘。纔是真修之士。當樂境而不知享。畢竟薄福之人。苦辯爭強。贏得也輸氣力。窮奢極欲。算來何益精神。琴堂節錄云。客有戲以梅香春意勸屬對者。謂此語氣雙關。久無人對。予對以桃葉晚情濃。客喜其工穩。又有以長聯請對者。八斗才人。要中解元會元狀元。連中三元。點翰林壓十八學士。予對曰。萬年天子。必尊衙一齒一德一。達尊歸一。宣丹詔曉億萬生民。又有以藥名屬對者。曰。白頭翁牽牛過常山。遇滑石。跌斷牛膝。予對曰。黃髮女炙草堆熟地。失防風。燒成草烏。又有以字屬對者。曰。十口爲田四口方。申出上由下甲。予對曰。二人成天一人大。未盡益夫添丁。又有以古對屬對者。曰。一歲二春雙八月。人間兩度春秋。舊已有人對過。但不工細。因爲更正上句云。六旬花甲再週天。世上重逢甲子。又有屬對者。曰。二木成林。二火成炎。二土成圭。木生火。火生土。生生不息。予對曰。三瓜爲齏。三水爲森。三石爲磊。瓜滴水。水滴石。滴滴歸源。又有屬對者。曰。二人合口成吞。口藏天下。又女變心成怒。心恨奴孤。又一對曰。天設奇方。曰。雪曰霰曰霜。合來共成三白散。對曰。地生良藥。名芥名連名柏。煎去都成大黃湯。以上數聯。裁對工穩。雖未爲精巧。然於初學作對者。亦可開擴其心思焉。

按梅香春意動。羅茗香舊有對云。杜老壯心衰。亦別調也。舊聞謝椒石言。鎮海陸生志道。少工屬對。不假思索。嘗九歲應童子試。邑侯令其屬對。曰。鎮海縣童生九歲。應聲曰。大清國天下萬年。侯奇之。攜入水閣面試。飲以茶。曰。入閣飲茶。連步可登麒麟閣。復應聲曰。臨池染翰。何年得到鳳凰池。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卒年僅十有五。或謂此兒早慧。宜不永年。然余聞史望之前輩。亦九歲。應縣試。邑侯試之對曰。閒看月中月。史應聲云。思耕心上田。後史位登正卿。壽逾八秩。何以早慧者又能永年乎。然思耕心上田五字。極有理致。可稱名對。且已爲福壽之徵矣。

余同年果益亭將軍。由四品宗室入翰林。自言四品宗室中。有胸中甚不了了。而口才頗佳者。或嘲之曰。胸中烏黑嘴明白。余代爲對曰。腰際鵝黃頂暗藍。以鵝黃對烏黑。暗藍對明白。皆極靈活。衆爲解

願。近年有因喚夷之擾。捐輸得花翎者。或嘲以楹聯云。頭上有情影翠羽。胸中無策退紅毛。語含譏諷。亦巧不可階也。

江南李義賢。字芝庭。熟於唐人詩集。嘗著秀谷集。集唐詩。氣體自然。無異己出。如以張軫山曉月初下。對蔣吉天寒雪未消。寒食送別。以王勃野煙含夕渚。對王維疏雨過春城。宿東巖寺與僧夜話。以沈佺期流澗含輕雨。對姚合穿山踏亂雲。客中逢楊已軍。以孫逖今日逢新夏。對錢起前程未夕陽。江邊閒眺。以徐牧慚無下釣處。對孟浩然徒有羨魚情。宿瓜步。以徐祐淺水孤舟泊。對李商隱殘燈獨客愁。途中。以溫庭筠門靜人歸晚。對趙嘏枝閒鳥下空。元旦。以譚用之魏邊難負千鍾綠。對盧仝鏡裏堪驚兩鬢霜。詠柳。以劉禹錫一聲玉笛向空盡。對姚合萬架金絲著地嬌。江口夜泊。以冷然巖邊樹動猿下澗。對羅鄴溪上月沈人罷春。悼古詩。以李商隱蕭何只解追韓信。對李煜賈誼何須弔屈平。遊吳氏林亭。以許渾山翠萬重當檻出。對杜光庭烟嵐一帶隔簾浮。登江樓。以羅隱瓦榭尙攜京口酒。對薛據布衣。恐惹洛陽塵。皆工穩絕倫。吾師紀文達公。嘗言世間書籍中語。無不可成偶者。客舉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公應曰。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又舉孟子致爲臣而歸。公應曰。伯夷非其君不仕。皆信口拈出。不假思索。自是別才。

記得陳芝楣中丞。知余有巧對錄之輯。亦雜錄所集成語。寄示。惜寄到在後。書已刻成。而中丞亦條騎箕去矣。茲亟爲補錄如左。如虛室生白。飛閣流丹。莊子語及王子安序 千尋玉海。丈六余身。梁書佛經 酒香留客住。詩成倩鳥吟。東坡香山 酒氣和芳杜。詩篇占白蘋。集香山句 清泉瀉萬仞。落日銜千峯。同山

秋草獨尋人去後。水雲初起雁來初。劉長卿崔塗 閒拈蕉葉留題詠。醉折花枝當酒籌。集香山句 蒼藤翠壁初無路。野草閑花各自春。集東坡句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太華夜碧。大河前橫。世說詩品 小窗多明。俯拾即是。易林詩品 衆山倒影。乘空欲飛。水經注 砥德礪材。道微高扇。易林唐文 副詩緝頌。詩

緯淹通。文心雕龍世說 抱樸守真。蓄爲異寶。論仁議福。完若金城。易林韓詩外傳 惟道集虛。人之水鏡。莊子世說 知足不辱。家有芝蘭。老子易林 著手成春。閤與道合。詩傳世說 用心若鏡。清恐人知。莊子世說

玉壺買春。酒麵歡伯。詩品易林。琅函吐祕。詩雜仙心。唐文文心雕龍。春桃生花。黃鳥來葉。明月作

畫。白雲帶山。易林水經注。裁雲製霞。一花千葉。文心雕龍易林。纓帶帶阜。十步九尋。水經注易林。又

緝詩篇名爲對者。如大明小駝。思文常武。有駮無羊。遵大路。信南山。揚之水。殷其雷。皇

皇者華。漸漸之石。

張南山雜屏詩人徵信錄云。彭文勤公經進稿。其中多屬對工整。與重渾成者。偶錄數則於後。亦可爲初學開拓心胸之助。如恭進禮器圖式表云。天下有三重。議禮制度考文。聖人等百王。夏造殷因周監。駕幸天津云。王者之治。三十年而後仁。天子所都。五百里曰甸服。又云。潞流成池。有淀蓋七十二。阻滌爲界。其址自宋遂金。

御製節序詩跋云。春七日。秋七日。七見來復之心。五重午。九重陽。重叶剛中之德。

萬壽經壇表文云。天子所至曰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以人情爲田。大德之致永年。如日之升。如月之恆。如南山之壽。

萬福集成讚跋云。兕觥田峻。幽籥之三曰無疆。鳳翽吉人。卷阿之四曰純嘏。

御製詩跋云。是謂太平之也。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則知小人之依。先憂而憂。先樂而樂。又云。有象之春夏秋冬。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推行是。無形之陰晴雨雪。我潤澤之。我氾布濩之。

恩賜知過論。謝摺云。心惕若以乾乾。聖原無過。言達之而壘壘。民可使知。

恩賜鹿肉。謝摺云。承篋肄宵雅之三。食苹空愧。受祿頌天保之九。戢穀罄宜。

恩賜雞雛待餉圖墨刻。謝摺云。在治忽。觀古人之象。繪作有虞。先稼穡。知小民之依。圖成無逸。

恩賜台灣墨刻。謝摺云。十二時不翼而飛。天之所助者順。千萬里如指諸掌。聖不可知謂神。請編輯

萬壽盛典。摺云。奉三無私。聖人之作也。如覆載照。致四必得。昊天其子之。以保佑申。請誦六章之

詩。川至日升月恆山阜岡陵松柏之茂。厘敦九功之敘。利用厚生正德水火金木土穀惟脩。

恩撫江西偏災。謝摺云。君上補造物。無不接之青黃。父母篤恩勤。有必周之黔赤。

恩免錢糧。謝摺云。國家豐亨豫大。再籌三十年之通。民戶朝饔夕飧。或鮮萬千斯之積。富非藏國。利本因民。矧當太倉之陳陳相因。何如高廩之多多益善。

御製詩文十全集。進表云。不得已而用。師往有功。無所爲而爲。我戰必克。

恩賜居內城。謝摺云。播晨綸於西苑。得爲氓而仁許受塵。曝冬日於南榮。將改歲而恩謀入室。容身環堵。憶跽江國之牛宮。待漏觚稜。不隔禁城之魚鑰。

恩賜紫禁城騎馬。謝摺云。齒非加長。實維逾格之施。步本不工。彌切殊常之感。

雲臺師云。乾隆五十六年。余以大考第一。陞少詹事。例應觴客。因邀同衙坊局諸君。在一枝軒看菊。座中文遠皋庶子舉一句云。牆上竹枝書个个。請諸公對之。余應聲云。盒中棗子叱來來。宮庶初不以爲工。遲日檢漢書。知爲東方朔故實。乃極口稱之。

嘉慶年間。大考翰林。有已開坊。因名在三等。改部郎者五人。惟白小山鑄得免。內有彭寶臣。後乃乙丑殿撰。亦改部。王楷堂比部爲作一對云。三等狀元。苦矣老彭辭桂下。五人郎署。危哉小白射鈎邊。

隨園詩話云。詩中用經書成語。有對仗極妙者。前輩盧王巖云。腹不負公公負腹。頭既責余余責頭。近人吳文溥云。我自注經經注我。人非磨墨墨磨人。姚念慈云。野無青草霜飛後。菊有黃花雁到初。汪韓門云。白兔去後成衰老。黃雀飛來謝少年。胡稚威云。春水綠波芳草色。雜花生樹亂鶯飛。朱鹿田得子云。我永壯艾三年藥。汝似玉瓜五月生。皆用經書樂府成語也。余亦戲集樂府云。背畫天圖。子星歷歷。東升日影。雞黃團團。

前輯巧對。所錄繆蓮仙湯春生四書對語。皆渾成可喜。今復閱其文章遊戲二編。尙多可採者。亟登之如左。一言云。子路。申根。狼戾。虎賁。疾視。徐行。王豹。子羔。徒義。近仁。効死。舍生。有李。以桑。孽子。嬖人。惡莠。振苗。放踵。及肩。摩頂。服膺。蹙額。脅肩。紅紫。玄黃。三言曰。樂其樂。憂亦憂。行以告。坐而言。私妻子。危士臣。無愠色。不疾言。爲營窟。反壘裡。仁者靜。頑夫廉。勿欺也。何畏焉。有善色。無怨言。強哉矯。恭而安。武王烈。太甲賢。何

以異。是則同。疏踰戚。弱役強。無他技。有餘師。要於路。遇諸塗。和無寡。德不孤。文勝質。實若虛。而強酒。如探湯。蒲盧也。膾炙哉。無鹵決。不目逃。衣夫錦。書諸紳。四言云。施於四體。執其兩端。原泉混混。維石巖巖。子曰忠矣。書云孝乎。修其天爵。教以人倫。言語必信。禮貌未衰。隱几而臥。踰牆相從。忽焉在後。毋以從前。自衛反魯。由鄒之任。十日所視。四體不勤。睨而不視。過之必趨。無見小利。則亂大謀。屨之相似。毛猶有倫。磨而不磷。鑽之彌堅。父召無諾。嫂溺不援。好是懿德。攻乎異端。內無怨女。下不尤人。再斯可矣。一以貫之。樂只君子。智矣富人。兵刃既接。弓矢斯張。以小易大。辭尊居卑。堯帥諸侯。舜爲天子。則何益矣。在所損乎。瓊瓊齊慄。瞞瞞告讒。若保赤子。如見大賓。友于兄弟。樂爾妻孥。以吾一日。加我數年。無日者也。惟耳亦然。各於其黨。不相爲謀。處士橫議。隱居放言。失諸正鶴。見乎蒼龜。舍館未定。居處不安。五言云。得其心有道。反諸身不誠。君爲來見也。吾其與聞之。非助我者也。而由人乎哉。然後知長短。不能成方員。而后嫁者也。則將摟之乎。孳孳爲善者。郁郁乎文哉。而皆去其籍。則不如無書。人病不求耳。女安則爲之。而從心所欲。然後耳有聞。無以賤害貴。將使卑踰尊。我不憾焉者。吾何懼乎哉。不願乎其外。又顧而之他。士誠小人也。子絕長者乎。罪不容於死。愛之欲其生。其故家遺俗。雖孝子慈孫。上士倍中士。小賢役大賢。使已僕僕爾。其心休休焉。魯人爲長府。曾子居武城。非求益者也。其寡過矣乎。六言云。必以告新令尹。此之謂大丈夫。則吾未之有得。於人何所不容。小人窮斯濫矣。君子病無能焉。吾斯之未能信。人皆有所不爲。何爲其號泣也。庶幾無疾病與。是聞也非達也。雖得之必失之。今願耦有請也。吾未嘗無誨焉。所以別野人也。豈爲厲農夫哉。七言云。求水火無弗與者。於禽獸又何難焉。是皆穿窬之類也。則與禽獸奚擇哉。八言云。民有飢食。野有餓孀。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信如。君不君臣不臣。非其道也。非其義也。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爲君闢土地。充府庫。抑王興甲兵。危士臣。九言云。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管仲晏子。猶不

足爲典。十言云。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前閱湯春生文章遊戲。中有杭州地名集對。以其地其名。皆非所習。姑置弗錄。年來將卜居杭州。已賃得三橋址一宅。相宅時。周歷城廂。聞見頗熟。將來往復衢巷。亦不能不習其名。因擇其尤雅馴者。錄之如左。一言云。官巷。衙灣。泥壩。土橋。湖墅。山墩。倉巷。棚橋。古蕩。新橋。馬街。車橋。

三言云。五老巷。三元坊。黑亭子。紅廟兒。芭蕉街。葫蘆兜。紅門局。白井亭。草鞋嶺。窮帽灘。珠冠街。玉帶橋。硯瓦街。棋盤山。石屋洞。草橋門。金錢巷。元寶街。楚妃巷。越王山。

獅子巷。貓兒橋。大倉後。小學前。助聖廟。興賢坊。八仙石。三聖橋。十八澗。六一泉。佛慧寺。仙靈橋。渾水埠。清河坊。盤石巷。打鐵關。裏塘巷。後市街。六克巷。千勝橋。六和塔。四宜亭。祖廟巷。宗宮橋。金門檻。石牌樓。朱霞街。青雲街。祥符寺。淳佑橋。桐枝巷。

松毛場。羊角埂。狗毛灘。塔兒巷。鬍子橋。小娘街。高士坊。十字路。八卦田。高銀巷。文錦坊。黃泥嶺。烏石峯。梅青院。柳翠橋。倉基上。餉部前。蕭山街。餘杭塘。百福巷。萬安橋。

豬圈壩。雞籠山。咸乙巷。拱辰橋。新塘上。舊府前。火德廟。水香庵。八盤嶺。九曜山。同安里。太平橋。海會寺。江漲橋。老東嶽。賽西湖。城頭巷。湖心亭。棲霞嶺。登雲橋。豬婆街。鼈子門。林司後。薛衙前。扇子巷。靴兒河。豬頭巷。鴨卵兜。虎跑寺。龍吟庵。延齡埠。

流福溝。木屐街。若帶灣。夕照寺。初陽台。三橋址。百井坊。保叔塔。渡子橋。蝙蝠洞。螺螄門。燕子街。雀兒營。白馬廟。青龍街。高麗寺。滿洲營。孩兒巷。丈人峯。四言云。張御史

卷。王狀元園。范郎中巷。李博士橋。胡打箸巷。橋接骨橋。城南古社。梅東高橋。神霄雷院。天漢州橋。六言云。二聖庵。三聖廟。十字路。五字橋。大方井。小方井。南高峯。北高峯。老龍

井。小龍井。新馬頭。舊馬頭。義井巷。義門巷。孝子坊。孝女坊。多子街。多福街。旌德觀。旌功坊。嚴官巷。蔡官巷。成衙營。莫衙營。

羅茗香云。向在京師。翁二銘學士。以別字對難之。出句云。孫行者挑行李上太行杭山。余對云。服

不猛氏穿不本入聲借走華不數注。又出句云。午夢未醒春睡足。未字虛實兼用余對云。朝粧莫整宿醒慵。其字亦虛實兼用又有男女人名互對者。如徐夫人石公子。馮婦對王男之類。又有古今人名相對者。如公孫丑對王伯申。白乙丙對朱子庚之類。又有經書對。如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彼留子嗟。彼留子嗟。相鼠有皮。割羊無血。藹藹王多吉人。渺渺子末小子之類。又有數目巧搭者。如唐四傑王楊盧駱。宋五子周程張朱。五行金木水火土。七音齒腭舌喉唇。三代夏商周。九賦上中下。四聲平上去入。八字年月日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九宮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之類。皆未經前人道過者。茗香讀書養親。其母年逾九十。尙康強。茗香有集句聯。懸於廳事云。九十日有秩。八千歲爲春。

茗香又云。揚州有缺口灣門頭鎮。舊傳一對云。缺口何嘗缺。灣頭自有灣。頗自然。又無錫錫山山無錫之句。久無屬對。朱蘭坡先生。以平湖湖水水平湖對之。又有以節氣作者。句云。霜降如小雪。春分不大寒。亦佳。又有一絕對云。一掌擎天。五指三長二短。久無人能對者。後爲徐青藤所屬云。六和插地。七層四面八方。

羅茗香云。今歲儀徵太傅。重宴鹿鳴。同時有四佳話。大舉俞恆潤爲太傅門下士。師生同科重宴。佳話也。浙江嘉慶戊午。解元張廷濟。亦太傅門下士。今科其子慶榮又領解。父子解元。佳話也。兩丙午。一戊午。同屬午科。佳話也。而張俞皆同出太傅門下。故余偶成一對句云。丙象著文明。衣鉢相傳。同鹿野。午科多勝事。箕裘領解。接武蟾宮。亦紀實之言爾。

茗香嘗自述其所撰地名對。如道士汛。和尙原。苦水鋪。甘泉山。蔥嶺。蒜山。黃河。青海之類。又有木果木。地名花椒花。蔬名陰口。左傳地名陽膚。四書人名夏小正。書名魏大。人名之類。又有書名對。如春秋對甲子。春秋傳對山海經。四元玉鑑對百子金丹之類。

江南某年五月。童試。題係夫人自稱曰小童。有某生初入泮。是秋鄉試。題係君子不以言舉人。某生遂連捷。有客戲撰聯語贈之云。端午之前。猶是夫人自稱曰。重陽而後。居然君子不以言。出語歇後爲小童。對語歇後爲舉人。可謂湊巧。

俚俗對語。有甚可解頤者。近在安豐場署。與楊竹圃親家。酒次劇談。竹圃云。有一田叟。攜其子耕作。者。值雨至。將釋耒以歸。命其子屬對曰。迷濛雨至。難耕南畝之田。適有一客徘徊田畔。遙對曰。泥濘途遙。誰作東家之主。叟因邀其至家避雨。語家人曰。客已至矣。庭前整備茶湯。客對云。賓既來兮。廚下安排酒席。叟曰。不嫌茆屋小。略坐片時。客對云。且喜華堂寬。何妨數日。既設席。飲至夜深。叟曰。譙樓上。髮髮鏗鏗。三更三點。正合三杯通大道。客曰。草堂前。汝汝汝。我我我。一人一盞。但願一醉解千愁。叟請客就寢。曰。匡牀已設。今宵且可安身。客曰。主意甚殷。明日肯留早膳。次日。客先起。叟出。見其磨刀。詰之曰。借問嘉客。何故搯刃而磨。客曰。無故擾東。定當殺身以報。叟驚曰。倘死吾家。未免一場官府事。客曰。欲全我命。必須十兩燒埋錢。叟入內。移時捧銀進曰。首飾湊成十兩。客杵之曰。戩頭尚短八錢。因揖別。叟送之門。曰。千里送君終一別。客曰。八錢約我必重來。叟笑曰。惡客惡客。快去快去。客笑曰。好東好東。再來再來。按此客實惡。而此叟大佳。殊快人意。竹圃曰。一醉解千愁。我熟聞之。三杯通大道。究竟語作何解。余曰。此李青蓮句也。當問今古人。相與一笑而罷。

雜謎續聞

歸田鎖記中。有近人雜謎數十條。所見所聞。亦尙未盡。茲小住邗上。與嚴問樵羅茗香劇談。復有所得。因雜次之。以爲酒邊茶次一解頤云爾。

古無謎字。自鮑照集始有井字謎。古人但謂之隱語。蓋莫古於左氏傳麥麴之語。庚癸之呼。降而爲新序之狐白羊皮。世說之黃絹幼婦。後又衍爲離合體。石林詩話。載孔北海四言一章。已見瓊記。又楊升庵集云。後漢魏伯陽參同契後序云。鄒會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邱山。俯游寥廓。與鬼爲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傷遭厄際。水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皆謎語之權輿也。

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新序。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蓋卽今之謎語。文心雕龍云。謎者。回互其詞。使昏迷也。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又博舉品物。據此知三國時。已有輯之成書者。七脩類稿

云。隱語轉而爲謎。至蘇黃而極盛。有編集四冊。曰文戲。金章宗曾爲刊本以行。曰百斛珠。元至正間。朱士凱編者。曰揆敘萬類。前明賀從善編者。曰千文虎。今皆不傳。

越絕書。不知何人所作。楊升庵據其書後序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心庚。謂漢人袁康所作。又越絕篇外傳云。文字屬定。自於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乃隱吳平二字也。黃佐曰。吳平因袁康所錄而成書也。古樂府。藁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何當大刀頭。言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也。然藁砧之義。究不得其解。

青箱雜記云。徐絃父延休。博物多聞。嘗事徐溫。爲義興縣令。縣署後有後漢太尉許儼廡。碑文卽許劭撰。碑陰有八字。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人莫能曉。延休解之曰。談馬卽言午。許字也。礪畢卽石卑。碑字也。王田乃千里。重字也。數七是六一。立字也。

三國志注曹操初作相國府門。自往觀之。題一活字。人皆不曉。楊脩曰。門中活。乃闕字也。相國嫌其太大耳。

宋陶穀使於南唐。書十二字於驛舍云。西川犬。百姓眼。馬包兒。御廚飯。人皆不解。朱齊邱曰。乃獨眠孤館耳。

洪堯暘谷漫錄。載儉字謎云。一人立。三人坐。兩人小。兩人大。其中更有一二口。教我如何過。或云此謎是正介甫所作。平江記事云。元達魯花赤八剌脫國公。偶僮來邁。談吐生風。一日燕集。隨口行一令云。一字有四個口字。一個十字。一字有四個十字。一個口字。不解者罰一巨觥。座中皆不能曉。叩之。乃圖舉二字。

王介甫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農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東坡先生解之云。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去爲法字。女戴笠爲安字。柘落木。剩石字。阿農是吳言。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廬陵官字記云。曹著機辨。有客試之。因作蛙謎云。一物。坐也坐。臥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著應聲曰。一物。坐也臥。立也臥。行也臥。臥也臥。客不能解。著曰。我謎吞得汝謎。客爲之大慚。

陳亞白爲亞字謎云。若教有口便曬。且自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按蔡忠惠嘗嘲陳亞云。陳亞有心終是惡。亞答云。蔡襄無口便成衰。亦巧謔也。嘉定孫愷似致彌以詩名於世。常熟馮定遠班題其集云。蠶吐五采。雙雙玉童。樹覆寶蓋。清談梵宮。亦仿黃絹幼婦之意。謂絕好宋詩也。

有作四書謎者。井田三萬六千里。猜則是方四十里個。猜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憑君傳語報平安。猜言不必信。五木經。猜博學之又走馬燈。猜明則動二九一十八。不是十八。三八二十四。不是二十四。四七二十八。不是二十八。五六方三。不是三十。猜其實皆什一也。又緣何懼內。猜詩經一句。伊威在室。

有人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亥十一字猜歲字。謂止少一成也。又一人曰。我亦照此式猜一字。叩之。曰蜀字。謂獨少犬也。皆有思致。

近日吳中多尙西廂謎。如一鞭殘照裏。猜馬兒向西。連元二字。猜又是一個文章魁首。皆妙。而周公植璧乘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猜說哥哥病久。尤爲出人意表。

羅茗香述揚州有一俗謎云。一片丹心後代傳。猜人事一拉縷蓋丹字讀作常。代字讀作帶。傳字讀作船也。

方藥

余稟賦素弱。晚年似轉健勝於前。蓋嘗服百歲藥酒之力。惟時有目赤牙宣之患。因思昔人言。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兵。常仿其意行之。而不能竟付之不治也。故每繙舊籍所載。及客談治眼治齒方。輒試行之。亦頗有效。因雜錄之如左。並旁及所聞雜方藥。藥取易求。方皆簡易者。附入叢談之後。亦利濟同人之公心也。適閱舊唐書孟詵傳云。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善藥莫離手。竊取其意云爾。

目疾虛實

醫學心悟云。目有五輪。合乎五臟。眼眦屬脾。爲肉輪。紅絲屬心。爲血輪。白色屬肺。爲氣輪。青色屬肝。爲風輪。瞳人屬腎。爲水輪。是知目者。五臟精華之所繫也。目疾須辨明虛實爲要義。凡暴赤腫痛。畏日羞明。名曰外障。實證也。久痛昏花。細小沉陷。名曰內障。虛證也。實者由於風熱。虛者由於血少。實則散風瀉火。虛則滋火養陰。然散風之後。必繼以養血。經曰。目得血而能視也。養陰之中。更加以補氣。經曰。氣旺則能生血也。數語盡其理矣。

天然水

凡目疾初起。用潔淨開水。以潔淨茶杯盛之。用潔淨元色絹布。乘熱淋洗。後水混濁。換水再洗。及洗至水清無垢方止。如此數次即愈。水內並不用藥。故曰天然水也。

皮硝桑葉湯

余偶患目腫。童石塘邵承濂見之曰。何不用藥水洗之。余曰。我每日早起。必用洗面盆中熱水潑眼。至一二百下。又常用桑葉煎湯洗之。仍有此患。何也。石塘曰。桑葉水須加皮硝。一同濃煎洗之。方有效。如法果愈。因憶余向來洗眼方中。獨少皮硝一味。適閱良方集錄中。乃知皮硝六錢。揀淨桑白皮二兩。洗淨生者更佳二味。本係洗眼仙方。法用二藥入新沙罐中。河水煎透。傾出澄清。溫涼洗之。少頃又洗。每月止洗一日。須自早至晚。洗一餘次。洗期以正月初五。二月初二。三月初三。四月初九。五月初五。六月初四。七月初三。八月初十。九月十二。十月十二。十一月初四。十二月初四。每清晨起。齋戒焚香。向東洗之一年。患輕者已可見效。老年患重者。三十六月後。定能復明如初。此係光明吉日。不可錯誤。

按此方曾經翁覃溪師面授。日期相同。云係得之異人所傳。洗之已四十年。時吾師已年逾八十。自云中年。嘗仿文待詔故事。每歲元旦。用瓜子仁書坡公金殿當頭紫閣重絕句一首。六旬後。又以胡麻十粒。黏於紅紙上。每粒作天下太平四字。至戊寅歲元旦。書至第七粒。目倦不能成書。始歎曰。

吾其衰矣。果於是年正月二十七日歸道山云。

冰黃散

童石塘曰。古方中有冰黃散。以治牙痛。最靈。用牙硝三錢。棚砂三錢。明雄黃二錢。冰片一分五釐。麝香五釐。合共爲末。每用少許擦牙。有神效。

揩牙方

雲烟過眼錄。中有一方云。生地黃細辛。白芷皂角各一兩。去黑皮並子。入臙瓶。用黃泥封固。以炭火五六個煨。令炭盡。入白殭蠶一兩。甘草二錢。合爲細末。早晚用揩齒牙方。令堅固。並治衄血動搖等患。

按擦牙雜方極多。惟擇其經試有驗者錄之。如川椒細辛各一兩。草烏華撥各五分。共研末。以擦欲落之牙。可使復固。又有用枯礬松香青鹽各等分研末者。亦有效。然均不如支筇庵觀察方屢所傳一方云。生大黃一兩。柱仲五錢。熟石膏八錢。青鹽一兩。共研爲末。值余牙痛頗劇。用此方頓瘥。則真擦牙之第一善方也。

按世傳牙痛方。尙有用細辛羌花川椒小麥各五錢。煎湯漱口者。亦效。但不可嚙下。或用好燒酒漱口亦可。用桂圓一個。開入食鹽。令滿。燒透存性。擦之。或用番瓜蒂。焙研擦之。亦效。

固齒仙方

玉壺清話載。蓮花峯有斷碑。讀之。乃治齒烏鬚藥歌一首。修製以用。其效響應。歌曰。猪牙皂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槐葉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燬。研末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鬚鬚黑。誰得世上有仙方。

物入肺管

一斑錄云。常昭城中。有巨姓子。甫七八歲。於四月食鮮蠶豆。以最大一粒弄於口。不料氣吸而入於肺管。即時委頓發喘。醫皆束手。自薄暮至夜半。竟死。其家祇此一子。母悲悼不已。未久亦亡。惜其時未有喻其理者。但捉兒兩足使倒懸。則所入之豆。一咳即出。本非藥可治。何用延醫。三十年前。珍門廟有小兒食海蠶。誤吸其殼。入肺管。又七八年前。有家僕之子十歲。亦吸海蠶殼入肺管。并延至月餘日而死。皆不知治法而貽誤也。又云。小兒以豆誤塞鼻管而不能出。但將此兒兩耳與口掩緊。不使通氣。乃以筆管吹其無豆鼻孔。則豆必自出。去之甚易矣。

小兒脫肛不收

用不落水豬腰。破一缺。如荷包。中入升麻。濕紙厚包。煨熟後。去升麻。令兒吸腰子。俟藥性到後。以溫水洗肛自收。

產婦胞衣不下

鮮荷葉剉碎。濃煎服。卽下。又一方。用日用酒瓶口一吹。卽下。

接骨仙方

五加皮四兩。雄雞一隻。黑者更妙。去毛。連皮骨血。合五加皮搗爛。敷患處。用布包裹。一周時揭去。不可太過時。內自完好。再用五加皮五兩。用酒濃煎。盡量飲醉。熟睡爲妙。

祛邪靈藥

于蓮亭聞見錄云。有客言人被邪蠱惑者。但用鼈甲和倉朮燒之。其邪自退。試之屢驗。

蛇蛟蜂螫

鮮梧桐葉。嚼塗之。效。又方。用牛糞敷之。亦效。

疝氣

昨少穆中丞。自關中來信。稱疝氣復作。記得於歸田瑣記中載一方。未知已經試否。頃聞友人述有二方。亦甚簡便。一以大甕燒紅炭。暫其下。炭上放白胡椒數粒。使患者解衣坐甕上熏之。神效。一取鮮橙子一枚。略搗綻。以濃酒煮之。熟後。去橙飲酒。亦神效。已作信與中丞矣。

鼻血

降香三七槐花米各二錢。小生地五錢。煎服立止。

魚骨鯁

威靈仙桔梗各五錢。黃酒煎。沖黃糖服。立下。

服核桃

核桃補下焦之火。亦能扶上焦之脾。但服之各有其法。舊聞曾賓谷先生。每晨起。必嚼核桃一枚。配以高粱燒酒一小杯。酒須分作百口呷盡。核桃亦須分作百口嚼盡。蓋取其細咀緩嚼。以漸收滋潤之功。然性急之人。往往不能耐此。余在廣西。有人教以服核桃法。自冬至日起。每夜嚼核桃一枚。數至第七夜止。又於次夜如前嚼。亦數至第七夜止。如是周流。直至立春日止。余服此已五閱年所。頗能益氣健脾。有同余服此者。其效正同。聞此方初傳自西域。今中土亦漸多試服者。不甚費錢。又不甚費力。是可取也。

服海參

余撫粵西時。桂林守與靜山。體氣極壯實。而手不舉杯。自言二十許時。因縱酒。得病幾殆。有人教以每日空心淡吸海參兩條而愈。已三十餘年戒酒矣。或有效之者。以淡食艱於下咽。稍加鹽酒。便不甚效。有一幕客。年八十餘。爲余言海參之功。不可思議。自述家本貧儉。無力購買海參。惟遇親友招食。有海參。必吸之淨盡。每節他品以抵之。已四五十年不改此度。親友知其如是。每招食。亦必設海參。且有頻頻餽送者。以此至老不服他藥。亦不生他病云。

神仙酒

神仙酒乃 國初江南趙尙書。傳自康親王者。當日王統大軍征西藏。有道士詣軍中。獻仙方造酒。以飲三軍。可驅除瘴癘。且多服能延年。方開燒酒十斤。醋一斤半。黑糖一斤半。河水二斤。川烏一枚。草烏一枚。用麵包裹。煨熟切片。淡竹葉三錢。菊花三錢。用小袋裝藥。將糖水調酒入罈。擇無雞犬處治理。其火候以炷香爲刻。王初見此方。了無異處。以道士爲妄。扶出。道士遂不見。王始驚異。依方製造。果有效。當時王與趙尙書契好。趙素患瘋疾。得此方飲之。宿疾頓除。夫婦俱年臻九十餘。此方遂徧傳於人。以療瘋疾。無不應者。

居易錄分甘餘話各方

偶讀王漁洋先生居易錄。及分甘餘話。所載各方。喜其博雅而可以濟人。因摘錄其簡便者數條如左。居易錄云。京師煤炭皆有毒。惟室中貯水盆盎。中毒卽解。又或削蘆服一片著火中。卽煙不能毒人。如無蘆服之時。預乾爲末。用之亦佳。

又云。續夷堅志。稱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寒熱羸弱喘嗽。方用阿魏三錢。研青蒿一握。切向東桃枝一握。細到細草如病人中大童便二升半。先以童便隔夜浸藥。明早煎一大升。空心溫服之。服時分爲三次。次服調栴榔末三錢。如人行一里許時。再服。丈夫病用婦人煎。婦人病用丈夫煎。合藥時。忌孝子

孕婦病人及腥穢之物。勿令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濕麵諸冷硬食物。服一二劑後。卽吐出蠱。或洩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吐。卽當盡服之。或吐或利。出蠱皆如人髮馬尾之狀。卽瘥。

服阿魏散後。或虛羸。魂魄不安。以茯苓湯補之。白茯苓茯神各一錢。人參三錢。遠志去心三錢。麥門冬去心四錢。犀角五錢。剉爲末。生乾地黄四錢。大棗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許時。更一再服。謹避風寒。若未安。更作一劑連服之。

又云。治發背癰疽一切惡瘡。初起時。採獨科蒼耳一根。連葉帶子。細剉。不見鐵器。但用砂鍋。熬水二大碗。熬至一碗。如瘡在上。飯後徐徐服。吐出。吐定再服。以盡爲度。如瘡在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以膏藥敷之。

又云。治一切惡瘡。用瓜蒌一枚。去皮。用薤及子。生薑四兩。甘草二兩。橫絞者佳。無灰酒一碗。煎及半濃服之。煎時不見銅鐵。患在上。食後服。在下。空心服。

又云。宋英宗御書固齒及血衄方。生地黃細辛白芷皂角各一兩。去黑皮并子。入瓶。黃泥封固。用炭火五斤。煨至炭盡。入白僵蠶一分。甘草二錢。並爲末。早晚用。

又云。盧浦筆記。載治喘方。用麻黃三兩。不去根節。湯洗過訶子二兩。去核。用肉。二味爲粗末。每服三大匙。水二盞。煎減一半。入臘茶一錢。再煎。作八分熱服。無不驗者。

又云。一方用新羅卽今高麗人參一兩爲末。雞子清和爲丸。如桐子大。陰乾。每服百粒。溫臘茶清下。立止。

又云。治男婦氣血虧損及喘嗽寒熱重症。用人參一分。真三七二分。共爲末。無灰熱酒調服。日服三次。有奇效。

又云。清暇錄載陳剛翁云。痘瘡不可多服升麻湯。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黃芪一味。爲穩。又括蒼陳坡分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痘出。而倒靨色黑。唇口冰冷。一士人教以用狗蠅七枚。蠅冬日則藏狗耳中。搗細。和醱酒少許。調服。移時紅潤如常。又其次女痘後。毒上攻。遂成內瘻。一老醫用蛇蛻一具。

淨洗焙燥。天花粉即瓜藤根等分細末之。入羊肝內。麻皮縛定。用米泔煮熟。切食之。旬日而愈。

又云。用未熟青黃色大柿一枚。好酒煎至九沸。去酒取柿食之。治失血症奇效。

又云。四川提督總兵官吳英說。昔得祕方。治撲打跌傷極效。雖重傷瀕死。但一絲未絕。灌下立甦。往在福建爲副將時。軍中有二弁相鬪。皆重傷。其一則死矣。吳馳往視之。惟心頭氣尚微暖。亟命以藥灌

入。覺胸悶喀喀有聲。不移時。張目索食。翌日。遂能起行。自後屢著神效云。其方以十一月採野菊花連枝。陰乾。用時每野菊花一兩。加董便及無灰酒各一碗。同煎熱服而已。

又一方。求退胎毛小雞一隻。和骨生擣如泥。作餅。入五加皮。敷傷處。接骨如神。

又云。治咽食倒食症。用真柿霜。拌稻米。蒸飯食。入口不飲滴水。效。

又一方。用虎肚燒灰。存性。好酒調服。效。

又云。治傷寒症。用糯米粽無棗者。和滑石末。砸成錠。曝乾。燒炭浸酒。復去炭。熱飲之。病在七日內者即汗。七日外者。次日亦汗。

又云。陳說巖總憲說。蔚州魏敏果公象樞初無子。或教以每日空心服建蓮子數粒。遂生子。李總憲奉倩有子十一人。云亦服此方。有驗。

又云。空中木通連白葱鬚各三寸半。半酒半水。煎服之。治疝氣。如神。

又云。用生何首烏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三錢。酒一碗。河水二碗。煎至一碗。溫服。治瘡疾不久近即愈。

又云。周益公二老堂雜誌一條。治頭風而吐瀉。用枳壳白朮煎湯。下青州白丸子。甚效。

又云。牛膝車前子。三錢或五錢。同剉爲麩末。將來白水煎。此亂筆也。空心服之。治病溺不下。

按犀角玳瑁二物磨水服之亦效又見分甘餘話

分甘餘話云。治腋氣熱蒸。餅一枚。劈作兩片。糝蜜陀僧一錢許。急挾之腋下。少睡片刻。俟冷棄之。

又云。治暴血。以蛛網爲丸。米湯送下。立止。

又云。立秋日未出時。採楸葉熬膏。敷瘡瘍。立愈。

又云。皮硝入雞腹中煮食。消痞。以上方見說楮

又云。治喉閉急症。用鴨嘴胆礬。研極細。以醞醋調灌。吐出膠痰。卽愈。

又云。熊膽少許。用淨水略潤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腦一二片。如淚痒。則加生姜粉些少。以銀筯點

眼。能去療翳。及赤眼。最效。以上方見癸辛雜識

又云。楓窗小牘。載東坡一帖云。足疾。用威靈仙牛膝二味。爲細末。密丸。空心服。此方有奇驗。凡腫

病拘攣。皆可愈。久服有走及奔馬之效。二物當等分。酒及熱水皆可下。獨忌茶耳。威靈仙難得真者必味極

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之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視之斷處有黑白輩俗謂鴿鶴之眼

又云。新安羅某治痔方。用稀熬燒酒七斤。南荆芥穗四兩。槐豆五錢。搗爛。煎沸五次。空心任意服。甚

效。

無顏錄兩方

周櫟園書影云。唐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甚驗。見無顏錄。

無顏錄又云。宋會之杭州人。元時名醫也。鮮于樞記。其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煎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爲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以米黃爲度。去絲瓜。研爲末。和清水爲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脈絡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者也。

解砒毒方

紀文達師筆記云。歛人蔣紫垣。流寓獻縣程家莊。以醫爲業。有解砒毒方。用之十全。然必邀取重貲。

不滿所欲。則坐視其死不救。一日暴卒。見夢于居停主人曰。吾以孰利之故。誤人九命矣。死者訴于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賂鬼卒。得來見君。以此方奉授。君能治以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業報也。言訖。泣涕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風一兩。研爲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祕藥也。又聞諸沈文豐功曰。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沈文生從不妄語者。此方當亦有驗。

延壽丹

前明華亭董文敏公。有久服之延壽丹方。公年至鬢髮。精神不衰。皆此丹之力。傳之我朝。越者亦不乏其人。俱能臻老壽。享康強。鬚髮復元。腰脚增健。真卻病延年之仙方也。聞康熙間。有人珍公所手錄此方。字帶行草。是晚年所書云。藥品開後。

大何首烏。取赤白兩種。先用黑豆汁浸一宿。切片曬乾。又用黑豆汁浸一宿。次早。用柳木甑桑柴火。蒸三炷香。如是九次。不可增減。曬乾聽用。合後羣藥共若干兩。此味亦用若干兩。

兔絲子。先用清水淘洗五六次。取沉者。曬乾。逐粒揀去雜子。用無灰酒浸七日。入甑蒸七炷香。曬乾。如是者九次。爲末。一斤聽用。

豨薟草。五六月間採。用長流水洗淨。曬乾。以蜂蜜同無灰酒拌勻。隔一宿。蒸三炷香。如是者九次。曬乾爲末。一斤聽用。

桑葉。四月採人家所種嫩葉。以長流水洗淨。曬乾。照製豨薟法。九製爲末。八兩聽用。

女貞實。用冬至日。摘園林中腰子樣黑色者。用裝布袋剝者粗皮酒浸一宿。蒸三炷香。曬乾爲末。八兩聽用。

忍冬花。一名金銀花。四五月間摘取陰間。照製豨薟法。九製。曬乾爲末。四兩聽用。川杜仲。用厚者。去粗皮。以青鹽同薑汁拌炒。斷絲。八兩聽用。

雄牛膝。用懷慶府產者。去根。蘆淨肉。屈而不斷粗而肥大者。爲雄酒拌。曬乾。八兩聽用。以上杜

仲牛膝。且莫爲末。待何首烏蒸過六次後。不用黑豆汁拌。單用杜仲牛膝二味。同何首烏拌。蒸晒各三次。以足九蒸之數。生地取釘頭鼠尾原枝大枝者。晒乾爲末。四兩聽用。

按以上共七十二兩。合何首烏亦七十二兩。再合旱蓮子熬膏一斤。金櫻子熬膏一斤。黑芝麻熬膏一斤。桑椹子熬膏一斤。同前藥末一百四十四兩。搗數千槌。爲丸服之。如膏不足。用蜂蜜增補之。又按陰虛人。加熟地一斤。陽虛人。加附子四兩。脾虛人。加人參黃芪各四兩。去熟地。下元虛人。加虎骨一斤。麻木人。加天麻當歸各八兩。頭暈人。加元參天麻各八兩。日昏人。加黃甘菊枸杞子各四兩。肥人多濕。痰者。加半夏陳皮各八兩。各藥加若干數。則何首烏亦若干數。

三世醫

偶聞家塾中。爲孫曹講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大抵皆沿俗解。以父子相承三世爲言。竊記少時讀注疏。似不如此。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問脈訣。脈訣可以察證。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去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醫。舊注甚明。若必云三世相承。然後可服其藥。將祖父二世行醫。終無服其藥者矣。且歷考古近名醫。並未聞有三世相承者。知俗解之不可據也。

雄黃酒

吾鄉每過端午節。家家必飲雄黃雄黃酒。近始知其非宜也。一斑錄云。雄黃能解蛇虺諸毒。而其性最烈。用以愈疾。多外治。若內服。只可分厘之少。更不可衝燒酒飲之。有表親錢某。於端午大飲雄黃燒酒。少時腹痛。如服砒信。家衆誤認爲痧。百計治之。有知者云。雄黃性烈。得燒酒而愈烈。飲又太多。是亦爲患也。急覓解法。而已無及矣。

人參

人參隨王氣轉移。而東山尤為生氣所託始。故歷代人參。生產亦東南東北。而西方無聞焉。梁書阮孝緒傳云。母王氏有疾。合藥。須得生人蔘。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當時金陵有龍蟠虎踞之兆。故鍾山之蔘為上品。而上黨為天下之脊。亦王氣所鍾。故前朝所用人參。皆即今之黨參。古方中用參。率以兩計。以斤計。若非今之黨參。安得有許多人參乎。惟唐人林寬送人歸日東詩云。門外人蔘徑。到時花幾開。日東即今遼東。則在唐時已為產參之區。迨入我朝。而東參遂甲天下。王氣所鍾。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高麗參

高麗參即人參。同是長白山所產。在山之陽為人產。在山之陰為高麗參。高麗在山陰。其被陽光之氣。自不及山陽之盛。故所出之參。性亦稍寒。嘉慶初。其價大貴。至近時而大減。相去不啻倍蓰。不知何故。有選大枝者。合糯米薑汁。屢蒸而屢晒之。其功亦不在人參之下也。

參價

人參之價。至今日而貴極矣。嘗讀趙雲崧先生詩序云。曩閱國史。我朝初以參質高麗。定價十兩一斤。麗人詭稱明朝不售。以九折給價。而我朝捕獲偷掘參者皆明人。以是知麗人之參。起兵征服之。迨定鼎中原。售者多。其價稍貴。然攷查悔餘。壬辰甲午兩歲。俱有謝揆愷功惠參詩。一云一兩黃參值五千。一云十金易一兩。皆康熙五十年後事也。乾隆十五年。應京兆試。恐精力不支。以白金一兩六錢。易參一錢。廿八年。因病服參。高者三十二換。次亦僅二十五換。時已苦難買。今更增十餘倍矣。詩中所云中人十家產。不滿一杯味。又云乃因價不貲。翻若天勢利。但許活富人。貧者莫可冀。良可慨也。揚州每年有奉發參餉。向由內務府。按盛京等處所進參餉。分別奏明。發交兩淮變價。其參

有四等五等。以及泡丁渣末各項名目。其價由四百換以至一二十換。多寡不等。約計每年應繳變價銀十三四萬兩。例皆按年遞繳。所得之參。除呈送督部運司外。餘按各商家引數分派。聞近年因嘆夷滋擾。將發粵海關參餉。又分派於各省關道。變價報解。亦略同淮商之例。而外省之參。因此充足而不乏。但不甚佳耳。

按人參實是靈藥。可以活人。而方與病違。則其禍亦不旋踵而至。余在京親見伊雲林先生。朝棟偶患風痺。其岳嗣墨卿比部。訪求醫藥甚切。值紀文達師來視疾。謂切不可用參。墨卿不能守其言。先生遂成痼疾。又余外舅鄭蘇年師。因隔鄰不戒於火。力移缸水撲救。致跌足受傷。先大夫往視。亦囑其不可急投參劑。適徐兩松中丞師以參相贈。服之。亦成痼疾。此皆余所目擊。後先室清河夫人。篤疾幾殆。親眷皆勸服參。余力持不可。最後始以高麗參代之。亦竟愈。從此遂力勸人慎用參劑。而不知近日之參。遠不如乾隆間之性味。雖誤用而其害尚輕也。憶紀文達師筆記中。有崑仙論參一條云。虛證總總不同。而參之性則專有所主。以藏府論。參惟至上焦中焦。而不至下焦。以榮衛論。參惟至氣分而不至血分。且古方有生參熟參之分。今探參者。得卽蒸之。安得有生參乎。古參出上黨。秉中央土氣。故其性溫厚。先入中宮。今上黨氣竭。惟用遼參。秉東方春氣。故其性發生。先升上部。卽以藥論。亦各有運用之宜云云。此恐非今醫家所及知也。

肉桂

近日不但真參難得。真桂尤未之聞。吾鄉名醫陳卓爲。常言肉桂之上品。其油飽滿。其皮不及分。稍觸之。油卽溢出。所以稱爲肉桂。有一客。僅得二寸許真肉桂一塊。包以油紙。藏於荷包中。滿座皆聞其香。適與一人對坐。聞噫隔之聲不絕。詢其患此已兩年餘。乃出荷包中所藏。自以小刀削下。約四分許。以開水冲半杯。令服之。須臾噫聲頓止。因復削四分。令再服。復以兩四分之一渣。合冲半杯。令三服。未及燈時。而舊病頓失矣。並云試此桂時。曾削幾分投開水壺中。其沸立止。其泡亦頓下。因此知

真桂能引火歸源。其下咽之效。殆亦如是矣。余官粵西五年餘。聞越南國入貢之桂。皆在粵西。各郡中轉購以充數。嘉慶中。潘紅襟廉訪。冊封越南。其國王以一枝相贈。云此係鎮庫之物。今庫中亦僅留一枝。紅襟卽以轉贈李芸圃水部。其實亦不過中土之常品也。余每年例辦土貢。精選好桂。實未得有傾心之品。大抵寬厚壯觀者。皆不可恃。惟潯州之獠桂。條狹而皮粗。肉薄而油足者較佳。紅油紫油者。雖厚亦不佳。惟以黑油者爲上品。蓋黑油能滋陰入腎。以收引火歸源之功。紫油尙可。紅油則反助火上升。紅油紫油者。其味必辣。惟黑油則甜。此可立試而辨也。

葉天士遺事

雍乾間。吳縣葉天士名桂。以醫名於當時。自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證。卽往執弟子禮。旣得其術。輒棄去。生平不事著述。今惟存臨證指南醫案十卷。亦其門人取其方藥治驗。分門別類。集爲一書。附以論斷。非盡天士本意也。世稱天士爲天醫星。亦非真有確據。相傳江西張真人過吳中。遵疾幾殆。服天士方得蘇。甚德之。而籌所以厚報。天士密語之曰。公果厚我。不必以財物相加。惟於某日某時。過萬年橋。稍一停輿。謂讓橋下天醫星過去。真人許之。而是日是時。天士小舟。適從橋下過去。城內外遂喧傳天士爲天醫星矣。天士宿學虛心。爲一時之冠。其老母病熱。而脈伏甚似寒證。天士審證立方。其難其慎。中夜獨步中庭。搔首自言曰。若是他人母。定用白虎湯。其隣叟亦行醫者。竊聞之。次早到門獻技。用白虎湯一劑而愈。其名頓起。而不知卽出於天士也。一日徒步自外歸。驟雨道壞。有村夫素識天士。負以渡水。天士語之曰。汝明年是日。當病死。及今治尙可活。村夫不之信。屆期傷生於頭。昇至天士門求治。與金遣之。曰不能過明日酉刻矣。已而果然。又嘗肩輿行鄉村間。適有採桑少婦。天士令輿夫往攬抱之。桑婦大怒。其夫亦扭輿夫毆打。天士從旁解之曰。此婦痘疹。已在皮膜間。因火盛閉。不能出。此我設法激其一怒。今夜可遽發。否則殆矣。已亦果然。有木瀆富家兒病瘡閉。念非天士莫能救。然距城遠。恐不肯來。聞其好鬪蟋蟀。乃購蟋蟀數十盆。賄天士所厚者。誘以

來。出兒求治。天士初不視。所厚者曰。君能治兒。則蟋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其新潔大桌十餘。裸兒臥於上。以手展轉之。桌熱即易。如是殆偏。至夜痘怒發。得不死。有外孫甫一齡。痘閉不出。抱歸求治。天士難之。女憤甚。以頭撞曰。父素謂痘無死證。今外孫獨不得活乎。請先兒死。即持剪刀欲自刺。天士不得已。俛思良久。裸兒。鍵至空屋中。自出外與博徒戲。女欲視兒。則門不可開。遣使數輩促父歸。博方酣不聽。女泣欲死。至夜深歸啓視。則兒痘遍體。粒粒如珠。蓋空屋多蚊。借其嗜膚以發也。隣婦難產數日夜。他醫業立方矣。其夫持問天士。爲加梧桐葉一片。產立下。後有効之者。天士笑曰。吾前用梧桐葉。以是目立秋故耳。過此何益。其因時制宜之巧如此。以醫致富。然性好嬉戲。懶出門。人病瀕危亟請。不時往。由是獲謗。然往輒奏奇效。故謗不能掩其名。以高壽終。

石鼓文

石鼓文不知作自何代。言人人殊。余既據唐韋蘇州韓昌黎。及蘇易簡竇泉言。定爲成周之物。又據宋董道言。定爲成王所作。因考前人如歐陽公朱子及鄭漁仲。皆疑莫能定。惟金城馬定國。決爲宇文周物。近人武虛谷僊。又決爲漢人所製。馬定國僅以字畫爲斷。固難據依。武僊則直指趨趨六馬句。以爲周制駕四。至漢始駕六。此必漢人日習漢制。脫手以見於文云云。則亦未見其審也。書。五子之歌。諫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正義云。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

按今人以五子之歌爲僞古文不可信。且不必辨。而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六馬之難。必於四面之衢。逸周書王會解云。天子車立馬乘六。荀子勸學篇云。六馬仰秣。又修身篇云。六驥不致。又議兵篇云。六馬不和。莊子逸篇云。六鐵蒙以大縶。載六驥之上。呂氏春秋忠度篇云。吳王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此皆出周人之書。則安得謂周制必不駕六乎。

宮伯尙蓋後釋

余舊藏此器。前已載入退菴金石跋中。據積古齋款識。題爲門枝卣。因參酌爲釋文。雖已梓行。實未能一一詳盡也。道光丙午。僑寓揚州。適晉江陳頴南給諫。由京歸舟過訪。云數年前。曾承儀徵阮師相以此器搨紙寄京。令訂釋之。據搨紫銘實七字。曰闕作窳伯賈尊彝。首字上从門。下从非爲缺。合爲一字。卽闕字。左昭十五年傳。闕鞏之甲。闕當卽所受封者。窳本釋作窳。說文宄。古文作窳器作窳。未詳何字。惟檢鐘鼎文。邑旁多作_邑作_邑。此字此近_邑。今定爲窳字。殷侯國有鬼侯。班氏彪曰。鄴西鬼侯國也。隋圖經。臨水縣有九侯城鬼。九宄皆音相近。宜古本作窳。後省_宄作_宄。又誤邑爲昌。故或亦作隤。九本侯爵。傅伯者。吉金中多稱某伯某甫之義乎。給諫之言如此。旣又索此原器摩撫之。定爲商尊。果爾則與余齋之商爵爲儷。物必有偶。亦足豪矣。

焦山鼎銘

焦山鼎銘。自顧亭林程穆倩以下。釋文甚多。或以爲商器。或以爲周器。或爲文王時物。或爲宣王時物。迄無定說。余舊得徐興公釋文原紙。林吉人爲手錄諸家歌詩綴其後。曾裝演成冊。呈之翁覃溪師。師爲題跋。並綴五言長篇。師有舊輯焦山鼎銘考一書。甚詳備。至晚年。復疑此鼎之僞。曾於題徐冊中露其旨。且將舊輯鼎銘考之板。燬棄不存。余藩吳中時。曾親至焦山。手量鼎腹。並精搨銘紙以歸。私欲參互審訂。折衷一是。而訖無悟入之處。今歲至揚州。復晤羅子茗香。乃得讀其周無專鼎銘考。獨於銘首惟九月旣望甲戌七字。冥搜而顯證之。定爲周宣王物。爲之心開目明。蓋名香素精推步。先求之以四分周術。又證以漢統三術。參覈異同。進退推勘。得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凡日辰甲戌。皆不值九月旣望。更自文王元年丙寅。迄厲王五十一年癸酉。凡十一正。凡三百八歲。推得宣王之世。始甲戌。終己未。計四十六年。惟十六年己丑。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旣望甲戌。爲月之十七日。與鼎銘脗合。斷此鼎爲周宣王時物。鼎中有司徒南仲字。憶儀徵師積古齋款識中。謂南仲有二詩。出車篇之南仲。毛傳以爲文王之屬。常武篇之南仲。毛傳王命南仲於太祖。是宣王之臣也。此銘不類

商器。當是宣王時臣。則已先著香言之。特著香實是求是。尤令人拍案稱快耳。

按焦山此鼎。明以前人。鮮著之錄者。惟徐興公一釋文耳。自國初王西樵。士祿始據韓吏部如石言。爲京口某公家物。嚴分宜敗之。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某家。以爲不祥。捨之焦山寺。康熙間。詩人始競以此爲故實。其實自嘉靖以後。明人詩文集。並無此說。天水冰山錄中。備載分宜家物。銅器類只有銅鼎二件。其重一百一十四斤。且有蓋。並未言及款字。而今鼎之重。已不止百餘斤矣。朱竹垞先生及吾師蘇齋老人。皆深於考古者。其詠此鼎。皆不言是事。然則分宜一事。尙當以疑案處之也。

乙瑛碑

乙瑛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云云。又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云云。以後漢書證之。雄爲吳雄。戒爲趙戒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三王世家。並載諸臣奏疏。其著朔可爲後世法程。曰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云云。又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云云。前言戊申朔。則乙亥爲二十五日。言戊寅朔。則癸卯爲二十六日。中興以後。有司失其傳。如先聖廟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云云。又修西嶽廟碑。載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云云。烏有知朔爲丙子庚午。而不知壬寅壬午爲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斯近贅矣。今世碑記祭文。踵先漢故事可也。武虛谷云。按中興之初。猶存西漢遺制。後漢書隗囂檄文云。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言己巳則爲二十一日也。吳氏之言。信有本哉。

張遷碑

張遷碑。臘正之際。休囚歸賀。桂末谷謂。際卽蔡之異文。小爾雅。蔡法也。禹貢。二百里蔡。鄭注。蔡之言殺。滅殺其賦。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蓋張君治穀城。未滅獄訟。省刑釋囚。故下文有尙書五教。君崇其寬。詩云愷悌。君隆其恩之語。武億謂蔡釋作蔡。與句內臘正無涉。當作祭祀之

蔡。漢正臘日。有此舊典。歲終大祭。從吏人宴飲也。後漢書虞延傳。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還。華陽國志王長文傳。試守江原令。縣收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值臘晦。皆遣歸家。此皆因臘縱囚。與碑正合。

按武說勝桂說。然以祭禮爲說。似轉迂。僚當與際通。臘正之際。卽華陽國志所謂臘晦也。可不煩言而解矣。

碑中稱諱

西陝頌首云。李君諱翁。曹全碑首云。公諱全。饗孔廟後碑首云。史公諱晨。此三碑皆卽時所立。可見生前不嫌稱諱也。樊毅華嶽廟碑云。樊府君諱毅。孫叔敖碑云。段君諱光。修堯廟碑云。濟陰太守河南醫師孟府君諱郁。下及令丞尉皆稱諱。靈臺碑。濟陰太守魏郡陰安審君諱晃。以下令亦稱諱。惟丞尉但直稱名。蓋漢人尊上。體固宜然。不如後世之避忌也。

私諡

司隸校尉魯峻碑云。於是門生汝南於缺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臧屯。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諡宣尼。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諡君曰忠惠父。又元儒先生婁壽碑云。國人乃相與論德處諡。刻石作銘。此後世私諡所由昉。在漢時卽已盛行。至唐韓昌黎銘孟郊書貞曜。柳子厚表陸先生書文通。名儒亦用此例。隸釋以羣下私相諡爲非古。而不知其來已久矣。

吳與皓通

孔羨碑。以太昊作大皓。按淳於長夏承碑。冀州從事郭君碑。並言皓天不弔。外黃令高彪碑。恩如皓春。李翕鄱關頌。精通穹皓。義並作昊。蓋古文昊皓浩皞本通用。荀子成相篇。皓天不復。楊倬注。皓與

昊同。楚詞。遠遊。歷太皓以右轉兮。注。皓一作皜。劉熙釋名。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班孟堅幽通賦。昊爾大素。服虔曰。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謂浩爾太素。皆足爲證。

碑書夫人

漢金卿長侯成碑。後書夫人以延熹七年歲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遭疾終。顧亭林證以郎中馬江碑云。夫人宛句曹氏終。溫淑慎言曰女師。年五十五。建寧三年十二月卒。此後人作碑。並志夫人之始。朱竹垞跋侯成碑。亦云終漢之世。侯君而外。夫婦合藏。僅有郎中馬江碑。並書夫人曹氏祔焉。

按戚伯著碑云。太歲丁亥。娉妻朱氏。旬期奄遂。賈沒。隸釋考碑有太歲丁亥字。當是建武或章和年所刻。則已在建寧之前。又相府小吏夏堪碑。亦有娉會謝氏並靈合柩之語。朱顧亦所見未到耳。

碑書遭憂

漢安平相孫根碑云。遭公夫人憂。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云。遭秦夫人憂。

按孫根父爲司空。故母稱公夫人。秦卽太字。漢制惟列侯母稱太夫人。此蓋借稱以尊之耳。

總敘旁及

今人爲人作誌銘。往往有總計其生平所歷之官。而以數語括之者。其體亦是漢人開之。車騎將軍馮緄碑云。一要金紫十二銀艾七墨綬是也。又今人立碑勒石者。往往附署刻石者姓名。亦自漢有之。武梁碑云。良匠衛改雕文刻書。隸釋云。此碑兼列良匠之名。與鄒閣列石師孔耽神祠碑。所列治師名同。

魏代兼用

魏書道武帝紀。天興元年。羣臣言國家萬世相承。啓基雲代。應以代爲號。帝下詔。宜仍先號以爲魏。

似當時改號稱代。帝實不從。而崔浩傳又云。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則與本紀之言不應。今考太和二年。始平公造像記云。暨於大代。又太和七年。孫秋生造像記首。亦題大代。而修中嶽廟碑。於大代字。又凡兩見。又延昌三年。司馬景和妻墓誌銘。首題魏代。皆與崔浩傳語合。則恐本紀疎矣。

碑有旁注

大中六年。杜殷撰杜順和尚行記。見字旁注胡旬反。又咸通十三年。鄭仁表撰左拾遺孔紆墓志。將字旁注去聲。始知有病旁注句字。甚矣旁注句字。皆金石例所無也。又孔碑。載故事赤尉從相府。得朱紱殿中。此縣尉得侍御史之由。史志並缺之。

中元後元

劉禹錫撰楊岐山廣禪師碑銘。述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玄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值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旣望之。又十日。碑刻紀年。稱中元後元。亦他碑之希見也。

空格書

唐人臨文。遇推崇本朝。字面輒用空格。或跳行書之。惟泚水等慈寺碑中。獨空一格。而任城橋亭記。乃有空四格六格七格下格不等。不能詳其何義也。至嵩高靈勝詩碑。則以三川守及賢導等字。亦空三格。更不可解。

人死別稱

凡人死。曰卒。曰沒。曰疾終。曰溘逝。曰物故。曰厭世。曰棄養。曰捐館舍。此人所熟知也。而顏魯公撰

徐府君神道碑云。夫人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帳於相川之安陽。又有稱啓手足者。獨孤及撰夫人韋氏墓志云。啓手足之日。長幼號咷。又權德輿撰杜岐公志銘云。十一月辛酉。啓手足於京師。又梁肅撰皇甫縣尉志銘云。啓手足於嘉興縣私第。又宋李宗諤撰石保吉碑云。啓手足於豐義坊私第。又有稱隱化者。陳子昂爲其父元敬銘云。隱化於私宮。又有稱遷神者。柳宗元撰崔敬志銘云。遷神於舟。又道士卒。有稱解駕者。見許長史舊館壇碑。有稱遁化者。見顏魯公撰李元靖碑。又女僧卒。亦有稱遷神者。見李志諫唐興聖尼法澄銘。亦有稱遷化者。見唐宣化寺尼見行塏銘。有稱捨壽者。見唐濟度寺尼法願志銘。僧卒有稱遷形者。亦有稱遷化者。見唐道安禪師塔記。及僧維新等經幢。有稱示滅者。見劉禹錫牛頭山融大師新塔記。

填諱

徐皓碑。爲次子峴所書。倩張平叔填諱。麻衣子神字銘。爲李述魯狎所撰。二男李述魯遠書文。時父已沒矣。因倩李珣填諱。

尼稱和尚

唐開元中。有濟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尚神空誌銘。又有都景福尼靈覺龜銘。亦稱尼爲和尚。

按通俗編引廣異記。大歷時。某寺尼。令婢往市買餅。見朱見勸問曰。汝和尚好否。又云。聞汝和尚未挾纊。今附絹二疋。與和尚作寒具。此皆唐時尼稱和尚之證。

顧命

古人上下皆得稱顧命。後漢書趙咨傳云。子允不忍父體與士并合。欲更改殯。祇建嘗以顧命。又蔡中郎集。朱公叔墓前石碑。其孤野受顧命。陳太邱碑。臨沒顧命。司空臨晉侯楊公碑。寢疾顧命。又唐開元中。鎮軍大將軍吳文碑。公夫人之顧命。願不合於雙棺。

單名空格

今人題名中。凡單名者。每於姓下空一格書。今與二名者齊。或以爲不典。按唐梁昇卿書御史台精舍碑。其碑額碑陰碑側題名者。一千一百餘人。凡單名者。中皆空一格書。今此碑現存。是唐已有此例也。

碑誌異文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誌。作劉統軍誌。又作碑。東坡作司馬公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而文詞句律。乃無一字相似者。蔡中郎爲陳太邱胡廣作碑。及爲二公作詞銘。同者乃十七八。

李斯字

少時。聞汀州府城外之蒼玉洞。有秦李斯字。意其爲嶧山朶木本。好事者摹刻於茲。後至汀郡。往游其地。巖石崎嶇。如壁如戶。鐫前人題詠頗多。而無所謂李丞相字者。旣閱府志。古蹟門云。蒼玉洞中有一石。膚理光瑩。鐫李斯壽字。與今篆文頗異。乃知向所聞者卽此。夫李斯始作小篆。其時並無隸書。今此直是楷書。絕不見古樸之致。流俗傳僞。固無足怪。而周櫟園先生閩小紀。亦以爲斯翁書。何哉。

諸葛磚

四川成都貢院。疑傳蜀漢宮基。至公堂上屋瓦。尙多舊物。質堅而細。與銅雀瓦相似。可以爲研。每方縱橫。約皆尺餘。旁有小字云。臣諸葛亮造。素禁竊匿。故士子出場。亦必搜檢。後因防範匪易。於乾隆三十年。盡行拆卸解京。此一班錄所據。蜀人之言。並云伊家現有瓦一片。不知確否。姑志之。亦不知解京現存何所。何以無一人得見者。

瘞鶴銘舊拓本

丁兒從吳門。以重價購得瘞鶴銘舊拓本。有翁覃溪師跋。然楮墨未精。頗無神采。尙不及余齋舊藏之殘拓一紙。今年攜至揚州呈雲臺師。以爲真舊拓也。惜止七字耳。未幾。從孟玉生處購得一冊。存二十五字。冊前有姜鏞題八分字。似是康熙年間所作。此蹟亦至寶。海內之所希。惜姜鏞未詳其人耳。

絕域金石

紀文達師筆記云。嘉峪關外有闕石徒嶺。闕石徒。譯言碑也。有唐太宗時候君集平高昌碑。在山脊。守將砌以碑石。不使人讀。云讀之則風雪立至。屢試皆不爽。故至今並無搨本。又云喀什噶爾山洞中。石壁劃平處。有人馬像。回人相傳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尙可辨。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戊卒燃火禦寒。爲烟氣所薰。遂模糊都盡。惜當時無畫手。鑿筆其間。描摹一紙耳。今人喜授羅金石書畫。而不知淪在絕域。爲耳目所不經見者。尙如此之多也。

買王買褚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而敬元爲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唐中睿之季。人語曰。買褚得薛。不落節。蓋時重河南。而少保爲河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二者可成切對。

蘇米署名

相傳蘇行書署名艸頭右先橫。米行書艸頭右先直。此言于米猶未盡合。蓋帶之上半。乃从艸。並非艸頭。作者當先兩直。後兩點。凡米款真跡皆如此。其下半係先作一。次作口。次中直透上而下。實卽薊字省文耳。雖行草皆可以此辨之。若僞米蹟之款。則直于草頭下加市矣。豈通人如海嶽。乃至自誤其名乎。米書款自元祐六年以前皆作黠六年以後始改書作帶是元祐辛未年也

書畫精鑒

虞山錢曾云。唐太宗臨右軍書。作戩字。虛其戈。以令虞世南足之。示魏徵。徵曰。聖作惟戈法逼真。明成祖觀一畫。羣臣皆以爲趙千里。滕用亨獨定爲王晉卿。展視卷尾。果有誥名。必如此始可謂之精鑒。

王晉卿索蘇書

王晉卿貽東坡書云。吾日夕購子書。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遺我。毋費我多絹也。東坡乃以澄心堂紙。李承宴墨。書黃州作黃泥坂詞。並跋二百餘言遺之。

鮮于伯幾詩刻

余舊藏鮮於伯幾揚州詩四十韻卷。付恭兒守之。今年小住邗上。恭兒偶以呈阮太傅師。師謂此元末詩翰一大觀。且有邗江故實。亟應鈎摹上石。藏之揚州。適黃右原比部亦欣然。爲市石察書。選工鐫勒。

按鮮于款。謂作於至元癸巳。是元世祖之三十年。鮮于生於元憲宗七年丁巳。終於大德六年壬寅。此其三十七歲所作。卷後舊有范昌劉天爵二跋。皆未詳其人。且字亦不甚佳。故均未入石。據劉跋。謂此詩爲困學集中所未載。余檢揚州府志。亦無此詩。近日揭得察院廨中所立鮮于書御史台箴碑。似由展轉翻摹。非出困學手書。遠遜此蹟。此吾師所以亟於勒石也。師有別業。在刊上農桑。今卽將此石陷於亭壁。使遠近觀者。皆可推搨。亦公諸同好之盛心云爾。

李待問

雲間李待問。字存我。自許書法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題額者。李輒另書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勝董也。宗伯聞而往觀之。曰書果佳。但有殺氣。恐不得其死。後李果以起義陣亡。宗伯洵具眼矣。又相傳。宗伯以存我之書。若留於後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陰使人以重價收買。得卽焚之。故李書至今日。殊不多見也。此與趙松雪焚鮮於伯幾書正同。皆恐係無稽之語耳。

思翁書品

嘗見昔人論思翁書。筆力本弱。資制未高。究以學勝秀絕故弱。秀不掩弱。故上石輒減色。凡人往往以己所足處求進。伏習既久。必至偏重。畫家習氣。亦於此生。習氣者卽用力之過。不能適補本分之不足。而轉增其氣力之有餘。是以藝成。習亦隨之。惟思翁用力之久。如瘠者飲藥。令舉體充悅光澤而已。不爲騰溢。故寧見不足。毋使有餘。其自許漸老漸熟。乃造平澹。此真千古名言。亦一生甘苦之至言也。此憚南田與石谷論書畫語。頗有精理。

記筆三則

盧言雜說云。世傳宣州陸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後子孫猶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州。先與二管。謂其子曰。柳學士能書。當留此筆。如退還。卽可以常筆與之。未幾。卽以爲不入用。遂與常筆。陸云。先與者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世俗言蒙恬始造筆。非也。尙書中候言神龜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又援神契言。孔子作孝經。簪縹筆。是周孔時已有筆矣。成公綏有棄故筆賦云。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並明。乃發慮于書契。采秋毫之顛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屬象齒於纖鋒。是筆之製。已備於倉頡時矣。淮南子本經訓云。倉頡作書。鬼夜哭。高誘注。鬼或作兔。兔恐取毫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製筆率用兔毫。或作羊毫雞毫鼠鬚狼毫貂毫。此外有用鹿毛者。見中華古今注。有用麝毛狸毛者。見朝野僉載及樹萱錄。有用猓毛獺毛者。見黃山谷筆說。有用鵝毛者。見白香山詩。有用狸毛者。見王荆公詩。有用雉毛者。見博物志。有用豬毛者。見王佐文房論。有用胎髮者。見唐齊己詩。有用人鬚者。見嶺南異物志。製筆謂之茹筆。蓋言其終日含毫也。笠澤叢書。有哀茹筆工詩。林逋集有美葛生所茹筆詩。今製筆者尙守此法。但以口舐之使圓。而茹筆之名。鮮有人道者矣。

記紙四則

昔蘇文忠公嘗書赫蹏云。吾此紙可以劉錢祭鬼。後五百年。當受百金之享。當時人或嗤之。然至今日。又豈止百金之享已哉。納蘭成德綠水亭雜識云。文衡山曾見一紙。廣二丈。趙文敏不敢作字。題記而已。不知紙工以何器成之。王東淑揮南續筆云。太倉王文肅家有宋箋。可長十丈。米元章細楷題其首。謂此紙世不經見。留以待善書者。後公屬董思翁寄之。思翁亦欣然曰。米老所謂善書者。非我而誰。遂書滿幅。南唐澄心堂紙。陳后山以謂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親見其紙之言。然在宋時已稱罕觀。故劉功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亦不識是也。余家藏李龍眠白描羅漢卷。文二水跋。以爲是澄心堂紙。其堅白異於他紙。又藏李後主行書冊。則紙質稍厚。色又微黃。疑當時紙色不必一律。必謂澄心堂紙白色者。無據也。

特健藥

往見收藏家。於舊書畫之首尾。或題特健藥字。亦有取爲篆印者。考法書要錄。載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駙馬武延秀。閔二王之迹。強學寶重。乃呼薛稷鄭愷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答稱爲上者。題云特健藥。云是突厥語。其解甚明。乃輟耕錄不喻其義。而香祖筆記。又以字義穿鑿解之。益誤矣。

寫真

吾閩曾波臣。以傳神擅名。如鏡之取影。爲寫真絕技。圖繪寶鑑。稱其開闢門庭。前無古人。先此爲戴文進爲妙藝相傳。永樂間。文進初到南京。將入水西門。轉盼之際。一肩行李。被脚夫挑去。莫知所之。文進遂向酒家借紙筆。追寫其像。聚衆脚夫認之。衆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果得行李。又相傳吳小仙春日。同諸王孫遊杏花村。酒後渴甚。從竹林中一嫗索茶飲之。次年復至其地。嫗已下世。小仙日想心存。遂援筆寫其像。與生時無異。嫗之子爲哭失聲。

黃要叔

蜀廣政中。淮南道通聘信幣。中有生鶴數隻。蜀主命黃筌寫於殿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翹足者。精采態度。更愈於生。往往致生鶴立於畫側。蜀主歎賞。遂目爲六鶴殿。又新構八卦殿。命筌於四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雀。時五坊使呈雄武軍所進白鷹。誤認殿上畫雉爲生。掣臂者數四。蜀主歎異。命學士歐陽炯撰筆畫奇異記。見益州名畫錄。又蜀後主。嘗詔筌於內殿觀吳道元畫鍾馗。乃謂筌曰。此吳畫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爲有力。命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之筆。別改以拇指抉鬼目者進焉。後主怪其不如旨。筌曰。道元所畫者。眼色意思。皆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後主視之。不妄。乃喜。見宣和畫譜。米氏畫史云。蘇子美所藏黃筌鴻鶴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無少異。今院中作屏風畫。率用筌格。稍舊退出。卻無處可辨。又東坡與錢濟明書云。家有黃筌畫龍跋。起兩山間。陰威凜然。舊作郡時。以祈雨有應。然則筌畫之難辨而可寶。自宋時已然矣。

蒲延昌

蒲延昌於廣政中進畫。授翰林待詔。時福感寺僧。摹寫宋展子虔獅子於壁。延昌見之。曰。俱得其樣。未得其筆。遂畫獅子圖以獻。時王昭遠公有嬖妾患痞。以之懸於臥內。其疾頓減。怪而問之。對曰。昔梁昭明太子以張僧繇獅子愈疾。名曰辟邪。其來久矣。亦見益州名畫錄。

小李將軍

人但知李思訓之子昭道。稱小李將軍。而不知成都李昇。小字錦奴。畫得思訓筆法。同時與昭道聲聞並馳。亦稱小李將軍。見宣和畫譜。及益州名畫錄。

易元吉

米襄陽畫學云。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世但以猿獍稱之。可歎。或曰。元吉嘗畫孝嚴殿壁。院人妒其能。只令畫猿獍以進。後且爲人所燒。

華光僧

畫梅花者。始於北宋之僧仲仁。而著於南宋之楊補之。仲仁。會稽人。往衡州華光山。陶宗義畫史會要。所稱華光長老也。黃山谷詩。雅聞華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煩惱。其爲當時所重如此。曾敏行獨醒雜志。載紹興初。有華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楊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乃得仲仁之傳。

無李論

宋劉道潛聖朝名畫評。稱景祐中。李成之孫宥。爲開封尹。命相國寺僧惠明購成之畫。倍出金幣。歸者如市。米元章爲作無李論。耳食者遂謂世無李畫。不知米論但就一時言之也。

合作畫

南唐李後主。有與周文矩合作重屏圖。見清河書畫舫。圖同畫山水入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見德隅齋畫品。此皆後世畫人合作之始也。

倪雲林

式古堂畫考。有倪元鎮設色畫。款署天順三年春三月松雲隱林倪珽。其再題款。已作瓚字。則在至元四年也。董思翁跋云。雲林畫。世無設色者。此亦一奇。

高房山

高房山春雲曉靄圖立軸。銷夏錄所載。乾隆間。蘇州王月軒。以四百金得於平湖高氏。有袿王張姓者。以白金五兩。買側理紙半張。裁而爲二。以十金屬翟雲屏臨成二幅。又以十金屬鄭雪橋摹其款印。用清水浸透。實貼於漆几上。俟其乾再浸再貼。日二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復以白友煎水。蒙於畫上。滋其光潤。墨痕已入肌裏。先裝一幅。因原畫綾邊上。有烟客江村圖記。復取江村題籤嵌於內。畢澗飛適臥疴。不出房。一見歎賞。以八百金購之。及病起諦視。雖知之。已無及矣。又裝第二幅。攜至江西。陳中丞以五百金購之。今其真本仍在吳門。乃無過而問之者。

寶繪錄

前明崇禎間。有雲間張泰階者。集所選晉唐以來僞畫二百件。刻爲寶繪錄。凡二十卷。自六朝至元明。無家不備。宋以前諸圖。皆雜綴趙松雪。俞紫芝。鄧善之。柯丹邱。黃大癡。吳仲圭。王叔明。袁海叟。十數人題識。終以文衡山。而不雜他人。覽之足以發笑。豈先流布其書。後乃以僞畫出售。希得厚值耶。四庫書提要云。寶繪錄二十卷。上海張泰階撰。泰階字援平。萬歷己未進士。家有寶繪樓。自言多得名畫真蹟。持論甚高。然如曹不興畫。據南齊謝赫古畫品錄。已僅見其一龍首。不知泰階何緣得其海戍圖。又顧愷之。陸探微。展子虔。張僧繇。卷軸纍纍。皆前古之所未睹。其闔立本。吳道元。王維。李思訓。鄭虔諸人。以朝代相次。僅廁名第六七卷中。幾以多而見輕矣。揆以事理。似乎不近。且所列歷代諸家跋語。如出一手。亦復可疑也。

沈石田世家

式古堂畫考。載沈貞吉恆吉山水兩種。貞吉名貞。字南齋。又字陶庵。又號陶然道人。其弟恆吉名恆。字同齋。號親庵。卽啓南之父也。他書卽以貞吉恆吉爲名。誤矣。貞吉自題畫云。一竿風月。一簑煙雨。家傍釣臺西住。賣魚生怕近城門。况肯到紅塵深處。潮生解纜。潮平鼓柁。朝落放歌歸去。時人錯認嚴

光。自是無名漁父。八十三翁沈貞題於有竹居。恆吉自題畫云。此老粗疎一釣徒。服也非儒。狀也非儒。年來只爲酒糊塗。朝也村酤。暮也村酤。胸中文墨半些無。名也何圖。利也何圖。煙波染就白髭鬚。出也江湖。處也江湖。時雨方霽。寤寐北窗。展古玩法書名筆。聊爲作此。贈誠庵老友一笑。沈恆。觀此知啓南以詞畫名家。淵源有自。啓南壽至八十三。其父恆吉。亦六十有九。貞吉則題畫之年。已八十三。一家老壽。所謂烟雲供養者。良不虛乎。清河書畫舫云。傳聞親庵之父曰蘭坡。尤能鑒賞書畫。游心藝苑。而弁州續稿載。啓南之弟名翺。字翺南。善畫。梅村文集又載。啓南之孫名涓。字伊在。畫學趙承旨。則家學相傳。前輝後光益遠矣。

江山雪霽卷

王右丞江山雪霽卷。董思翁所稱海內墨皇者也。本爲華亭王氏嫁奩中物。後歸婁東畢部郎潤飛。其值千三百金。卷長六尺。絹光麗如紙。其色略起青光。畫絕工細。但有輪廓。都不皴染。微露刻畫之迹。其筆意惟李成趙大年略相似。北宋後無此畫法也。舊無題識。祇文衡山隸書引首。及董思翁馮開之朱元價諸跋而已。部郎之兄秋帆制軍欲得。靳固不與。揚州吳太史杜村。數往就觀。部郎感其意。謂言能固守勿失。卽以付子。太史領之。遂償值捧歸。坐臥必與俱。後遊江右。陳望之中丞索觀。詭言不在行篋中。度必詣寓齋窮搜。乃對卷先叩頭致罪。權置榻下。雜溷器之側。告之曰。紹浣今日有難。暫屈君處。此客去卽請公出。焚香以謝。中丞來。徧覓不得。日及榻下。太史色幼。遂攫之而出。因約假觀數日。至期索之。置不出見。命其子婦太史之妹。轉述翁意。出三千金求此卷。復厚贖之。時太史旋囊已罄。妹以哀詞求之。堅持不可。強索而歸。

海天落照卷

王弁州跋李昭道海天落照圖云。真本爲宣和祕藏。轉落吳城湯氏。嘉靖中。有郡守以分宜子大符意迫

得之。湯見消息非常。乃延仇質父別室摹一本。將爲米顛狡繪。而爲怨家所發。守怒甚。將致巨測。湯不獲已。因割陳紉熙等三詩於仇本後。而出真蹟。邀所善彭孔嘉輩。置酒泣別。摩挲三日。而後歸守。以歸大符。大符家名畫近千卷。皆出其下。尋坐法。遷入天府。隆慶中。一中貴攜出。其小璫竊之。時朱忠偉領緹騎。密以重貲購之。中貴詰責甚急。小璫懼而投諸火。余歸息弁園。湯氏偶以仇本見售。爲驚喜不論值收之。

按孫月峯言。徐文貞家有此圖數本。多爲人乞去。今有最下一臨本尙存。猶自可喜。其所隔日光之閃爍明暗。及水中日色。海濱人瞻望。與失薄暮人爭赴家。市人收拾市物。形狀踴躍如生。不可畢述云云。然則實父祇一本。弁州所得。恐又是仇本之重儻。憶余少日里居。亦曾見一本。但覺光彩奪目。惜爾時不知辨驗款跋。稽證源流耳。

秋山卷

余在吳中。有以揮南田尺牘冊來者。因價昂不果售。但錄其記秋山卷始末云。董思翁嘗謂黃一峯墨妙在人間者。惟潤州修羽張氏所藏秋山圖卷爲第一。非浮嵐夏山諸圖所可伯仲。間以語王煙客奉常。謂君研精繪事。以癡老爲宗。然不可不見秋山圖。奉常懼然。向宗伯乞書爲介。並載幣以行。抵潤州。先以書幣往。比至。門庭闐然。雖廣廈深閤。而廳事惟塵土雞鶩糞。艸幾滿。奉常大詫。心疑是豈藏一峯名蹟家耶。已聞重門啓鑰。僮僕掃除。主人肅衣冠。揖客人。張樂庀具。備賓主之歡。繼出秋山圖示奉常。一展視間。駭心洞目。其圖乃用青綠設色。寫叢林紅葉翁絕。如火上起。正峯純是翠黛。用房山橫點積成。白雲籠其下。雲以粉汁澆之。彩翠爛然。村墟籬落。平沙小橋。相映帶。靈奇而渾厚。色麗而神古。視向所見諸名本。皆在下風。始信思翁歎絕非過。奉常既見此圖。觀樂忘聲。當食忘味。神色無主。門日停舟。使客說主人。願以金幣相易。惟所欲。主人啞然笑曰。吾欲豈可得哉。不得已。暫假往都下。歸時見還。時奉常氣甚豪。謂整當有之。竟謝去。既而奉常抵京師。奉使南還。道京口。重過其家。閩人

拒勿納矣。問主人。對以他往。因請前圖一過目。使三反不可。重門扃鑰。糞草積地如故。徘徊淹久而去。奉常既晝夜念此圖不可得。後與石谷述其事。爲備言當日寓目間。如鑑洞形。毛髮不隔。口摹手擬。恍若懸一圖你眼中者。其時思翁棄世久。藏圖之家。亦更三世。未知此圖存否何如。每與石谷相對歎息。適石谷將有維揚之行。奉常曰。能一訪秋山否。以手書屬石谷攜書往來吳閩間。對客言之。客聞奉常語。立袖書於貴戚王長安氏。王氏果欲得之。亟命客渡江物色。於是張氏之孫某。悉取所藏彝鼎法書名蹟來。王氏大悅。延置上座。出家姬合樂享之。張氏遂以彝鼎法書名蹟。合抵千金爲壽。一時羣知秋山妙蹟。已歸王氏。王氏遣使招婁東二王公來會。時石谷先至。使詣貴戚。揖未畢。大笑樂曰。秋山圖已在吾囊中。立呼侍史取觀之。展未及半。貴戚與諸食客。皆覘石谷辭色。謂當狂叫驚絕。比圖窮。恍惚若有所失。貴戚心動。喟曰。得無有疑乎。石谷唯之曰。信神物。何疑。須臾傳奉常來。奉常先在舟中。呼石谷。驚問王氏果得秋山乎。石谷曰。昔日先生所說。歷歷不忘。今否否。烏觀所謂秋山哉。雖然。願先生勿遽語王氏。奉常既見貴戚展圖。辭色一如石谷。強爲歎羨。貴戚愈益疑。頃元照亦至。石谷又先諭意。元照亦諾之。乃入。大呼秋山來。披指靈妙。贊歎纏纏。不絕口戲。謂非王氏厚福。不能得此奇寶。於是王氏釋然安之。嗟夫。奉常曩所觀者。豈夢境耶。抑神物變化。不可測耶。其家無他本。人間無流傳。昔奉常捐千金而不得。今貴成一彈指而取之。可怪已。豈知既得之而復有淆訛顛錯。王氏諸人。至今不寤。不亦重可怪乎。石谷爲予述此。且訂他日同訪秋山真本。或當有如蕭翼之遇辨才者。

米畫不過三尺

米襄陽自言作畫。只作橫掛三尺軸。寶晉齋中所懸。長亦不過三尺。乃不爲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著。

楊二山鑒賞

孫月峯書畫跋。謂楊二山太宰。雅好書畫。每向飛鳧人曰。有假者持來我買。真蹟重價。我買不起。此是本色人語。然往往亦得佳者。

宋漫堂鑒賞

宋漫堂自言善鑒別書畫。能於暗中摸而鑒之。便可定其真僞。此語似欺人而實有此理。蓋所見古蹟多。而又有神解悟入。非可與淺人道也。竊廊隨筆載。合肥許太史孫全家藏畫鶴一軸。陳章侯題曰。此北宋人筆。人不知出誰氏之手。公覽之。定爲崔白畫。座間有竊笑者。以爲姑妄言之耳。少頃。持畫向日中曝之。於背面一角。映出桐章。文曰子西。子西卽白號。衆始嘆服。後此事傳至黃州。司理王侯齋。絲猶未深信。一日讌客。廳事懸一畫。公從門外與上。辨爲林良畫。迨下與視之。果然。侯齋爲心折。

王弇州鑒賞

朱國禎湧幢小品云。王弇州不善書。好談書法。其曰。吾肥有鬼。吾眼有神。此說一唱。於是善畫者好談畫。不善詩文者好談詩文。古語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思白。於書畫一時獨步。然對人絕不齒及也。其詆訶弇州至矣。然弇州品題書畫。賞鑒家實不以爲謬也。王弇州購得趙文敏濟禪師塔銘。爲之跋云。月來買文錢。爲之一洗。恐兒輩厭。不能浮大白快賞之。

按此與王右軍以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情事正同。然一恐覺。一恐厭。兩家兒遂分高下。而一不厭絲竹。一不能浮大白。古今人信不相及乎。

王百穀題跋

式古堂書畫考。載趙巖神駿書卷後。有松雪圖翁蘇東坡詩跋云。趙巖所畫。深得曹韓筆法。余亦好畫。何能及也。故以杜子美詩書之。大德五年菊節。子昂杜子美三字實偶筆誤。而王伯穀跋。乃謂拾遺集

無此作。古今詞人之作。散逸不傳者。甯獨此歌。余按圖索驥。乃並得詩。恐非天厖真龍。不傳老杜雕龍云云。此何異癡人說夢呼。

牧牛圖

昨夢錄載。南唐李後主。有牧牛圖。獻於宋太宗。圖中日見一牛食草欄外。而夜宿欄內。太宗以詢羣臣。皆莫知之。獨僧贊皇曰。此海南珠脂。和色畫之。則夜見沃焦山石。磨色畫之。則晝見各一牛也。

按珠脂別無經見。沃焦山亦非人跡所能到。恐此係一時取辨應對。邱至綱俊林機要。則以爲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墨。欲日見者。於日下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此說似尙近理。然珠淚恐亦難得。此事究未經親試。不敢遽斷其是非矣。

考試畫師

前明英宗。試天下畫師於京中。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爲題。諸畫工皆於花卉上粧點。獨戴文進畫天松。頂立一仙鶴。一人畫芭蕉下立一美人。於脣上作一點紅。朝廷竟取畫美人者。時皆爲戴惜不遇。余謂戴畫。用意固高。然於春色二字。究未闡會也。或云此是宋徽宗時畫工戴德淳事。德淳畫蝴蝶夢中家萬里。作蘇武牧羊。臥草蝶中。亦善用意。

張翼

蘭亭續考載。王逸少嘗作意書表上穆帝。帝使張翼擇紙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題後答之。初視亦不覺。詳視乃歎曰。小兒亂真乃爾耶。是在當時。已自疑如此。

任靖

紀文達師曰。右軍雜帖。多任靖代書。蓋靖學書於右軍。後大令又學書於靖也。事見陶宏景與武帝論書啓。今尚在隱居集中。此事人多不知。卽歷代書家傳記。亦佚其名。蓋不幸而湮沒耳。

有筆有墨

張青父云。古人論畫。必曰有筆有墨。人多不深究其理。蓋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卽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背明晦。卽謂之無墨。古人有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惟昔人嘗見王右丞江山雪霽圖。但有鈎勒而無皴染。則豈得謂之無筆乎。

詩話

寄廡邗江。長夏無事。兒輩每喜聽余談詩。余謂論詩要旨。已具退庵隨筆中。茲復記憶舊聞若干條應之。積日又成卷帙。不敢計言語。仍附之叢談。以備遺忘云爾。

疊字詩

詩中用疊字。實本三百篇。後人乃復錯綜變化之。有一句三疊字者。吳融秋樹詩。一聲南雁已先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本朝查初白滔滔浩浩滾滾然句用之。有一句連三字者。劉篤詩。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木蘭詞。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及白樂天詩。新詩三千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一句四疊字者。古詩。行行重行行。木蘭詞。唧唧復唧唧是也。有兩句互疊字者。王貴詩。年年歲歲花常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也。有三聯皆疊字者。古詩。青青河畔草六句是也。有七聯皆疊字者。昌黎南山延延離又屬十四句是也。

倒用成字

王漁洋居易錄云。韓詩多倒用成字。蓋本諸三篇。孫季昭示兒編所拈。如中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家室裳衣衡從稷黍瑟琴鼓鐘斯螽下上羊牛甥舅孫子女士京周家邦鼎鼎息偃之類。不一而足。

宋左舜論詩

宋左舜大樽香詩論。語多沈著。而尤有警切可以教人者。如云物之無益於人者。人弗貴之。史稱嚴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是非之間。則依善惡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者已過半矣。然則詩之能益人。亦何間於窮達哉。如此則遮乎其道尊。又云曲寫閨怨。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非教也。我心匪石。言性不可改。不能奮飛。言義不可去。實命不猶。言命不可挽。蝮螫止奔。曰不知命也。知命若此。不知命若彼。千古英雄失足。豈不以此哉。

謝康樂詩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自謂語有神助。後人譽之者。遂以爲妙處不可言傳。而李元膺又謂反覆此句。實未有過人處。皆膚淺之見也。記得前人有評此詩者。謂此句之根在四句以前。其云臥疴對空牀。衾影昧節候。乃其根也。褰幃暫窺明以下。歷言所見之景。至池塘生春草。始知爲臥病前所末見者。而時節流換可知矣。次句卽從上句生出。自是確論。若吟窗雜錄。謂靈運因此詩得罪。託爲阿連夢中之語。遂有王澤竭時候變之評。夫古來詩案之周納人罪者多。於論詩何與乎。

陶靖節詩

陶淵明愛菊。人皆知之。而於松亦三致意焉。如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下又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萎。下又云連林人不見。獨樹衆乃奇。皆以自況也。東坡論陶公乞食詩

云。澁寒在常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然若溪漁隱叢話。稱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做不足。及顏延之送錢二十萬。即日送酒家。其曠達又如此。

河梁詩

今人贈行詩。輒以河梁爲言。謂託始於李陵與蘇武詩。有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句也。不知河梁之作。已見吳越春秋云。勾踐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遂自引谷。越乃還軍。軍人悅樂。乃作河梁之詩。

太白詩

客有語余曰。太白早發白帝城詩云。兩岸猿聲啼不住。考水經注。瞿塘峽多猿。不生北岸。非惟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聞聲。將同貉獸渡汶而不生矣。然則白詩誤。余曰。此考據固精。然詩家則不應如此論也。

溫飛卿詩

吳修齡語曰。凡詩意之隱僻者。詞多紆回婉轉。必須發明。如溫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於君相也。飛卿於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於宣宗。又爲令狐綯所嫉。遂被遠貶。陳琳爲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刻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宣宗。故託之陳琳以便於措詞。亦未必真過其墓也。起曰。曾於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墓。言神交以敘題面。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霸才無主始憐君。憐字詩中多作羨字解。因今日無霸才之君。大度容人過如孟德者。是以深羨於君耳。石麟埋沒藏春草。賦實境也。銅雀荒涼起暮雲。憶孟德也。此句是一詩之主意。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言將受辟於藩府。永爲朝廷所棄絕。無復可望也。怨而怒。可

謂深得風人之意矣。

李長吉詩

王序堂七俊詹言云。向聞人言。李長吉集中無七言律。一日讀南園絕句第十一首。嫌語意未完。急以第十二首連讀之。始知本爲一首而誤分者。詩曰。長轡谷口倚稽家。白晝千峯老翠華。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牽苔絮長蕪花。松溪黑水新龍卵。桂洞生硝舊馬牙。誰遣虞卿裁道帙。輕綃一幅染朝霞。

徐筠亭說唐詩

徐筠亭時作曰。孟襄陽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杜少陵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力量氣魄。已無可加。而孟則繼之曰。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杜則繼之曰。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皆以索寞幽渺之情。攝歸至小。兩公所作。不謀而合。可見文章有定法。若更求博大高深之語以稱之。必無可稱。而力蹙無完詩矣。

陳午亭說杜詩

陳澤州相國午亭文編。中有讀杜律話二卷。所解有勝於前人者。如晴窗點檢白雲篇。前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漢武秋風詞白雲飛當之。

按漢書郊祀志。天子封泰山。其從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唐書。開元丁三年封泰山。藏玉冊於封祀壇之礎。所謂白雲篇。疑卽指此。時杜公方獻三大禮賦。又欲奏封西岳賦。如此解白雲二字較明。上下文義亦貫。又掖垣竹埤梧十尋。埤字解者各異。不知埤與卑同。言竹埤梧高也。晉語。松柏不生埤。漢書劉向傳。增埤爲高。子虛賦。其埤濕則生蒼葭蒹葭。皆可證埤與卑之通用。又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處豹羣。陶侃之奴。舊注皆不知所出。竊疑陶侃當是陶峴之誤。峴有崑崙奴。名摩訶。

善泅水。後峴投劍西塞江。命奴取。久之。奴支體磔裂。浮水上。陶奴入冰。卒死蛟龍。公奴入山。宜防虎豹。因事相類而用之。又云。諸將五首。當合而觀之。又當分而觀之。一漢朝陵墓。二韓公三城。三洛陽官殿。四扶桑銅柱。五錦江春色。皆以地名起一二作對。一責代宗時禦吐蕃諸將。一責肅宗初討祿山諸將。其事相對。其詩章法句法亦相似。三四作對。一舉內地削。以責宰相臨邊之將。徒煩輸輓。一舉遠入畔。以責藩鎮兼相之將。不能鎮撫。其事相對。其詩章法句法亦相似。末則另爲一體。讀杜詩者以此類推。亦可想當日鑪錘之苦。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也。又云。夔府孤城落日斜。此常與弟一首孤舟例看。蓋以客子言之。雖蜀麻吳鹽。清秋萬船。不礙其爲孤舟。雖白帝夔州。兩城相連。赤甲白鹽。閭闔繚繞。不礙其爲孤城也。每依北斗望京華。北斗或作南斗。或又引三輔黃圖云。漢初長安城狹小。惠帝更築之。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斗城。謂之南北皆可。其說亦非秦城上直北斗。北斗之宿。七星第一。主帝爲樞星。上句言日。比句言斗。又言望京華。以類而言。非南斗明矣。公詩多用北斗。如秦城近斗杓之類。奉使虛隨八月槎。非謂乘槎到天河。徒爲虛語。蓋此槎。亦與第一首孤舟相映。槎槎可到天河。今繫舟不能至京華。故曰虛隨八月槎也。清秋燕子故飛飛。燕子是將去之物。故飛飛者。若見客不去。故以飛飛將去嘲之。雲安子規詩。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兩故字意同。匡衡抗疏功名薄。舊解太略。公於天寶初進士不第。獻三大禮賦。授河西尉。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比與衡初以文學射策科甲不應。令除太常掌故。調平原文學。略似。後於至德初拜行在左拾遺。以上疏救房琯獲譴。得免推問。未幾。出爲華州司戶參軍。遂棄官流寓於蜀。廣德初。召補京兆功曹。不赴。二年。嚴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未幾。辭幕府離蜀。大歷初至夔。視衡由史高幕入朝廷上疏。至丞相奉侯。果何如乎。注家於衡之文學經術。與史高辟薦本未皆不及。然則古來抗疏者多。何獨以衡爲言乎。劉向傳經心得違。舊注亦太略。公獻賦授官。與向初獻宣帝賦頗數十篇。亦略同。後遂流滯於外。不能入朝。欲如向之數進數退。傳經以寄忠悃得乎。衡之抗疏。多傳經義。向之傳經。亦諷時政。其前後疏多及經義。故云。

李文貞公說杜詩

吾鄉安溪李文貞公。於詩未爲精詣。而說詩則時有創解。如云凡詩以虛涵兩意見妙。如杜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兩句。夜則水落魚龍。秋則山空鳥鼠。此一說也。魚龍之夜。故開水落。鳥鼠之秋。故見山空。又一說也。秋興詩。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居變而園菊兩度開花。則羈旅之淚。非一日矣。又見一孤舟繫岸而動歸心。此一說也。觀花發而傷心。則他日之淚。乃菊所開。見孤舟而思歸。則故園之心。爲舟所繫。又一說也。蓋二意歸於一意。而着語以虛涵取巧。詩家法也。又云能學杜者。無過於李義山。而義山詩中。又以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二語爲最似杜。言已長憶江湖以歸老。但志猶欲轉迴天地。然後散髮扁舟耳。

按此解實前人所未及。杜老寄章十侍御詩云。指揮能事迴天地。此義山迴天地三字所本。

蘇齋師說杜詩

余弱冠卽喜爲五七言詩。而於詩義。實茫無所知也。四十歲還京師。游蘇齋之門。始得略聞緒論。則悉非舊所得聞者。嘗以杜詩陰何苦用心語。質之蘇齋師。師曰。杜言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此二句必一氣讀乃明白也。所賴乎陶冶性靈者。夫豈謂僅恃我之能事以爲陶冶乎。僅恃在我之能事以爲陶冶性靈。其必至於專聘才力。而不衷諸節制之方。雖杜公之精詣。亦不敢也。所以新詩必自改定之。改定之後。而後拍節以長吟之。苟其一隙之未中竅。一音之未中節者。仍與未改者等也。說到此處。不覺擱筆而三歎矣。孰知有如此之自擅精能。而如此之不敢寬假乎。二謝者。非果二謝有此事也。語意之間。直若欲云杜陵野老將能事。不便直說。而假二謝以言之。曰豈知具二謝之能事。而亦不能不學陰何之艱苦刻意以成之乎。苦字非正稱之語。乃是旁敲之語。試看有二謝如許之才力。而却亦甘爲陰何之刻苦乎。苦字神理。只得半面。苦字只似就陰何一邊。卑之無甚高論。若謙下若歛抑之詞。其

實亦何嘗陰何果實如此。直是對上二謝能事。不得不如此。若似謙卑斂退之窘狀者。夫然後上七字。二謝能事四字。軒然飛揚而出。知此義。乃知下六字與上七字。陰陽收放之所以然。苦字。曲向陰何一邊低下一著。乃使頗字笑而受之。然則所謂陶冶性靈者。非虛張架局也。實在其中。叩之有真際焉。新詩改罷自長吟。實實愈咀之愈有味。正恐索解人不得已。卽此一篇。可作杜詩全部之總序矣。吾嘗謂蘇詩亦有一句。可作通集總序。曰始知真放在精微。真放。卽豪蕩縱橫之才力也。卽此上七字所云能事也。精微。卽細肌密理之節制也。卽此下七字所云陰何苦心也。二謝陰何。特借拈前人以指似之。陰鏗集隋志僅一卷。蓋所傳已無多。在杜公必尙見其全詣。必深得其祕要。是以又云太白似陰鏗。太白豪放之才。而以陰鏗爲比。則此間卽離含蘊之故。後人焉能窺見之。而漁洋直斥爲陰鏗蕪累。則亦非慎言又道耳。又云老杜望嶽。起句夫如何三字。乃是從下句倒捲而出。齊魯二邦。不爲小矣。顧不解其何以青猶未了也。晉人望嶽詩云。氣象爾何物。亦作訝而問之之詞。非到其境者不知也。今人誤解作空喝起下之詞。則乖其義矣。吾師於杜詩。工力最深。自言手批杜集。凡二十三過。最後始成讀杜附記之定本。凡字句之異同。皆詳列句下。然章鉅憶少時所見杜詩舊本。乃作岱宗大如何。大如何與青未了。字則偶對。意則相生。氣象更爲雄實。似較夫如何爲勝。惜見此本後。呈師已歸道山。不及相質耳。又云。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氣勢凌厲。可爲後學入手門徑。須知自字乃自身之自。非自然自是之自。紫鸞自起語句同。

按如此說詩。則作者精神愈出。若錢籀石先生。必以麒麟與第一爲對偶。則又何關於詩律哉。亡友謝甸男雲亦以鳳麟軒轅紀龍飛十四卷。四十與軒轅爲對偶。與錢說同。又云。石門斜日到林邱。或注。石門屬齊

州。或謂與澗道對。不必實指其地。然居易錄云。孔博士東塘。言曲阜縣東北有石門山。卽杜子美題張氏隱居處。李太白有石門送杜二甫詩。何言石門路。復有金亭開。亦其地。山不甚高。大石峽對峙如門。故名。山南兩小阜。俗稱金粃齒者。子美詩。不貪夜識金銀氣。蓋偶然卽目耳。又云。至尊含笑催賜金。罔人太僕皆惆悵。說者曰。帝喜霸之能寫真。故催金賜之。而罔人太僕。自愧歎無技以蒙

恩贊耳。惟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此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羨嚮之念。乃反含笑而賜金。不若圉人太僕。見馬猶能惆悵而懷先帝也。此解新奇而有理。始知深人無淺語也。又云。風簾自上鉤。白字乃獨自之白也。江樓對酒。忽見月吐。徑自起鉤簾納之。其旁無侍媵可知。白字正對末句寡字也。且此字露出自身。方與末句酌酒相貫。與五六句鶴髮貂裘相接。此論向無有拈出者。又云。詠桃樹一首。乃拈一物以慨時事耳。中四句乃指往日言之。舊字非字。正相呼吸。正字。卽首句不斜之注脚。回憶小徑不斜五桃遮門之口。乃天下車書一家之日。非今作詩之寡妻羣盜日也。蓋少陵之室門內五桃。原不禁人摘食。今當亂後。人自爲計。家自爲某。不免爲離垣以掩蔽之。因此入門之徑。不得不遷就斜曲以升堂矣。回思昔日直入門。直升堂。入門卽見桃樹。堂室不妨其遮。秋則食實。春又開花。不但人我同此食實看花之境。且烏雀同此飛翔棲止之常。卽一居室。而胞與無私之景象。藹然在目。於是慨然遠想曰。此正天下一家之日。非今作詩寡妻羣盜之日也。就此一物。而俯仰今昔之感。所該非一事也。

蘇齋師說蘇詩

蘇齋師云。坡公自普照遊二庵七古一首。是坡詩一小結構。今偶爲拈出。自來學坡詩讀坡詩者。皆不知也。入手四句云。長松吟風晚雨細。東庵半掩西庵閉。山行盡日不逢人。藁裏野梅香入袂。傳出清幽孤峭之景。至此極矣。次云山僧怪我戀清景。自厭山深出無計。妙在借此一託。則上四句之清幽孤峭。更十分完足。次云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此並自己亦抽出。則此遊之清幽。竟到二十分。次云不如西湖飲美酒。紅杏野桃看覆髻。二句乃作俗豔以反形之。此針鋒也。結云作詩寄謝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言實覺此遊之太清幽孤峭也。本應以清幽孤峭作收場。卻反以俗豔作收裏。如此乃謂之則筆。又送文與可出守陵州起句云。筆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尙可消百憂。坡公有墨君堂記。謂竹

也。次云而况我友似君者。此君字與上句之字。皆指竹。題本是送其人。而詩則直以所畫竹爲主。次云素節凜凜欺霜秋。此七字切竹亦切人。妙在於似竹寫其人。次云清詩健筆何足數。清詩健筆四字。二層雙頓而出。此句寫其人。則不必復以似竹說矣。故合其人之詩筆言之。此是著題之正面。然卻是宕開。所以要宕開者。本以似竹爲主也。通首用意全在竹。然而人之似竹。上句已說明。請問下句如何接法。次云逍遙齊物追莊周。此七字則真化工之筆也。逍遙齊物。莊子二篇名耳。坡公之意。卻取齊物二字爲此詩之主。齊物者。已與物齊。卽南郭子嗒然喪我之意也。卽坡公題文與可畫竹忘其身之義也。直欲將文與可化作一竹矣。然若不先用逍遙二字。則其追莊周之妙不圓也。逍遙乍看。似不及齊物之切。豈知坡公以其在集賢院。與在陵州等而視之。所以齊物之上。必用逍遙二字。而後追莊周三字乃圓也。而後上句清詩健筆乃圓也。次云奪官遣去不自覺。奪官遣去四字。又雙頓而出。奪官謂辭去集賢。遣去謂出守陵州。以此本題實事作接筆。而後逍遙齊物之旨乃圓也。處處有實境。而頂上圓光始出。此豈空言神韻者所知。次云曉梳脫髮誰能收。又是妙極化工之筆。並非寫其老態也。直是將文與可作一莖枯竹。寫其蕭蕭之落葉耳。然後知道遙齊物追莊周之妙。真化工之筆也。奪官遣去不自覺。到此乃神圓也。又並非借竹爲喻。卽其上面素節欺霜秋。亦何嘗明言借竹爲喻。只緣此老筆有化工。不知不覺。將一箇文與可。作爲一幅墨竹矣。此等明承暗接。圓合收裹之所以然。卽漁洋先生亦恐看不出也。次云。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此又是妙接。坡公是西蜀人。必親到此州。知其山如此。亦必此日席間。真見文與可禿鬢脫髮之老態。所以竟將陵州童山。寫出一箇無髮之禿頂來。又是真境。並非借喻。結句云。君知遠別懷抱惡。時遣墨君消我愁。通首以竹爲正意。而文與可之形神。全於竹得之。至此仍以墨君結住。而通首俱圓矣。此兩篇七古。皆不過六韻。源上下明暗承相銜接之妙。他人數十韻之轉換。氣力不足以當之。深味此二篇。卽坡詩數十韻之大篇。無以過此矣。必知此秘。而後能鋪陳排比。開拓縱橫也。如杜如韓。篇篇皆當如此用意讀之。

劉宮保說杜詩

劉金門宮保鳳諸存悔齋集。中有杜詩話五卷。多未經人道語。如云杜老爲晉征南將軍預之後。其祭遠祖當陽君文云。春秋主解。臺隸躬親。述預爲春秋左傳集解也。進雕賦表云。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則其根柢經術。固有自來。詩中援引。如懷李白云。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以季武不忘韓宣一事。翻成兩語。兵車行云。新鬼煩冤舊鬼哭。化用夏父弗忘新鬼大故鬼小語。前出塞云。射人先射馬。本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語。投贈哥舒開府云。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以翰年老風疾。比之廉頗。元宗賜音樂田園。比之魏絳。賜女樂歌鐘。連用神明。洵爲克承家學者矣。又云。漢地理志。杜陵古杜伯國。漢宣帝葬此。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三十里。

按長安城東有新陵。大帝所葬。霸南五里卽樂游原。宣帝築此爲陵。曰杜陵。東南十餘里。又有一陵。差小。許后所葬。謂之少陵。其東卽杜曲陵。西卽子美舊宅。自稱杜陵布衣。小陵野老以此。又云。公只有一妹。嫁韋氏。從夫遠宦。有元日寄韋氏妹詩。同谷歌有妹。有妹在鍾離。則已嫠婦寓居時矣。曰我已無家尋弟妹。曰弟妹蕭條各何往。曰弟妹悲歌裏。曰無由弟妹來。曰弟妹各何之。曰故鄉有弟妹。曰團圓思弟妹。數數及之。重人骨肉之感。又云。公二子宗武定是有才。宗文不過使樹雞欄。然熟食日詩。並示兩兒。一則曰汝曹催我老。一則曰他時見汝心。舊解指公先塋在洛。沈寓不能展省。故當節曰。回首邨山。仍囑二子以毋忘拜掃。其論良是。或據元稹系珣。宗武病。不克葬。疑爲宗文早世。然樊晃小集序。明云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先集論次之。則宗文爾日尙存。且並非不能守先業者。宗文小名熊兒。得家書詩云。熊兒幸無恙。初無失愛。宗武小名驥子。特以幼見憐。故驥子好男兒。驥子春猶隔。驥子最憐渠。頻呼而念之。然示宗武詩。以精選飽經術勸其力學。卽以休覓綵衣輕。莫羨紫羅囊。誠其敦行。安得謂公有譽兒癖乎。雲仙雜記載。宗武以詩示阮岳曹。阮旣答以石斧一具。並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欲使我呈父斤削耶。阮聞之曰。欲使自斷其手。不爾天下詩名。又在杜家。說者遂有三世爲將。道家所忌之喻。考史傳。絕不載宗武詩。毋乃公所謂失學從兒嬾。僅解記誦而不能精進者乎。有子賢與愚。何其桂懷抱。無怪公之借淵

明以自解嘲也。又云。詩評。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之謂。論公處境宜然。然遂以公不善作愉樂語。則非也。公之寫喜事。專取神會。如家家買釵釧。只待獻春醪。喜官軍之壓賊也。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喜好雨之知時也。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喜浣花草堂初成也。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来。喜崔明府相過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游子芰荷衣。喜嚴鄭公再至也。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是遷居赤甲之喜。巡簷共索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是寄弟藍田之喜。至草堂詩云。舊犬喜我歸。低徊人衣裾。鄰舍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雅人深致。隨事生歡。善言善者。宜莫如此老。又云。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此是何等洪量。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此是何等醴誼。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此是何等高識。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是何等曠觀。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此是何等坦夷。舊晉文苑傳。斥公褊謬無器度。抑獨何歟。又云。公不佞佛。抑又深通佛理。如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大珠脫玷翳。白日當空虛。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絕妙機鋒。知自有證入處。又云。昔人謂杜詩長於諷刺。多小雅變聲。於頌揚體或不相宜。此說非也。集中如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萬方頻送喜。毋乃聖躬勞。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歷三年調玉燭。元元皇帝聖雲孫。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端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出銀甕。此等語體大聲宏。粲然盛明景象。非善於立言者。定只一味麤豪氣耳。又云。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第一首。識不南塘路。是欲去未去。二首百頃風潭上。是初到境。三首清池四首旁舍。是入門所見。五首隨意坐莓苔。是方坐定。六首野老來看客。是坐已久。七首陰益食單涼。八首醉把青荷葉。是飲酒間情況。九首醒

酒聽詩。是已至夜分。十首出門回首。是歸時情景。次第章法井然。不似後人作連章。可隨意多寡。顛倒位置也。重過何氏五首。一首重來休沐地。二首大迎曾宿客。三首自今幽興熟。四首就看君用幽意推開說。五首將到此應常宿合攏說。處處是重游。確乎不是初到。

王東淑論詩兩則

王東淑曰。古人詩。於題中字必不肯放過。如老杜之重過何氏五首。其着眼處。在重過二字。所以爲佳。吾觀王漁洋三登高樓詩。於三登字全不照顧。已非古法。而字句雜出。尤所不解。如第二聯既用晚霞殘照。而第五句又用雲烟早暮。第八句又用清晨臨眺。一首之內。忽朝忽夕。可謂毫無倫次矣。不知篋衍集何以收之。昔王右丞早朝之作。以絳幘翠裘衣冠冕旒袞龍等字。用在八句之中。前人猶病其太雜。若見漁洋此詩。能無掣擊。又云。詩貴鍛鍊精工。亦須疎密相間。若字字求工。則反傷真氣矣。詩貴含蓄蘊藉。亦不妨豪蕩感激。若句句求澹。則不見精神矣。詩貴意存忠厚。亦不妨辭寓刺譏。若語語渾淪。則全無作用矣。此語蓋亦專爲新城而發。正中新城之病。

按以上兩則。皆應補入余讀漁洋詩隨筆中。

郭頻伽論詩兩則

郭頻伽論詩話云。余最厭宋人妄議昔賢優劣。元微之作杜工部墓志。軒輊李杜退之蚍蜉撼樹之論。未必不爲此而發。山谷以杜北征爲有機係之作。昌黎南山詩雖不作。亦可以此定北征爲勝於南山詩。詎可如此論耶。頻伽又有構園消夏錄云。宋四靈之論五律。曰一篇幸止四十字。再加一字。吾末如之何矣。金源黨竹谿之論七律。曰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錘。便若一屠沽字廁其間也。語皆名雋。可爲東塗西抹者。下一鍼砭。

詩集之富

古人之年高而詩多者。在唐爲白樂天。在宋爲陸放翁。樂天自寫詩文。藏之名勝。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放翁詩初編四十卷。再編通前八十五卷。此一家著作之多者也。宋紹熙輯唐人絕句。闡及前後代。第及萬首。而我朝輯全唐詩。一代三百年。凡得二千二百餘人。共四萬八千九百餘首。此古來總集之多者也。恭讀我朝乾隆一朝御製。以集計者五。分卷者四百三十四。分篇者四萬二千七百七十八。而樂善堂全集三十卷。更在前焉。則真亘古所未聞。穹昊之繁星。不足爲其燦列。廣輿之畫。并不足比其分羅矣。

旗字押韻

康熙己未。試博學鴻詞。施愚山卷。開擬一等。上以旗字押韻。偶誤書旂。改置二等。此施於旗旂二字。素不甚分曉也。旗入支韻。周禮司常所掌。熊虎爲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與衆期其下也。旂入微韻。周禮交龍爲旂。釋名。旂倚也。畫兩龍相依倚也。

按旂從斤聲。實當入真韻。小雅。夜向晨。與言觀其旂韻。左傳。龍尾伏辰。與取虢之旂韻。古音當如此。尤施所不及知也。

菊花詩梅花詩

王荊公菊花詩。有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之句。馮定遠評云。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一枝。亦似詠梅花。不知凋零二字。本鍾士季菊花賦。百卉凋瘵菊花始榮之語。一枝二字。則陳羽詩。節過重陽人病起。一枝殘菊不勝愁。已先用之矣。顏黃門謂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誠哉是言也。自說苑有越使以一枝梅遺梁王之語。陸凱有江南所有聊贈一枝春之句。從此詠梅者。遂多用一枝。然陶詩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是一條亦梅花故實。而罕有承用者。

說詩謔語

說古人詩。有吹毛求疵者。雖未免刻謹。亦頗有理趣。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貫休覓句詩也。或以爲是失韻詩。或教解語能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羅隱詠牡丹句也。或以爲是畫美人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曹唐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也。或以爲是鬼詩。天末樓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楊蟠詠金山寺也。或以爲是牙人量四至詩。到吳在地盡。隔岸越山多。吳雷詠白塔字句也。或以爲是分界塲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白香山詠楊妃句也。或以爲是日進救母詩。秦地關河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駱賓王詠古句也。或以爲是算博士詩。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自點燈來。程師孟詠所築堂句也。或以爲是登廁詩。王莽弄來仍半破。曹公將去定平沈。李山甫覽漢史詩也。或以爲是破船詩。至林和靖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膾炙人口。而陳輔之以爲有類於野薔薇。夫薔薇叢生。初無疎影。花影散漫。焉得橫斜。此則肆口詆譏。無理取鬧矣。或有人謂坡公曰。此二句詠桃詠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當耳。斯言最爲冷雋。近有詠梅花者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灣流水寂無人。語亦幽靜。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偷兒行樂圖也。亦可謂談諧入妙矣。

中興

中興中字。古人每平仄兩用。毛公詩烝民序。周室中興。杜元凱左傳序。紹開中興。陸德明釋文。並切去聲。杜老遠行在詩。新數中興年。坡公送王雱州詩。威聲又數中興年。皆作仄聲用。與釋文合。然杜老秋日夔府詠懷詩云。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贈韋大夫詩云。漢業中興盛。韋經亞相傳。諸將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勳業汾陽異姓王。此三中字。又讀平聲。王觀國學林新編云。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也。則平仄皆可通矣。至中酒之中字亦然。中酒二字。始於漢書樊噲傳。卽國策所謂中飲也。顏注。音竹仲反。謂不醒不醉。飲酒之中也。然太白詩。醉月頻中聖。落花不事君。李處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坡公詩。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君

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俱作平聲用。惟顧亭林必謂中酒猶云半席。當讀平聲。以顏注爲非。是則轉無所據矣。又尙書之尙。唐人詩多作平聲。然夢溪筆談云。尙書本秦官。尙音上。謂尙爲常者。秦人音也。較耕錄亦云。尙主也。如尙衣尙飲尙尙醫之類。並時亮反。後世乃訛爲辰羊反。然即以詩言。唐人原有仄用者。如杜老題瀼西草堂詩云。欲陳濟時策。已老尙書郎是也。

禪語翻進一層

詩文之訣。有翻進一層法。禪家之書亦有之。卽所謂機鋒也。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六祖翻之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著塵埃。臥輪偈云。臥輪有技倆。能斷百思想。對鏡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翻之云。惠能沒技倆。不斷百思想。對鏡心數起。菩提作麼長。龐居士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後有楊無知翻之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閒功夫。更說無生話。海印復翻之云。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來便打眠。管甚無生話。後之主席者。多舉此公案相示。尤西堂良齋雜說有三首云。樹邊難著樹。臺上莫安臺。本來不是物。一任惹塵埃。問君何技倆。有想還無想。心起心自滅。菩提長不長。木意須婚。石女須嫁。夜半吼泥牛。解脫無生話。

人日疊韻詩

丁未人日在揚州。集茗香。黃右原。嚴問樵。保庸魏默深。源吳熙載。廷鳳畢韞齋光琦作挑菜詩。古無此目。借坡公七種共挑人日菜句爲名。揚州飲饌豐侈。習以爲常。聊存示儉之私忱。或可衍成竹西韻事也。

人日以七種菜餚客約同人和之

元日至人日。無日不晴天。自是太平象。能無行樂便。清流宜冷集。陳册要新篇。是日以乾隆乙亥人日南齊諸老詩畫册示客莫笑寒庖儉。期傳挑菜筵。

次日右原倒用前韻飛示卽倒疊和之

大戶角三雅。是會問樵熙載與恭兒以巨觥搏戰皆大戶也。雄談驚四筵。如斯成勝踐。何可闕吟篇。未敢催詩急。徒慚趁韻便。拙作用噓字韻右原以天字易之因卽馳布在會諸君子揮觴增愈氣。結束好朝天。右原詩中有將上計車之語時恭兒亦擬逐隊北行

試燈夕東園觀劇貂帽被竊再倒疊前韻解嘲

誰信試燈會。先成落帽筵。挂冠吾本色。搔首幾新篇。短髮人增笑。科頭我最便。此心一無着。用內典我頭有冠我心無冠語意歸路月中天。

雲糊都轉招同陸夢坡方伯蔭奎咸松甫觀察咸臨吳紅生許苟友二太守飲 運署中三疊前韻謝之

紙醉金迷地。風柔月大天。滿堂循吏貴。一個寓公便。頗憶停機會。頻成刻燭篇。題襟高館在。何日再開筵。從前每過邗江時曾賓谷張雲巢鄭夢白俞陶泉各部轉疑不留飲無不在題襟館有詩記之

松甫觀察招同夢坡紅生暨鍾浥雲李敘堂安中二郡丞集東園嶺上看梅

花四疊前韻謝之

二洗鶯花眼。東園別有天。靜參鼻功德。小試脚安便。孤岫林逋步。時將移居武陵。揚州何遜篇。須防清景失。絃管又開筵。是夜卽在園中觀劇

上元日右原招游小玲瓏山館五疊前韻謝之

勝地常佳節。玲瓏小洞天。不妨途輿折。幸我脚輕便。舊事興衰感。名流唱和篇。右原爲余談小玲瓏石榭末檢示邦江唱和集直須花爛漫。重與醉瓊筵。

上元次日吳紅生太守鍾浥雲童石塘謝默卿李敘堂四郡丞趙澈崖祝玉

洪芹野上庠許小琴三分司招同夢坡方伯觀劇六疊前韻謝之

八仙借陸海。一叟樂堯天。笑柄正頭責。謂竊竊事老饕聊腹便。春韶花月夜。歌吹竹西篇。我欲謝商爵。齊登福壽筵。是會余挈恭兒及佳僮兩孫同入座三代一堂同人以爲佳話 余藏商爵銘作子孫交三字

小琴以鹿尾見餉七疊前韻謝之

似此奇珍味。從來朔雪天。分將情款款。負此腹便便。秋癩行廚記。春明退食篇。轉蓬重遇此。鄭重壓春筵。

羅茗香吳熙載招同童石塘及恭兒集飲玉清宮八疊前韻謝之

兼旬事徵逐。忽入玉清天。地擅郇廚美。人皆邊腹便。搜尋嘉樹迹。畫舫錄言玉清宮多古樹今殊未見檢點白雲篇。跬步梅花嶺。還應薦菊筵。

石塘招同胡潤芝太守林翼羅茗香吳熙載及恭兒小飲九疊前韻謝之

欣聯墨緣侶。招集冶春天。殺核推精美。石塘治庖甲子邦上。烟雲養靜便。是日飽觀新得畫。縱談新治譜。獨芝新以郡守分發廣州調酌傷吟痛。著書熙載俱以人日疊韻詩相賞此會真堪紀。非徒捉醉筵。

吳笏庵京兆以米貴詩見示十疊前韻答之

敢云詩卽史。自古食爲天。共有先憂感。難言果腹便。糜困北極計。梗稻東吳篇。何以昇平答。休誇爛漫筵。時有捐輸京米之例民間米價驟昂

右原以人事牽率不克上公車作詩抒憤十一疊前韻以廣其意

好客孔文舉。耽詩白樂天。早登官袞袞。况復腹便便。第一眞塵土。千秋自簡篇。君家花事盛。金帶佇開筵。六年前在君家陪靈壽看芍藥有金帶圍之祥去秋師蒙恩超加太傅卽其歷也

楊笠卿郡丞時行自金陵來訪飲之以酒十一疊前韻贈之

客接黃初古。花曉亭方伯常稱笠卿似魏晉間人春同白下天。不辭江路闊。來看寓公便。往復桂邕話。沈吟師友篇。以新刻師友集贈之。聞其盡兩夜之力讀竟。六年一回首。艸艸此離筵。

恭兄北上十三疊前韻送之

宦遊須得地。久速總由天。射策原堪貴。分符亦自便。恭兄已由捐輸知府入都引見尙擬隨計偕。平山新畫本。人口近詩篇。更羨長安會。團團櫻筍筵。時二兒四兒均在都

逢兒自京到邗十四疊前韻誌喜

憶從經歲別。到及暮春天。報國眞非易。移官聽所便。逢兒近擬由京員改外家常半時局。情話雜吟篇。喜值鶯花好。頻開主客筵。

建隆寺僧小支招看銀藤花十五疊前韻

別趣尋名利。幽芳滿佛天。迎眸欣鬢髮。摩腹愧便便。行篋無書以未詳。此花故實爲愧。初日瓊花觀。臨風玉樹篇。茲游况非偶。洗眼起堂筵。暮暉李招詩。桐龕之議。是日始成。卽借程柏華相度地址。

董梓亭吏部作模借嚴問樵邑侯招飲玉蘭山館十六疊前韻謝之

新來金芍地。舊是玉蘭天。樓前玉闌一樹參。天楊城內外所僅見也。退吏同瀟洒。名園最靜便。楹間黃老帖。檢帖有分書。作金丹學黃帝句者。筆法甚偉。而不著姓名。池上白公篇。臨池一亭子。絕佳等是浪游客。何妨爛醉筵。

恭兒以捐輸知府 召見于 圓明園便殿敬錄 天語緘寄十七疊前韻

恭紀

五度槐忙客。居然近九天。星辰逼笑語。苑殿引雨便。洗手一塵始。拳膺六事篇。天語以操守詩最名。場能自致。何必羨楊筵。

右原病瘳月餘日。知余首塗有期。不能晤餞。以詩惜別。十八疊前韻答之。隔月不相見。同城如各天。幸餘詩往復。差識體安便。勝地舊今雨。名山內外篇。文章交有道。何必惜離筵。

恭兒以三月二十二日出都門四月初九日到揚州計前後十八日耳三月是

小建行程之速意料所不及也十九疊前韻誌喜

迢遞三千里。飛騰十八天。宣來天語速。眷極老臣便。恭兒敬述天語備詢章。其病情形雖有不齊。也是十七歲外人自然不能出來之。驗伏地恭聆不勝感激涕零也。但切歸田恥。遠同誓水篇。惟應師衛武。日與警賓筵。

鄒公眉童石塘招同逢兒恭兒泛舟湖上作竟日之餞二十疊前韻謝之

欣成湖上約。正值豔陽天。花柳三春過。壺觴竟日便。墨緣珍舊蹟。過升上農桑。雲臺師所勒。鮮于伯詩石奕理。竹新篇。是日觀弈。分始罷。屢促城圍鏖。猶團畫舫筵。

紅生招同逢兒飲于郡廨二十一疊前韻謝之

六一華堂宴。二分明月天。不知離別近。但快笑談便。易度銀壺箭。入席少頃。卽聞驪門初更。炮聲余約以二炮撤。席主人領之。既踰夜分。杳不聞炮聲。始知揚州郡解。向不聲二炮也。相與一笑而起。休忘玉帶篇。適以兼山選帶第二圖。屬紅生補題。沈沈良夜好。請出漫驚筵。出郡署時。忽聞南河下火警。飛輿而回。乃知所距尙遠也。

四月十八日登舟公眉先一日過江復餞于京口之來青閣二十一疊前韻

謝之

地主還分地。天涯別有天。公眉以丹徒人寓居揚州。故兩地並設饌席。三山平檻出。一閣枕江便。爲感依依誼。休嗤草草篇。臨歧重回首。壓盡竹西筵。

留別邗上諸同人成七律一首索和

綠楊邗外草離離。藍尾筵前畫舫移。三宿浮屠猶有戀。一年寄廡可無詩。竹西名士趨吟席。謂若香吳。熙熙劉孟賸黃右。厚楊季子謝夢魚符南樵諸君子。城北橫崗徧酒卮。此去浮家信烟水。春秋佳日最相思。

毘陵舟中有懷邗上諸君子人繫以詩皆一年中往來至熟者也卽以代柬

奉寄 阮太傅師

吾師蘊名德。時方杜德機。曠典天若縱。逸尊今所稀。師以重宴鹿鳴。趨加太傅。余適在揚。躬觀其盛。歸然魯靈光。照耀桑榆暉。尙餘老門生。惜別增依依。

沈飴原總憲

總憲今耆英。長于我一歲。和詩速且工。捉飲諍不計。匝年歡比鄰。一別阻良會。余去時州時公遽回通州。及而別南河屹三老。惜未成妙繪。邗上人稱阮太傅師暨公及余爲南河三老以同居南河下街也。余嘗欲覓爲一圖而因循未果。則天各一方矣。

吳西穀少京兆

西穀蓬池老。辭官未及年。樂育本家法。君爲谷人先生少子。相繼爲揚州山長。著作驚時賢。喜我作吟侶。唱籌無停篇。一椽小安家。棲遲亦可憐。君卜居城東小安家巷爲足疾所困。經年不出戶庭。

但雲湖都轉

桓桓都轉公。兩淮一綱條。蕪城徧輿頌。霖雨當崇朝。閒情事鉛槧。大業非蟲雕。君方批點溫公通鑑。卽付梓矣。五年再分手。所期成久要。

姚蓉舫觀察

新交如故交。有道復有神。論政且論學。相親如飲醕。金焦固可戀。西湖尤清新。敬當效前驅。有脚移陽春。臨別握手惟願君。攜移浙中時。余方卜居武林城內也。

吳紅生太守

太守我世好。京華多酒痕。好風聚邗江。歡笑難具論。三間六一堂。容我羣紀喧。回頭想伊人。清風共軒軒。嘉慶間過邗州伊墨卿先生飲我於六一堂。直至此會繼之。

鄒渴雲郡丞

渴雲侈經濟。一官不知老。此才宜守郡。廿年負襟抱。願君斂壯懷。修防亦自好。有人甘易地。聞之一笑倒。紅生太守嘗言一官如可易五實願以揚州守換江防廳也。

童石塘郡丞

石塘楚之傑。名場順風行。北票與南綱。一手持其平。我來傾蓋交。相對無俗情。措眸飽讀書。捫腸飲調羹。君收藏極富曾招余發饑飽觀又精烹任屢承召飲。

許小琴分司

小琴游俠氣。於事靡不任。海陵一末秩。何足混其襟。雞蟲競得失。世路多嶽峯。我作壁上觀。願君但惜惜。時有泰州分司一席君例可補而爭者甚衆可笑也。

鄒公眉觀察

鄒公荆埭器。乃隱鹽莢間。卅年宦游侶。奔走凋朱顏。臨歧一再餞。京江灣復灣。杯酒何足道。此誼高於山。君在揚州已於湖舫暢饒復過江舟饒於京口之來宵開撥頓竟日始鄒重分手。

鍾立齋太守

立齋老成人。鎮靜無露紛。克家有令子。能武復能文。君長子以礪夷著效次子以孝廉直感稟有聲信美翠屏洲。招我作停雲。感聲不絕口。舊事徒紛紜。君所居洲宅近焦山土匪劫掠無忌時余方攝縣頗發格殺勿論之示條始獲肅然君家受益尤深屢為余感述之。

支筠庵觀察

支九京口彥。才情軼輩儕。談鋒落河漢。酒戶包澗淮。雲司舊馳聲。隴干民望借。佇看嶽雲起。爲霖灑無涯。君由比部郎外任平慶道以丁艱歸

支菊溪觀察

支十善幹事。義氣薄霄穹。今年領商務。持平實公衷。君近請以比粟酒帶南綱持論甚暢潭潭好屋宇。借我作寓公。他年說寄廡。難忘高伯通。余借居廣廈一年君不受賃值瀕行以舊蘇文忠墨蹟卷報之

包松溪運同

松溪俊異才。肝膽常照人。名園足供母。名花足娛賓。林園中牡丹芍藥皆異凡種許我結勝緣。隔牆託芳鄰。居然綠楊城。分作兩家春。

程伯華別駕

伯華名家流。長才無不宜。至今措綠軒。珠履多光儀。焦山一長物。建隆一忠祠。仗君能好事。千秋繫人思。焦山玉帶匣及詩畫卷皆損敝君重整之並裝成第二圖卷以供續題建隆寺中募建李招討詞龕已有成局即日可興工此二事皆與余商酌行之

黃右原郎中

右原善讀書。頗不理於口。獨爲我傾心。風義兼師友。偶緣末疾纏。惜別呼負負。韓陵一片石。永好勝瓊玖。近因抱病不獲晤別臨行以奇石相贈